

南華大學
人文學院
環境與藝術研究所
Master thesis of Nanhua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Art

碩士學位論文
Master Thesis

一個沿海漁村的產業發展與生活空間研究
-----以嘉義縣網寮為例
The Development of a Fishing Village and its Everyday Life
----- Wangliau in Chia -Yi County



指導教授：陳怡伶博士
研究生：戴佑純
Supervisor: Dr. Yi-Lin Chen
Researcher: Yu-chun Tai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June, 2003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環境與藝術研究所

一個沿海漁村的產業發展與生活空間研究
— 以嘉義縣網寮為例

研究生：~~戴佑純~~ 戴佑純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張雅仲
何武璋
陳怡伶

指導教授：陳怡伶

所 長：李詩政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5 日

一個沿海漁村的產業發展與生活空間研究

-----以嘉義縣網寮為例

中文摘要

本論文藉由個人主體性的開展以及**認同**的過程回溯家族所在地---網寮的過去、現在到未來的想像。主要由環境紋理歷時性的轉變，探討大環境的影響與地方內聚力如何相抗衡，進而孕育出那些變與不變的文化觀與價值體系。最後試著由漁民的生活世界、**地方認同**探討漁村的發展定位，藉以投射出當今地方的角色以及台灣漁村的處境。

本研究蒐集網寮地方資料、口述歷史、和空間變革，為第一本記錄網寮戴家村的研究。主要採質性研究，並佐以文獻資料以及參與研討會所引發的問題意識。由有關認同的理論出發，記錄地方產業發展與生活空間，形塑地方認同的集體活動，最後探索較為自主的地方發展方式。

章節架構首先由前二章釐清研究架構及研究範圍空間背景，第三章針對空間中的**產業發展**部分，分別由形塑內陸及外海空間特色的鹽業及蚵業，探討網寮如何藉由人為的開發與產業運作，將蘊涵自然資源的地理空間轉化為生產空間的過程。研究中發現網寮產業活動不僅為勞動力工作的經濟空間，也實為家庭、社羣做為安身立命的地點，與生活空間相互扣連。第四章則描述形塑地方認同的兩個內在力量，網寮生活空間裏的重要宗教活動，以及全村共同抵抗天災的集體經驗。由本研究得知：地方認同是一個經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是自然環境變遷而不斷重新建立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也反映在**空間變遷**之上。文章最末將總結網寮地方發展的問題，探討地方發展如何影響地方空間與地方的認同，最後則試圖結合**地方發展**與地方認同的關係，探討如何建立一個有主體認同，並能夠發展的地方。

關鍵字：認同、地方認同、產業發展、空間變遷

The development of a fishing village and its everyday life -----

Wangliau in Chia –Yi County

ABSTRACT

The study tracks back to Wangliau where my big family lived for decades since my ancestor first settled in Taiwan. It is also my personal journey to build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from pictur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is small fishing village. The main idea is to study the landscape diachronic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know how the change of the society at large affects on local alliance, which breeds those changeable, or unchangeable cultural views and their value system. In the end, it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fishing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hermen's daily lives and their local identit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role of place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fishing village in Taiwan nowadays.

The study collects Wangliau local data, including interviews an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pace transition. It is also the first diary about my family----the Dai family. The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method, literature reviews, and the information from several workshops I took part in. The study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about identity, including place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ntent begins with the research structure (Chapter one) and my hometown's background (Chapter two). The third chapter describe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Wangliau, including the salt industry and the oyster industry, and how the natural space turns into developed space by human bei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People's work and daily life space deeply interconne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y. Chapter four deals with local religion and natural disaster.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ongoing re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is a sustainable process of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even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result will reflect on the transition of space. The final chapter concludes the effect that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place has on place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ce. Hopefully,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 to bala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lace identity.

Keywords : identity 、 place identity 、 industry development 、 space transition

原本以為，我能像某些國際巨星般，在致答謝詞時，能瀟灑的只說出：「謝謝大家」四個字，然後在一片令人暈眩的燈光及掌聲中，手握著我薄薄的論文轉身離去.....。

謝 誌

很難想像就在離家不遠處，一片擁有桉樹林的小山丘，竟能帶來如繁星般的感動。南華二年，如幻似夢，除了幸運，此時真能體會何以陳之藩要謝天的心情。很高興在研究所這個階段能跟一群善解人意又團結、幽默的同學一塊學習；帶領大家思考環藝所大難題的平海、會吟詩作對的好爸爸玄原、與我衝鋒戶外課程的難忘伙伴麗美、還是覺得你當國小老師太可惜的婉菁、總是為我們操心又身兼數職的綠蘋、吹法國號的埔里美女清瑋、好媳婦聯盟總召仲淇、以及一定不能少的超可愛戰友群：活體翻譯機雅娟、超辣大總管莉芳、自大學至今永遠的超讚合作伙伴小婉，與妳們一同分擔憂愁、歡笑、的日子令人永難忘記，還有 word 排版首席小明、word 天后倩雯。真的很感謝你們，我桉樹林的好伙伴們。

而學習的過程中，首先感謝魏光莒老師開學時的震撼教育，對我來說，算是一堂開腦的課程；自此「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見」，爾後成為在研究地方時的最佳圭臬。感謝李謁政老師讓學生了解美學的凝視首重心靈的感通；儘管謬斯女神尚未降臨我的國度，卻也能用心傾聽一處流變不居的美感。感謝能幸運的修到傅仁坤老師及鄭志明老師的課程，謝謝鄭老師用白話文闡釋中國神話哲學的精髓，讓學生得以在初進研究所階段時，透過這門課，貫通他門課程。謝謝傅老師讓我成為班代之際，不斷的用耐心及智慧鼓勵學生努力及勤勞為向學的唯一法門，與每每偕同上課的孫台義老師，更是將本班視為自己孩子般無微的照顧。

李國銘老師，一年級的班導，對於老師，大家有許多的不捨。感謝你讓我們見識到何謂眼睛發光的神情以及研究者的獨特魅力。而最重要的，鄭重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怡伶老師，感謝您二年來在課堂上的鼓勵與思考訓練，讓我得以跳脫制式的框框，並樂於與組員思辯問題，更感謝妳提供寬廣、包容的學習、討論空間（還有住所），以及觀念的糾正，使我於時間內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感謝何武璋老師由大學至今持續的關心與指導，以及莊雅仲老師不厭其煩的指點論文寫作方向。

大學時期趕總評的經驗一直令人難以忘懷，但我萬萬沒想到這個慣性，僅管在作業時間被延長至一年的情況下，卻仍深感時程的緊迫。在寫論文這段具美白肌膚、減重瘦身等多功能療效的日子裏，感謝幽默的老爸身兼司機、翻譯、攝影師、探訪員、鬧鐘等，給我十足的勇氣及目標，讓我能安然的面對任何挑戰。感謝充滿活力的媽咪總是準備四季補品及佳餚，在補充營養之餘還同我健身，並當我情緒的抒發站，成為我朝氣的泉源。我的好脾氣小金主冰慈大姐，及擁有信望愛的小妹思雯，跟妳們成為姐妹，真得是很快樂，我愛你們！還有我最親愛的姑姑，以及網寮村的所有親戚朋友及任何不具名的人士，感謝大家參與我的論文，讓我有機會能重新認識你們。最後，感謝東石鄉鄉長李流宋先生、建設課課長蔡祝文先生、鄉公所民政課課長戴文勝先生、王老師、東石戶政事務所劉永川先生以及戴全明老師給予資料上熱心的協助。

這篇論文的誕生，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但是藉此，除了讓我對家鄉有更深一層的認同，也感謝有這個機會，幫助我個人成長、思考、勇敢、以及心存感激。再次，由衷的謝謝大家。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1-1 研究動機	1
1-2 研究目的與方法	1
1-3 相關理論回顧	4
1-3-1 國內相關論文	4
1-3-2 研討會（地方團體和民間組織）	11
1-3-3 認 同（identity）	16
1-4 小 結	25
第二章 網寮的人文歷史與環境概述	27
2-1 故事開始：我(戴氏)的祖先	27
2-1-1 網寮歷史	28
2-1-2 「網寮」的由來	29
2-2 網寮地理概述	31
2-2-1 側寫漁村景色	31
2-2-2 交通	32
2-2-3 漁村景觀	33
2-3 聚落形成與空間發展	37
2-3-1 血緣形成聚落的誕生	37
2-3-2 聚落空間	37
2-3-3 產業空間	40
2-3-4 災害造成的地景變遷	41
2-4 小結	42
第三章 網寮的產業空間發展	43
3-1 故事繼續聽	43
3-1-1 從捕魚開始	44
3-1-2 養殖業的興落	45
3-2 載沉載浮的青蚵·細談網寮與蚵業	47
3-2-1 漫談蚵史	48
3-2-2 蚵在網寮村的一生	49
3-2-3 蚵的行情	57
3-2-4 蚵業的空間凝視	58
3-2-5 小 結	66
3-3 鹽田變滄海·鹽業歷史留下的刻印	67
3-3-1 網寮鹽業興衰史	68

3-3-2 記憶中的鹽業.....	70
3-3-3 製鹽的方式.....	73
3-3-4 鹽工的辛苦.....	77
3-3-5 廢鹽.....	80
3-3-6 小結.....	81
3-4 小結.....	81
第四章 信仰、災害和地方認同.....	85
4-1 地方宗教記事.....	85
4-1-1 村民信仰.....	85
4-1-2 建醮田野日誌.....	89
4-1-3 網寮的其他信仰.....	99
4-1-4 宗教與地方的關係.....	101
4-1-5 家的存在意義與自我認同.....	102
4-1-6 小結.....	104
4-2 是天災還是人禍？.....	104
4-2-1 舊的危機.....	104
4-2-2 新的危機.....	107
4-2-3 小結.....	108
4-3 小結：從鎮安宮重建看災難與信仰與認同.....	108
第五章 地方認同與漁村處境.....	110
5-1 空間變遷所引發的認同.....	110
5-1-1 空間發展與地方認同.....	110
5-1-2 地方認同是否對等於地方發展.....	113
5-1-3 漁村究竟是邊陲還是對外出口.....	115
5-2 結 論.....	117
後記：理想與現實.....	120
【附錄一】網寮村 1-18 鄰戶長一覽表.....	121
【附錄二】番外篇.....	123
參考書目.....	125

表 目 錄

表 1-1 研討會漁村地方組織表.....	14~15
表 2-1 歷史部份訪問成員一覽表	28
表 2-2 沿海地區海水倒灌說明表.....	41
表 2-3 地層下陷原因及影響一覽表.....	41
表 3-1 各年代牡蠣養殖技術一覽表.....	48~49
表 3-2 蚵業分工表.....	63
表 3-3 漁業、蚵業史部份訪問成員一覽表.....	67
表 3-4 鹽業史部份訪問成員一覽表.....	68
表 3-5 土盤鹽與瓦盤鹽田比較表.....	76
表 3-6 鹽業工作時程月份表.....	77
表 3-7 產業空間發展比較表.....	82
表 5-1 網寮人口調查表.....	114

圖目錄

圖 1-1 紮根理論研究示意圖.....	2
圖 1-2 研究流程圖（一）.....	3
圖 1-3 研究流程圖（二）.....	3
圖 1-4 認同的建立示意圖.....	17
圖 1-5 認同的產生示意圖.....	17
圖 1-6 認同體對內對外示意圖.....	19
圖 1-7 研究方向示意圖.....	25
圖 1-8 地景空間形成關係圖.....	25
圖 2-1 早期的台灣移民來源圖.....	27
圖 2-2 東石鄉示意圖.....	31
圖 2-3 網寮村相關位置圖.....	31
圖 2-4 網寮位置圖.....	32
圖 2-5 台十七線一景.....	32
圖 2-6 嘉 107 線道入口意象.....	32
圖 2-7 網寮牌樓一景.....	32
圖 2-8 魚塭局部圖.....	33
圖 2-9 鹽田一景.....	33
圖 2-10 慈城公園一景.....	33
圖 2-11 網寮村一景.....	33
圖 2-12 蓄水池一景.....	33
圖 2-13 網寮國小指標一景.....	33
圖 2-14 網寮村平面圖.....	34
圖 2-15 民國七十二年網寮航照圖.....	35
圖 2-16 民國八十九年網寮航照圖.....	35
圖 2-17 屋旁空地.....	39
圖 2-18 比鄰而居的住宅群.....	39
圖 2-19 網寮街巷一景.....	39
圖 2-20 漁港一景（一）.....	40
圖 2-21 漁港一景（二）.....	40
圖 2-22 漁船近照.....	40
圖 3-1 早期帆船示意圖.....	43
圖 3-2 早期鹽業生活.....	43
圖 3-3 養殖魚業.....	43
圖 3-4 鑿蚵洞工具.....	48
圖 3-5 蚵串完成圖.....	48
圖 3-6 製蚵串圖.....	48
圖 3-7 垂下式養殖法.....	52
圖 3-8 平掛式養殖法.....	52
圖 3-9 電動吊具.....	55
圖 3-10 怪手吊蚵圖.....	55
圖 3-11 裝載蚵籠.....	55

圖 3-12 網寮村蚵業分工流程與市場交易圖.....	56
圖 3-13 剖蚵固定班底.....	56
圖 3-14 剛採收的牡蠣.....	56
圖 3-15 分裝已剖好牡蠣.....	56
圖 3-16 夏日剖蚵裝備.....	57
圖 3-17 剖好的牡蠣.....	57
圖 3-18 新竹某一高爾夫球場.....	57
圖 3-19 村中廣播器.....	59
圖 3-20 廟與康樂台.....	59
圖 3-21 廟邊的糝仔店.....	59
圖 3-22 多功能蚵寮.....	61
圖 3-23 夫妻檔海上作業圖.....	61
圖 3-24 夫妻檔剖蚵圖.....	61
圖 3-25 公共空間蚵串一景（一）.....	65
圖 3-26 公共空間蚵串一景（二）.....	65
圖 3-27 公共空間蚵串一景（三）.....	65
圖 3-28 網寮村蚵業分工流程與市場交易圖.....	66
圖 3-29 日據時期沿海鹽田分佈局部.....	69
圖 3-30 日據時期網寮地地鹽田分布示意圖.....	70
圖 3-31 鹽業工作流程圖.....	75
圖 3-32 鹽田採收圖.....	76
圖 3-33 製鹽木耙.....	76
圖 3-34 網寮村產業發展時程圖.....	82
圖 3-35 鹽業影響空間示意圖.....	83
圖 3-36 網寮航空照片比照圖.....	84
圖 4-1 鎮安宮原貌.....	86
圖 4-2 鎮安宮現況.....	86
圖 4-3 牌樓外的停車廣場.....	90
圖 4-4 廟會清晨的廟前廣場.....	90
圖 4-5 行前的陣仗.....	90
圖 4-6 車水馬龍的景象.....	91
圖 4-7 南巡：南鯤身牌樓.....	91
圖 4-8 村民下達南鯤鯓牌樓前.....	91
圖 4-9 轎仔腳群.....	92
圖 4-10 各式陣頭（1）.....	92
圖 4-11 各式陣頭（2）.....	92
圖 4-12 恭迎神像入座.....	92
圖 4-13 南鯤鯓廟前棚一景.....	92
圖 4-14 迎神一景.....	92
圖 4-15 神明的交通工具.....	92
圖 4-16 奏樂手.....	92
圖 4-17 點香爐.....	92
圖 4-18 迎神回鎮安宮.....	94

圖 4-19 回程後的儀式.....	94
圖 4-20 賣力的花鼓陣.....	94
圖 4-21 各陣仗排隊一景.....	95
圖 4-22 神明的坐位 (1)	95
圖 4-23 神明的坐位 (2)	95
圖 4-24 陣頭 (1)	95
圖 4-25 陣頭 (2)	95
圖 4-26 陣頭 (3)	95
圖 4-27 陣頭 (4)	95
圖 4-28 陣頭 (5)	95
圖 4-29 陣頭 (6)	95
圖 4-30 王船及其分身.....	96
圖 4-31 紙王船.....	96
圖 4-32 王船上的士兵.....	96
圖 4-33 大拜拜場景(1).....	96
圖 4-34 大拜拜場景(2).....	96
圖 4-35 大拜拜場景(3).....	96
圖 4-36 王船繞境 (1)	97
圖 4-37 王船繞境 (2)	97
圖 4-38 王船繞境 (3)	97
圖 4-39 王船繞境 (4)	97
圖 4-40 王船繞境 (5)	97
圖 4-41 王船繞境 (6)	97
圖 4-42 村中的燈景.....	98
圖 4-43 王船形狀餐點.....	98
圖 4-44 康樂台上的戲班.....	98
圖 4-45 燒王船(1).....	99
圖 4-46 燒王船(2).....	99
圖 4-47 燒王船(3).....	99
圖 4-48 水夫人廟.....	100
圖 4-49 夏祭儀式.....	100
圖 4-50 收集紙人.....	100
圖 4-51 夏祭一景.....	100
圖 4-52 逐漸下沉的地景 (1)	108
圖 4-53 逐漸下沉的地景(2).....	108
圖 4-54 堤岸與消波塊.....	108
圖 5-1 七十七年度~九十年年度網寮人口分析直條圖.....	114

第一章 緒 論

1-1 研究動機

■ 先來談談為什麼我選擇網寮—我的出生地

其實早在我六歲就離開了網寮，儘管那兒還住著我大部份的叔伯至親。然而若干年後，之所以會選擇重新踏上闊別已久的土地，研究自己的家鄉，除了在求學期間，深切有感嘉義地方文獻的貧乏外；另一方面，台灣許多平凡、樸實的地方，常因不具備學術「特殊性」而被漠視。研究網寮，無異是想探討一個村落中常民文化的過去及延續。在這個找尋的過程之中，同時也是自身對於家鄉認同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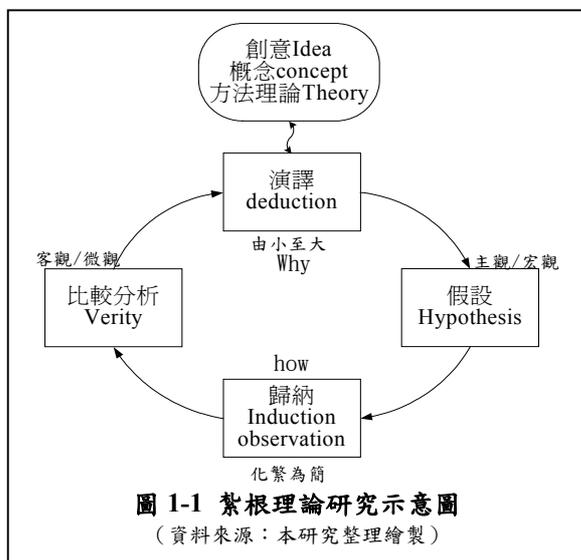
城鄉差距在目前台灣看起來是件悉鬆平常的事實，但當我們埋頭思索地方未來出路時，也許要先回頭看看地方所處的位置，想想形成目前地方處境的過程到底為何。以網寮來說，地方地景究竟暗含了那些支配空間樣貌與意義的力量？地景的變遷過程產生什麼樣的空間特色？空間發展如何運作於村民身上，地方又發生什麼流變？這些形塑網寮現況的原因，皆希望能藉此機會討論。此外，本研究除了嚐試由地方過去解讀地方未來，也將藉由記錄地方史的方式，用文字見證本村的歷史。

1-2 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論文藉由個人主體性的開展以及身份認同的過程回溯網寮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想像，主要由地景空間的變遷，交待居民與環境紋理歷時性的關係。並由漁民的生活世界、地方感與價值觀，討論漁村的發展定位，探討全球化下地方的角色以及台灣漁村的處境和開展。

由於此為第一本針對網寮的文字記錄，因此研究目的以蒐集地方資料、口述、空間變革為主，論文架構將乘著環境歷時性的轉變，記錄現代與傳統坐落在網寮產生變與不變的空間情境，主要研究：

大環境的影響與地方形成的內聚力如何相抗衡，隨著時間變相的地景中又孕育出那些深沈不變的文化觀以及價值體系。並將著手討論文獻資料以及參與研討會所引發的問題意識。



本次的研究屬於質性研究，利用「紮根理論研究法或途徑」(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approach)，簡稱 GT，主要由事故 (incident)、事件或事情 (event、happenings) 的蒐集、歸納、分析和演譯之間不斷循環運行，將所得轉化、抽象化成為概念以致理論 (參照圖 1-1)。在進行資料蒐集的同時也應著手資料分析，以不斷修正更符合所屬田野的研究情境。

由於我的田野場即是我的出生地 (網寮)，在全村幾乎為同一血緣關係的網絡下進行訪談，受訪者大抵離不開自己的親戚，即便是不同房 (指不同曾祖父) 的後代，皆透過親戚牽線聯絡，相較於其他初進陌生田野場的研究員，除了能確定田野訪談的安全度，並縮短許多適應環境以及與當地人打交道的時間。至於理論觸覺¹中個人經驗的主觀意識以及情境的跳脫部份，基於自幼 (六歲) 即離鄉至嘉義市定居，如今再從新踏入家鄉已闊別二十年，生疏感並不亞於乍到此地的外來客。再加上現實生活環境的所造成的距離，使我避免掉對特定人事物無謂的偏見，因此對於研究人員所應稟持的客觀中立，並不會互相抵觸。

文獻部分，蒐集範圍包括漁業署相關漁業資訊、網站、刊物、航照圖以及與沿海漁業有關的論文期刊做為輔佐研究進行的書面資料。而針對本研究基地，由於尚未有具體的地方資料，故將利用田野調查、口述歷史的方式回溯網寮地方史及奇聞軼事，並針對漁業、養殖漁業、鹽業及蚵業記錄產業與地方的關係。在地方民俗慶

¹ 理論觸覺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指的是研究者的一種個人特質，一種能察覺資料內涵意義精妙之處的能力。針對某一特定現象，由於先前的閱讀和經驗不一，他們對相同的研究情境會有不同程度的理論觸覺。雖是如此，研究過程也可以培養出理論觸覺 (徐宗國，1997：46)。

典以及民居生活部份，則藉由參與式觀察法配合深度訪談（訪問採取隨機方式進行）。資料處理部份以量化統計資料以及非技術性文獻來佐證。

本研究流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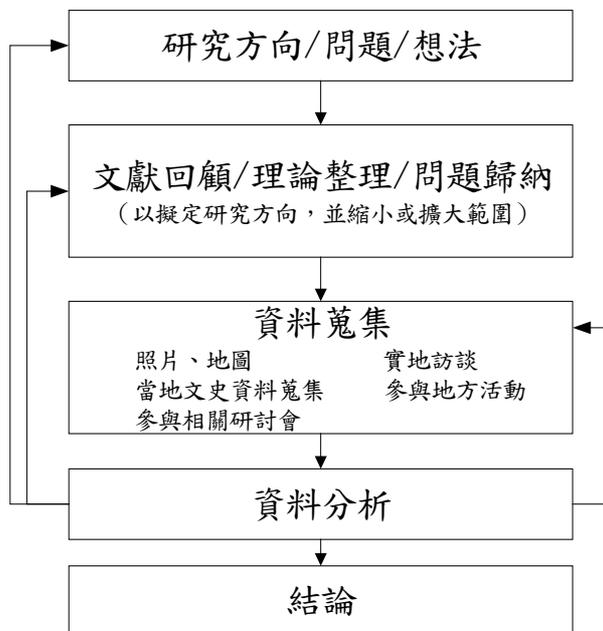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流程圖（一）（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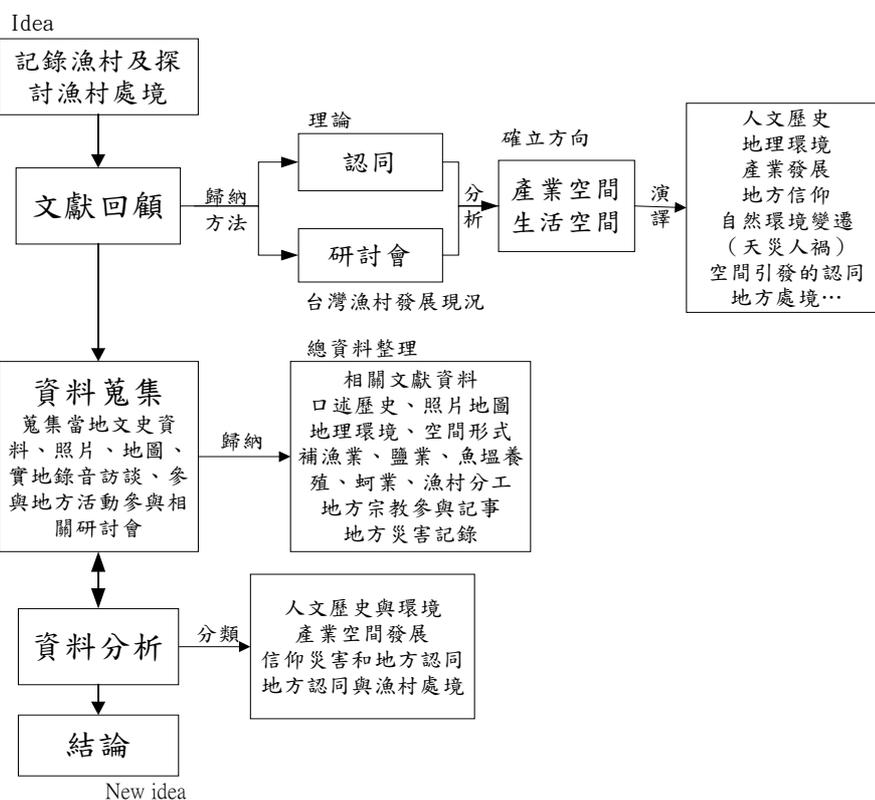


圖 1-3 研究流程圖（二）（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1-3 相關理論回顧

質性研究中曾指出幾點影響研究發展的因素，包括：專業經驗（但容易因慣性矇蔽視角）、個人經驗、分析過程及想像力。其中一項來源即為文獻，因此在著手研究之初，對於相關研究的論文蒐集顯得非常重要。文獻不但可以用來提升我們的理論觸覺（徐宗國，1997：56）。也能幫助釐清國內研究進度，並延展問題的廣度，本研究主題鎖定在漁村聚落產業的興衰與認同的過程，在整理國內相關文獻後，發覺本論文與認同（identity）議題環環相扣，並引發探討台灣漁村發展現況以及其想法。故本部份依序分為國內論文、研討會（地方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認同三大部分。

1-3-1 國內相關論文

國內探討漁村的論文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研究由地理學觀點出發，主要循序地方開發的歷程，著手於人與環境的關係，此類研究多由漁村人文歷史面切入，較少提及社經背景。第二類研究則以紀錄漁村婦女的生命歷程與環境關係為重點，文章內容大多鎖定個別漁村婦女的主體性經驗，焦點著重特定人物於特定地方的生活界，最後再重新探討漁村婦女的定位。第三類研究則由經濟面切入，大部份以量化分析漁村、漁（海）港等未來發展，較少涉及地方的人文環境背景，大抵離不開由上而下規劃式的脈絡。以下另外將無法歸納於此三類的漁村研究列為第四類，分別整理如下：

一、以地理學觀點出發／探討漁村社會：

有關國內漁村文獻方面相關研究，最早多由地理學的觀點切入，進行特定漁村環境與人口遷移的研究，王崧興（1967）《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由人文環境切入當地的經濟活動與社群組織詳實記錄漁村生活型態。連玉龍（1989）《阿美族漁村人口遷移及其影響--以台東縣成功鎮芝田和基隆市八尺門為例》則以特定族群研究歷時性空間變遷過程。呂美玉（1995）《龜山島的人口遷移與環境調適之研究》主要觀察一個漁村遷村前後其人口組成以及對空間適應的差異性。羅曉萍（1996）

探討一個碼頭興起的歷程所帶來就業人群與工作方式(包工制度)如何形構碼頭聚落的故事。另外陳肅容(1998)也以當地青年的身份,由關懷生態環境的方向,思考七股潟湖地區漁業與生態共生共榮的研究。林珮如(1999)《大鵬灣南平沙嘴聚落的漁村生活文化研究》則以人地關係為主軸,由南平部落由十七世紀的荷蘭文獻依時間順序記錄開發史與產業活動,以觀察者的身份記錄居民的日常生活,討論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交互影響的因果關係。李玉芬(2000)在《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中則以區域地理的角度分析出影響綠島經濟以及形成社會網路的過程。

另外,以空間的社會生產角度,程俊南(2001)《三寮灣—臺灣漢人庄頭的社會構成研究》主要記錄鄉野祭祀對應於人群的意義,藉由角頭與庄頭二種不同層次的祭祀群,詮釋漢人的社會構成,有關地方性的祭祀典禮。周介一(1996)《澎湖農漁業活動及空間使用》則由漁村聚落的活動空間切入,在漁業部份,除了指出澎湖自然地形、季風自然因素的影響,其漁汛、漁場以及光復後因為動力漁船及捕魚技術的精進,皆改變原本漁村的經濟結構以及空間使用模式,甚至從漁具設施補給到漁業產品的加工、漁船貨物運輸方式等,都成了形塑聚落特定空間場域以及影響對自宅住屋空間的佈局的因素。

類似這樣的研究,由於地點鎖定在鄉野聚落,不管早期因為遷移,而後轉變為土地開發論述而成的研究,皆循序地方開發的歷程,著手於人與環境的關係,探索當地特有的地方性文化。由於本研究基地居民也是由大陸遷移至此,承自於同一祖先,由呂美玉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幫助此次探討網寮歷史的思考:一、人口為何會遷移,以及人如何決定遷移,什麼樣的人會遷移;二、人口遷移的空間型態;三、移出與移入的特徵;四、遷移對移出地與移入地的影響;五、遷移的結果如何。提供為此次進行口述歷史的切入點。

聚落是一群定居之場所,因此聚落研究離不開一群人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組織,同時也離不開藉以定居之空間實質形式

(郭肇立, 1998: 7)。然而傳統聚落中的社交關係、政治關係、文化關係乃至生活場所確常與地方宗教密不可分, 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免要與當地的民俗信仰、祭祀文化有所接觸。因此本研究也將地方的民俗信仰與祭祀文化列入研究對象, 由於網寮為南台灣王船信仰圈中的一支, 研究過程中恰逢其五年一次地方廟宇巡守及大拜拜, 藉由祭祀的活動瞭解網寮的形成過程, 宗教如何成為一個地方形成的重要力量, 並由祭祀行為的網絡關係, 即廟宇巡守和神明、旅外村民(定居於非本地及至外地工作的村民)回家的過程, 了解網寮先民的地緣、血緣與人際脈絡。研究重點旨在記錄居民口述歷史以及活動的發生, 並不著重探討地方儀典的細部形式與深層的宗教意涵。

二、以女性主義觀點出發

在性別議題上, 近五年來開始有人關心漁村婦女的在地處境與生活經驗, 在以「漁村婦女」為題材的論文研究中, 主要可分為由「女性的空間立場」論述以及鎖定「特定空間中的女性」二部份。前者論述以女性主義地理學理論為基礎, 研究漁村中婦女的日常生活空間, 張佩瑜(1999)、黃玉馨(2000)主要以婦女生命週期為單位分析婦女在不同階段所建構的空間, 探討婦女在社會體系中位置。張佩瑜鎖定澎湖縣六十至九十歲的婦女(已做婆婆的女性), 建構同一時代背景女性的生活史(不完全是漁村, 其中也包括農村婦女), 而黃玉馨則以東港地區婦女, 跨越世代做訪談研究。另外, 同樣透過女性主義為基礎, 邱俊凱(2002)則以男性的觀點, 由女性主義民族誌的觀點與傳統父權家庭空間中的互動。研究七美地區婦女一但進入家庭後, 便以家為生活主軸的價值觀, 以及面臨生計問題時婦女角色的置換, 並探討因為外籍新娘對七美社會與家庭的影響。詹瑞峰(1998)以婦女由娘家到婆家, 兩個不同的空間情境, 引導澎湖望安的阿媽們分享生命經驗。此類研究多由個別漁村婦女的主體性經驗出發, 焦點放在特定人們在特定地方的生活界, 最後再回過頭來審視漁村婦女的處境。

後者(指以「特定空間中的女性」為主的文獻)偏好漁村中某一特定族群婦女做研究, 楊慶瑜(1999)以問卷交叉分析、

及深入訪談來研究漁村中老年婦女的文化活動。面對婦女勞動力市場，柯呈枋（1998）則由福利政策的角度切入，以漁村中從事剖蚵業婦女的勞動經驗探討性別分工與階級互動在產業生產中的關係。另外，也有人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漁村婦女喪偶後的心路歷程（王國慧，1997）。

這類研究中，主要以質性分析為主，藉由漁村婦女的個別經驗，探討具不同文化特質的漁村現況、價值觀以及社會規範。上述對於漁村婦女的研究多半由質性分析切入女性生活經驗，最後放置於公共空間中找尋漁村婦女的定位。在這些研究中也指出農村社會與漁村社會中婦女工作份量的差異。傳統社會的男性為粗重勞力的代表，婦女除了背負著照顧家庭（即所謂無給職工作）的責任之外，還須幫忙田裡的粗活。相對之下，漁村中婦女在丈夫跑船時，生活步調較農村來的輕鬆。然而網寮為台灣西南沿海青蚵產地之一，村中男性除了養蚵、收成以及從事其它漁業工作外，剖蚵業最大的勞動主力則為漁村婦女。女性在漁村中的貢獻與地位雖說是不容忽視，但本研究偏重對漁村社會如何分工以達成產業空間和諧的景象，故將不限於性別分工，繼而著重於因季節、工作、性質、年齡等因素所形塑的產業分工現象。

三、由觀光規劃／經濟面的角度：

由經濟面切入的文獻主要可釐清現階段漁業所面臨的問題。以下文獻尚將漁村地理空間、生活空間及產業本身的魅力所再生產的附加價值等具經濟面範疇之議題細分為四大類：

（一）WTO 後的漁產品及漁業部門

漁村的經濟與生產力一直是國內初級產業面臨轉型的一大危機，隨著沿（近）海漁業資源衰竭以及WTO後對漁業帶來的衝擊，對於漁產品面對開放性競爭的預測，不乏有人由漁產品的貿易結構趨勢、主要進出口國及重要進出口產品分析貿易自由後，漁業相關產品的產業影響（凌碧鴻、潘韻如、陳雅惠，1999，林逸菁，2001）。而針對漁業面臨WTO的挑戰，林正鴻（2001）指出我國漁業自發展以來，為了維護漁民的就業及生計，皆受政府政策保護，面對WTO

規定降低產品關稅及「SCM 協定」及「補貼協定」將會對漁業部門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使得其就業量及勞動報酬率將大福下跌。張宜慈（2001）針對貿易自由化進口關稅調降措施，評估對台灣漁業部門造成的影響，認為遠洋漁業著重在漁類資源的永續利用，沿近海漁業在面臨場競爭須加強品質控管，使產銷通路效率化，並應採取多元化經營的模式。養殖漁業面除了不斷研發技術密集的種苗事業外，在育種改良以及自動化生產、加工技術設備、環境等都需繼續加強。刑雅蕾（2002）由產業內貿易分析我國近年來的漁產品貿易仍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主要以出口為導向，面對兩岸漁業在生產及貿易上，我國漁業生產在沿近海漁業及遠洋漁業已相當依賴大陸漁工，養殖業則有台商大舉西進大陸，造成循環競爭，另外兩岸間的漁產品走私問題等皆是影響台灣漁業貿易不可忽視的課題。

（二）休閒漁業及娛樂漁業

在研究漁業面臨轉型方面，民國九十年前後也開始出現大量探討休閒漁業、觀光漁港以及強調漁村永續發展的規劃研究。以發展台灣整體休閒漁業及娛樂漁業：張明添（2002）指出台灣的娛樂漁業的發展比傳統漁業晚了約四十年，另外加上氣候及天然環境的限制，須克服的重點有三：一、天然環境（台灣周邊海象不佳、夏有颱風、漁港地形之天然條件限制；二、經營面（漁港設施不甚完備、業者沈重負擔、業者經營心態、娛樂漁業漁船汰建資格取得不易、船員不足、與傳統漁業的衝突、專營娛樂漁船無法轉換成一般漁船）；三、制度面（定位、法制、漁會會員資格之不適用、海上遊樂船舶之競合關係、娛樂漁業漁船為客船或非客船）。方文寬（2002）認為漁業經營為休閒活動，其最大支出成本在於工資，次為出海航次與遊客人數比，另外除了硬體外，地方環境的整體感也是吸引遊客前來的主因。

（三）經濟學角度看觀光

以觀光為導向的漁村規劃在目前似乎具十足的熱潮，在2001年，海洋大學同時發表八篇研究（賀天俊、李興枝、袁榮茂、李建錡，（2001）；張益銘、陳澄津、吳惠娟、林美

金，(2002))。針對不同區域漁(海)港的遊憩研究，這些研究於地區發展與振興漁港經濟為前提之下，多由經濟面切入。然而不管是研究人或是由科學理性的角度研擬漁村未來策略時，規劃者雖然以大量數據作統計分析，在缺乏針對漁村背景生活文化以及空間發展之下進行研究，便主張企業經營的模式與市場學策略，將難以確切掌握地方資源做有效的開發。李來圓(1998)則是少數由漁村居民的立場來探討帶入觀光後對開發地住民的影響。

(四) 漁村生活品質

在漁村生活品質方面的研究，卓輝星(1992)將台灣北中南抽取二十九個漁村樣本，以直接訪問當地地方領袖、學者、政府三者，並將相關資料細分為經濟、環境、健康文教三個層面相互比對，衡量漁村的生活品質不如台灣地區之平均。謝銘維(1998)由大區域問卷方式調查鄉村的生活品質。林妍儀則循著政策的脈絡下對於農漁村社區更新計畫之績效，以雲林縣虎尾鎮竹圍社區為例，點出五點方向：一、加強對社區居民的溝通並激勵居民主動參與；二、消除土地取得糾紛；三、顧全三生(生活、生產、生態)發展；四、加強建設後的維護管理；五、早日立法以為法律規範。

四、其它

少數研究者由地方的角度切入做漁村規劃檢討，黃筱娟(1999)在大礁石與小漁村中即捕捉了消逝漁村的田野圖像，並將其轉化成為鄉土教材，並從鄉民的敘述與記憶中重拾對鄉土的關懷以及生命的認同，繼而扣合文化重建工作，反省現有的教育問題。而「認同」這個議題，也常數度出現在我進行田野訪談的過程，藉著與自己家鄉的接觸愈多，愈有感自身所接受的教育所造成與鄉土文化的隔閡。在哈伯瑪斯(1989)溝通與社會行動中曾指明，反省是為有系統地被扭曲的溝通與理想的言談情境，反省亦是一種社會過程，一種更大程度的理性控制。透過自身的反省過程，也將反思地方認同的力量如何發生在這個研究上。

另外李忠益(1999)則以空間角度，利用實地觀察地方建

築的元素，試探討開發民宿後居民與遊客形成新的空間關係，並做出相對應設計，作者以旅遊介入「居住」、「剩餘空間價值」與「填充空間的利用」，由於缺少當地居民真實感受，文章傾重於遊客與地方，而非當地居民與遊客的空間對話。

這類以經濟面切入的研究，大多由漁業部門資料著手分析，做為日後生產力及潛力預測漁業經營因應之道。而對於地方漁業轉型往第三級產業晉升的研究，雖說大多數的研究著已有由下而上的規劃理念，但是或許礙於時間等因素，並無真正由地方的觀點出發或能共同策劃、溝通的研究，因此大多數的開發研究仍停留在上層報告之中，逃離不了以上層規劃的模式來擬訂地方對策。

五、小結

由以上文獻，發現以經濟面以及生活面切入的研究，性質較屬於大規模，大方向的規劃，針對地方漁村觀光事業，缺乏對於地方生產結構、文化資源做進一步的描述，更少見與地方群眾的互動與對話；另一方面，由於聚落、社群為單位的漁村研究，如同地方志般的陳述各個故事，雖然能對地方產業與空間的關係、土地使用、文化活動、生活行為、地方歷史深入探訪，卻也常忽視了大環境經濟趨勢與之影響的相關性。

故本研究主題雖鎖定具同一血緣的戴姓宗族，做為主要的歷史呈現對象，然而時至今日，由於人口組成已有些微變化，故仍以網寮為聚落研究的單位，盡可能的記錄漁村聚落所呈現的現象。對於記錄漁村產業變遷，雖無針對特定性別角度研究地方產業與居民的互動為主，但在傳統聚落空間中，儘管時代愈益開放，卻仍存在著許多父權制度下對婦女行為的限制與規範，在探訪產業分工之際，將由實地訪談經驗看視兩性看待世事的落差與不同世代的性別價值觀，藉由漁村中特定的日常生活空間以及地方慶典，也將探討網寮漁村中性別分工、開放與限制、喧嘩與噤聲二元對立的關係。

1-3-2 研討會（地方團體和民間組織）

隨著台灣對鄉村（傳統聚落生活）研究的日益關注，進年來陸續出現許多地方團體²，實地的展開對漁村生態環境、生活空間、人文歷史等文史工作，甚而藉著寫村史以及與擴大聯盟的方式（如，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與彰化縣鳥會，各展所長，一齊推動漢寶溼地保育工作）凝結在地意識。在地策略從早期以書寫的方式，即由文字重構歷史，如：結合教育傳承、生態旅遊、觀光經營等模式，以實際行動重構地理³。藉改善空間創造漁村新義。同時舉辦經驗交流的研討會⁴，散播關懷地方的種子，藉文化與產業相互揉合為行動準則營造社區、復興傳統聚落。

在研究本論文初，曾藉著參與有關國內海洋發展研討會，試著了解台灣目前漁村地位日漸沒落的情況下，地方的那些人，如何利用新知識開發在地資源？這個問題主要涉層三個面相，包括地方、人、以及方法的操作，思考這個想法的同時也引發對此研究的一些想法。以下將整理由綠色陣線舉辦的「2002 打造海洋新故鄉研討會」中幾個地方團體的執行理念。研討會分兩天進行，參與人士包含農委會、中研院及各地方工作團隊的案例介紹，與會最大的共通點在於這些海洋新故鄉重新思索人與土地的關係時，也將生態環境一併納入行動設計中，以下依序介紹五組目前台灣漁村改造的實際案例。

一、台南——四草的海岸漁村

參與工作團隊主持人為台灣田野工廠：盧建銘（原職為大學老師）。盧老師眼見於台南四草地區傳統產業（鹽業）的停擺，以及新興產業對環境的破壞與對生態的威脅，而發起「南寮鹽村」的保存運動。在保存鹽業文化資產之餘，主要以「產業整建」為主要目標。鑑於四草地區為野鳥棲地，因此鹽村文化著重於「鹽田生態文化」部份，內容涵蓋南寮鹽村安順鹽場其鹽

2 諸如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無尾港文教促進會、台西養殖權益促進會、台灣田野工廠等。

3 「重構地理」引自盧建銘於 2002 打造海洋新故鄉研討會，與會指出在傳統聚落，早期我們藉由重構歷史來釐清地方的形貌與重要性，如今我們則可以投入新知識，（結合美學、藝術、生態、音樂、生物……等人才）結合創新風格，合理改變地方空間使用，藉由重構地理重塑地方風彩。

4 海洋環境大會（已成立五屆）、打造海洋新故鄉研討會（已成立二屆）皆由民間主辦，結合產、官、學界人士。

業（民）文化的保存、鹽業有形資產的保存及維修、四草地區自然生態、以及社區產業更新。

由於盧老師具空間專業背景，因此在鹽村文化資產保存部份，首先進行對鹽村聚落建物的調查並擬出初步維護及策略，進一步思索、實驗鹽田文化如何重新設計、推廣、教育以及行銷，並提出三級制的產銷管道，包括個別品牌的建立、聚眾產銷組織的成立、整體的漁業外銷策略聯盟。針對地方人口不斷外流、老化的現象，他指出這是一種對社會機制的重新設計與行動力量，在創新文化的氛圍中也試圖去設計行動與願景，使得青年願意投入地方，形成一個新的城鄉環境（社會）倫理。

二、彰化——漢寶溼地的地景

參與工作團隊為漢寶家族（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主要發起人為在地子弟林世賢醫師。漢寶溼地位於台灣西部海岸的中心位置，土地（養殖池）面臨因養殖業外移後而休耕或轉作，形成了具多樣性生態的至地景觀。此聯盟成立之初由一群愛鳥人士發起，行動策略以生態觀光之名行保育鳥類之實。然而在操作過程中，當地農民在愛鳥人士的引領下卻也逐漸意識到溼地的價值，從而加入關懷地方、愛惜及參與復育週遭環境生態的行列，在鳥類復育逐漸有成後，也將朝生態觀光的行列邁進。

基於漢寶溼地保育工作主要以鳥類為主，保育人士在一開始即結合媒體力量，並與當地數位草根的領導人物進行復育鳥類棲地的工作。主要目標希望能一改過去由上而下主導的生態保護區與社區民眾的不良互動，轉而由民間力量主導的保育策略——「生態園地」（Eco-Park）。

漢寶家族的成立主要由學界、保育界及地方人士積極透過公開的手法（記者會），開拓民間以及公部門的力量，由「土地權屬轉與產業結構，透過市場及政策機制，發揮土地最大價值」的概念模式，落實地方保育工作。操作方法以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科學實證著手生態環境調查，建立土地分類模型⁵。在經營

⁵透過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之土地類型學(land typology)將漢寶溼地分為基質、斑塊、廊道、網絡。

的面向上（包括土地所有權及資金），目前尚須依賴政府的政令，而生態園地採取由「生態旅遊出發」的口號擴大其範圍，採取與其他景點配套結盟的方式構想。在地方參與的過程中，聯盟最主要期望地方民眾能成爲實際經營者，以達永續經營的目標。

三、台西——雲林縣台西鄉養殖權益促進會

雲林縣台西鄉養殖權益促進會的發起，主要源自於六輕對雲林沿海生態、產業的破壞，而使得地方居民在面臨生態環境與大環境的壓迫下，開始重新思考漁村出路。主要發起人理事長林源泉（雲林縣議員），促進會在成立後，帶動群眾藉抗爭活動取得監控六輕對環境的污染指數控制權，此舉使得促進會成爲少數能由外獲得經費來源的地方工作團隊。另外，由於當地接承傳統漁業文化面臨轉型的時期，促進會一方面重新體認漁村生態與觀光結合的新契機；一方面著手培訓當地漁民開創旅遊導覽，除了闡述漁業知識，也藉當地環境變革藉活動（如漁村體驗營）舉辦教育下一代重視生態環境、了解漁村文化。此外，協會並且開發漁村文化產品，試圖將地方漁業資產轉化成邁進第三級產業的新地方資源。

四、花蓮——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是由一群熱愛海洋的伙伴，組成國內第一隻記錄鯨豚生態的團體。發起人廖鴻基，本身從事漁業，在航行於太平洋之際因爲常與鯨豚的接觸，而發起以關心台灣海洋環境、生態、資源及發揚台灣海洋文化爲主的鯨豚影片記錄活動。此團隊迄於 1996，成立至今除了持續爲台灣東部海域鯨類生態調查計劃，近幾年並著手與地方文化結合，如當中參與寫村史（鳥踏石的漁村文史工作）、舉辦相關教育活動、推廣海洋生態保育觀念等。基金會在吸引許多愛好鯨豚的同好之下，已有會員制度，目前爲一穩定團體。

五、花蓮——無尾港生態社區

同樣是在東海岸的無尾港文教促進會，發起人爲鍾茂樹先生，其成立原因始於社區居民以及環保團體爲了抗議台電在無

尾港設置發電廠而集結而成的社區組織，在促進會成立後，有感於環境生態的重要，更觸發地方文化的斷層危機，於是轉化成立文史教育團體，以環境生態保育的推動出發，著手結合地方文化往下紮根，時逢九年一貫鄉土課程施行，因此鍾先生遂與之結合，實際推廣文化教育。此會為地方人士全力合作組成，會員均為義工制，主要著重下一代與環境間的關係。

六、小 結

由研討會中（參見表 1-1），不難發現上述地方團體不管在創立之初是因為權益受損或是發自於對環境文化的自覺，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組合，不變的是為地方文化貢獻心力的熱忱。值得注意的是，發起人的專業似乎也成為各個團體執事的切入的觀點以及地方發展策略的方法論，是為最終影響地方引發不同認同的關鍵。如四草地區由鹽業建物主體的保存談地方再造、漢寶溼地則由愛鳥人士發起復育鳥類的活動，帶動居民對生態環境的重視並著手於地方發展等等。

表 1-1 研討會漁村地方組織表

地點	發起團體	發起人	動機與目的	操作方式	經費來源及團體組成
西部	台南	台灣田野工廠 盧建銘	鹽業（民）文化保存、有形資產的保存及維修、四草地區自然生態、以及社區產業更新。	調查鹽村聚落建物 擬定初步維護策略 實驗鹽田文化如何重新設計、推廣、教育以及行銷。	接計劃案；盧老師及其學生
	彰化	漢寶家族 林世賢醫師	鳥類復育、溼地保存	1. 結合媒體力量，並與當地數位草根的領導人物進行復育鳥類棲地的工作。 2. 建立土地分類模型。	接計劃案義工制；地方居民。
	台西	雲林縣台西鄉養殖權益促進會 林源泉	抗議六輕對雲林沿海生態、產業的破壞而組成之地方團體，另一方面地方居民在面臨生態環境與大環境的壓迫下，開始重新思考漁村出路。	1. 培訓當地漁民開創旅遊導覽。 2. 藉活動（如漁村體驗營）舉辦教育下一代重視生態環境、了解漁村文化。 3 開發漁村文化產品，試圖轉化地方漁業資產。	接計劃案、六輕空氣危害金；地方民。

東 部	花蓮	黑潮海洋 文教基金 會	廖鴻基	熱愛鯨豚生態，並開始推 廣海洋文化。	1. 持續調查為台灣東部 海域鯨類生態。 2. 著手與地方文化結 合，如村史(烏踏石的漁 村文史工作)。 3. 舉辦相關教育活動、推 廣海洋生態保育觀念等。	接計劃 案；採會 員制，為 一穩定 團體。
	花蓮	無尾港生 態社區	鍾茂樹	抗議台電在無尾港設置 發電廠而集結而成的社 區組織，在促進會成立 後，有感於環境生態的重 要，更觸發地方文化的斷 層危機，於是轉化成立文 史教育團體。	與九年一貫鄉土課程著 手為地方文化往下紮根。	全為義 工制；村 民。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東部地方組織大體由環境與保育觀念出發，著重教育及生態保育。而西部沿海鄉鎮的三個團體，面臨沿海養殖業的蕭條及環境遭受工業破壞，在談生態環境之餘，團隊試著與當地漁村產業結合，考慮將地方文化納入市場體系中，把地方產業結合市場式管理學，以「特殊」的地方文化做為號召（這裡強調「特殊」，是因為產業的特殊性是被市場講求差異性質時被有意的強調出來）。漁村文化因為商機開始被重新定義，但是，一旦地方文化被納入大眾市場，這些經由特定人士所構想、轉化或是再重新解構過的「新漁村文化」，是否能符合大眾（即文化消費者）對於「地方想像」的縮影成為地方的未來發展的重大考驗，在這過程中，如何透過新知識重塑地方的認同，成為一連串被行動策略者不斷設計的問題。

換句話說，當地方文化是經過選擇性的異化過程與商業包裝出現時，同一的漁村文化，有可能因創新因素而有不同的面貌，在這套「加工」的過程中，當我們的切入點不一樣時，漁村的本質將局部被突顯出檯面，局部則隱藏或消失。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形塑地方感時，又何嘗不是對傳統文化做一技術性的隱藏或掩飾？因此如何進行自主性的地方，同時兼顧地方的經濟自足，將促成地方環境永續發展的一重要課題。

而表中也不難發覺，在漁村再造的活動中，其經費大部份尚須仰賴政府計劃案經費，屬於不穩定狀態。也造成了各組織在為地方永續賣命時，同時也得面臨團體永續問題。

1-3-3 認 同 (identity)

由研究之初欲解開宗族歷史之謎，以及想試著透過研究尋求地方感、地方特殊性等。這一連串重新找尋意義的過程，正是「認同」力量的開展。由於本研究將由文獻資料、台灣目前漁村團體發展實例及認同的角度切入地方研究。此部分將由認同概要、認同在台灣發展的脈絡，以及當今認同面臨的問題，做為衍生並釐清地方認同的問題意識。

一、何謂認同

(一) 認同的意義

「認同」，英文為 identity，儘管被國內學者翻譯成「認同」、「身分」、「屬性」、「正身」不同詞語等（孟樊，2001：16），皆是闡述一種重新肯定自我的過程，而何謂「自我」？「自我」並非生下來就存在，而是一個不斷由社會經驗及運動過程等一連續發展所產生（胡榮、王小章譯，1995：141）。自我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結構，在自我產生之後，相對的它自身便提供一個社會經驗（胡、王譯，1995：145）。因此當我們開始談到認同時，這一個探討自身本質的動作便立即對自我認同發出危機的訊號，而成為一個尋求答案的問題，使一些原本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肯定將被一連串懷疑的經驗和不確定性給取代（mercer，1990：43），而當自我對自我產生疑問的那一剎那，新的認同隨即開始形成。

(二) 認同的種類與特性

認同是一個自我建構及個別化的過程，Henri Tajfel 指出人有兩個認同，一個為自我認同，另一個為社會認同（如圖 1-4），前者是建立在「我」與「非我」的差異上，後者則是將自己投置於社會中的位子，從「我是誰」的抽象探討，到對應至他人而投射出來的「我」，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便不斷交互運作，因此「身份認同」的省思是受社會關係所制約、影響的，當我們有「我是誰」的疑慮時，無異是想尋求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鄧志松，2000：106）。因此認同是社會文化的產物（Worchel，1998：56）。在社會運作的過程，只要人的思維存在，認同將會永無止境的發生，Manuel Castells

(2002)曾說沒有一種認同是本質性的，也沒有一種同本身可以不根據其歷史脈絡就具備進步或退步的價值。因此主體的呈現，來自於歷史的積累，自覺與反省皆來自於社會建構的過程。

認同的建立(參照圖 1-4)，代表接受一套意義並形成行動準則，於是當角色與意義開始產生實質關聯性，便形成「穩定的認同」，否則將會遭遇「認同迷失」(identity diffusion)(鄧志松，2000：110)。迷失，也就是後現代⁶所指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充滿了力圖瓦解(分散、解構、切斷連續性)事物的意志和力圖整合事物的意志之間的空間(Ihab Hassan，1993：110)。但是在不確定的多重意義之下，此時認同也表現出更多元性、選擇、分裂、偶然性、以及更多想像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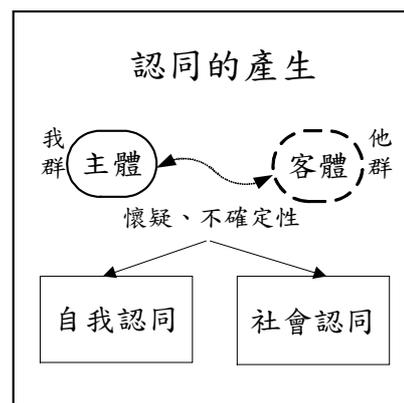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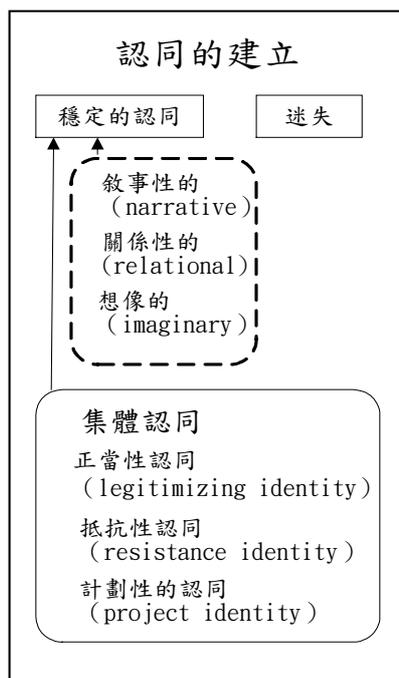


圖 1-4 認同的建立示意圖(左圖)

圖 1-5 認同的產生示意圖(上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由後現代式出發的認同觀有三種特性，其一，認同是**關係性的(relational)**，它是從對等間的差異性而建構出來的。其二，認同是**敘事性的(narrative)**，這好比如陳述一個自身的故事，自身與認同的過程是共時性的，因此自身得選擇題材陳述事件並加以組織，透過外顯化(externalize ourselves)

⁶後現代是相對於現代，王逢振指後現代是個時間概念，為工業化之後的時代，其特色與性格來自於啓蒙運動以來對「現代性」的質疑，主張多元、想像、分裂、不確定特質。

將自我再現。其三，認同是**透過想像的**（imaginary），雖然認同的基礎來自某些存在事實（如血緣、地緣等）但是仍須透過思考想像加以具體化，也就是一個說服的過程。（孟樊，2001：20-21）。若以三種特性來反省本論文進行中所產生的認同過程，首先，引發認同來自於當自身離家多年的外在生活的經驗，與再度回鄉體驗家鄉事物的衝擊，此差異引發意義家鄉的追尋。接著，由網寮的過往歷史與現今生活空間，敘述戴家宗族的故事。最末，論文的寫作則是一個透過文字與想像，重塑網寮意義的過程。換句話說，此研究操作始於因環境的遷移（搬家）指認出空間的差異，引發空間意義的找尋，而後藉回溯家鄉歷史、記錄日常生活、集體記憶及集體活動的方式延續並再現整個有血緣宗族的認同想像。

（三）認同的產生

而認同是如何產生的呢？其實自我須透過反身、或藉由否定他人、或將自己從他人裡面分類中呈現（王志弘，2000：173）。自我要獨立及產生差異性需有對象，因此成立認同必須具備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而達成，此亦為自我與他者的相互辯證過程（參照頁 17，圖 1-5）。除了主體的意願，客體，也就是需有形成「事實」的「條件」，例如語言、血統、政經制度、地理位置、共同理想等，這些「事實」需相近似、相同或可能在將來會相同，如此，才算具備認同的「客觀條件」。當主客互為文本而再現時，即為認同的產生。而這個交互主體的過程將建立於主觀的經驗之中。

回過頭來看研討會中的在地團體，便是藉由各個不同的主體性經驗創造地方新義，而群體認同的層次則可分為文化的認同、民族的認同、國家的認同三種（李喬，1992：220）。當認同擴大至群體，便形成「我群」與「他群」的區分，我群形成前，團體因為集體記憶而產生集體認同，而後產生集體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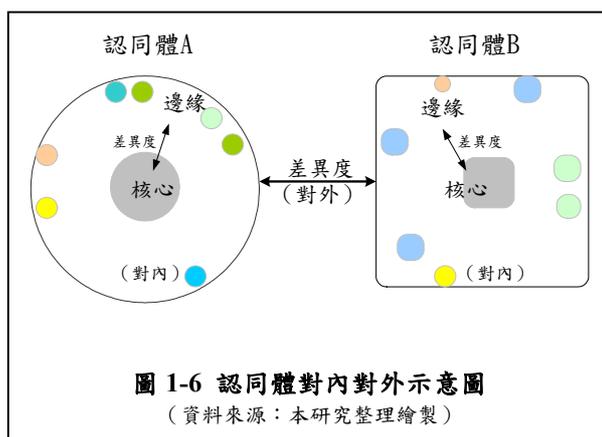
（四）集體認同形成起源

而如何將分散、獨立的自我（個體）集結成認同的團體？Manuel Castells 將認同的形式與起源分為三種特性。一種是

正當性認同 (legitimizing identity)，支配者必須透過某種手段或教育使行動者達到集體的共識，如國旗、國徽、團隊宗旨等。第二種是**抵抗性認同** (resistance identity)，站在不同(或對立)的社會體制上，當集合體受到共同權力壓迫、排斥或威脅時，所引發的反抗，如：原住民運動、同性戀運動、民眾的集體抗爭，此種現象在當今全球化的運作下，有日益增加的趨勢。第三種則是有**計劃性的認同** (project identity)，此種認同是透過建立一個認同的過程來強化主體，使集體能夠重新找到主體在社會的定位。如：女性主義針對父權體系下的祭祀活動來反思清明節的意義、宜蘭國際童玩節帶動民眾強化地方感的操作過程等。

(五) 認同體對內／對外的差異性質

如今，我們也許可以跨時空展開具體行動，組織或是創造一個想像共同體（如透過媒體力量所達成的組織贊助活動、基金會成員）或是虛擬社群（即目前網路上不同社團所形成的聯盟）。在資訊混亂的年代，新的認同集合體不再只限於同一個脈絡、時空，其形成機制也部份跳離了「共同參與、集體行動」原則，甚至對於主體性還沒有完全掌握的同時，集合體便因為媒體傳播過程而有了被一統的意識。



於是在很多時候，民眾加入了某個團體、或參加連署(背後的動機也許只是想表達心中的不滿，或是純粹想加入社群組織，擁有多重身分)，成為某一社團的支持者並成為集合體的一份子，其背後的動力來自於本身相信特殊意義的存

在。事實上，很多人在完成「加入」的動作後，即結束了認同的過程，並不會因此產生行動或表達意見。集合體的決策來自於少數代表集合主體核心的一群人，這群中心人物的核心位置界定出團體中的邊緣角色。邊緣與核心使得集合體之間也許充滿衝突與矛盾，但是由於內部無互動式的溝通（或是因為不是核心，而無法有對等的溝通），因此即使內部想法出現分歧，在有限的範圍內，集合體還能繼續保持運作。也就是說，雖然集合體在形成認同的過程中，必須突顯獨特性，使「我羣」與「他羣」保持差異性來尋求集體認同，但**認同體間其實是差異並存的**（參照頁 19，圖 1-6）。

在「認同」被實踐的過程，主體與客體間將因應社會需求而產生不同的轉變，進而融合出新的意義以重新詮釋原主體，主體的再現雖會承續自主體本身，卻因為超越原主體的限制而建構出差異性，而此差異性即成為構成創造新意義的條件（黃筱慧，1998：274-275）。即使集體認同講求「對外求異，對內求同」，但主體內部的差異性格則能使集合體保持多元化、選擇性而形成對抗外部壓力的彈性。因此，認同主體對外的差異性質，除能強化獨特性而利於與他者相互辨視，獲得內部的認同，相對於對內的差異性質，則能推動主體不斷求新、進步的認同過程。

二、認同在台灣的發展脈絡

以台灣的發展脈絡來看，台灣在 1950 年至 1970 年舊政權時期，國民黨政府採威權統治，以黨獨大，首先將行政官員改為終身職，以調整中央政府結構、落實中央集權。接著，透過戒嚴體制建立集體認同，對外宣稱代表中國，對內則以國家安全為名，監控人民的自由，壓制其他政黨成立，以鞏固中央政府對內凌駕於非國民政府（指外省人及本地的台灣人）的權力地與地位。經濟方面為擴充財政基礎，係利用國營事業控制所有產業上游，禁止私人資本進入，此皆為讓民眾產生唯一主權的正當性認同，然而，如此壓抑的社會卻在 1980 年代台灣解嚴時期發生了認同危機（王振寰，1996：58-65）。

李指出台灣人的認同危機來自於漢人文化底層隱含的「中心—邊陲觀」；其次是制式的教育以及媒體壟斷；三則因為物質生活充裕導致精神世界空洞（李喬，1992：146）。「中心—邊陲觀」接承著「移民」與「遺民」之謎，雖然省籍情結的議題常在政治場合中被挑起，但當時引發社會產生身世之謎，即自於早期強迫性認同抹殺族群主體經驗同時使地方記憶消失。當時社會結構（農業轉工業）改變而大量興起都市中產階級，他們逐漸不滿國內封閉集權的政治形態，憤而興起反對運動，同時期大型資本的產生與國家機器由上而下的管理邏輯發生衝突，政權方面也因地派系勢力與日劇增，國民黨失去舊政權控制地方的優勢（王振寰，1996：65-74）。當國家強制性的發展手段與地方認同形成對立，民眾開始發起社會運動，形成對政府的抵抗性認同。

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需要計劃性認同？由於隨著社會漸趨開放自由，九十年代國家轉型風潮漸盛，認同問題擴大至本土化的領域（王志弘，2003 演講），在諸多社會反對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來標榜在地性的聲音如：台灣鄉土文化、台灣地方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等，地方透過計劃性認同漸漸懂得利用新知識形成民眾參與塑造集體記憶，在重新創造意義的過程使地方主體性再現，進而定位出地方的角色。如社區總體營造、大家一起寫村史活動等。

然而認同的過程扣合著網路社會的崛起有了新的改變，由李的第二個論述中，資訊化發展的流動空間不斷的在轉化人們對地方空間的認知並作用其上，認同在媒體的穿透力下，連結起在不同時空架構下對權力與經驗想像的認同，也因此研討會中，各個地方團體開始懂得運用媒體加強傳播的力量。

三、當今認同面臨的問題

時至今日，觸及地方的認同力量將受到以下三大因素影響：一、社會流動：由於網路社會崛起，資訊科技及媒體使認同出現流動特質；二、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地方因不平等的發展而逐漸拉大差距，地方於此時跳脫了國家層級與世

界接軌，而使地方意義擴大；三、資本主義的運作：由於地方認同與地方發展密不可分，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將造成新的地方認同。以下分別論述如下：

（一）社會流動

針對團體間的差異特質，使得我們了解認同之間存在著自由度。在談認同的選擇性時，社會認同涉及了「被動的認同」(passive identities)、「主動的認同」(active identities)以及「政治化的認同」(politicized identities)(Bradley, 1996: 26-6)。被動的認同可以是潛藏式的認同 (potential identities)，它使認同體身陷其中卻不會去特意感受，也因此不會採取行動。主動的認同則以行動為基礎，具防衛性質，認同體將由他者的認知及行動、威脅等，而促發主動的認同。政治化的認同是經由政治行動提供認同本身一持續性由被告知的身分，進而認知自我位置的過程，以集體性組織呈現 (孟樊, 2001: 22-24)。也因此，現在許多地方團體常利用政治化的認同做為強化民眾化被動認同為主動認同的手段，尤其當群體擁有集體記憶，而這個集體事件又與群體利益相互抵觸、衝突時，核心的策動常可使隱身的群眾一一現身，形成一個凝聚力極強的「我群」。

現今，凝聚我群的手段隨著科技而有重大的轉變。透過媒體，資訊變得更即時且多元化，來自於四面八方需要被認同的主體，不斷在媒體中被重覆的看見、聽見，由畫面、文字、聲音透過主體有意識的操演 (或是被媒體本身、或國家機器等可操控媒體的人選擇性的播放)，使得認同的群體流動於各個不同的空間中 (如網路間的虛擬社團、某某後援會、網路連署等)，這群廣遍於時空中虛擬的集合體成為主體不斷自我建構的後盾及動力。因此在網路社會中，媒體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時，團體並不是與主體存有相同步調，而只是一味接受片斷性的識覺認知，再加上不同個體的獨立性與不安定性，這使得認同體具備了流動的特質。在傳媒下的認同體具備虛擬性，這股流動的自由也成了可以形塑以及瓦解認同體的雙重力量。

（二）全球化

流動的特質亦為全球化下的空間形式。全球化下的空間形式係資本在地表間快速流動，跨國企業與金融機構重新分配區域生產位置而改變土地使用情形。經濟再結構的過程間接形成了社會結構再轉變，使的就業人口分散化，形成人口流動。而資本主義造成的差異性使得空間層級出現了全球城市及衰退的工業中心等兩極化傾向，地方漸漸成為替代國家，作為資本與勞工、經濟與社會、國家政體與國際規範的交界，這讓地方角色出現流動的特質。空間意義的流動性，使得地方身份得以由國家體制下跳脫進而與世界接軌，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引發各地重新質疑自身的角色，地方認同同時產生了新的危機。

前一段指出在網路社會中，流動空間成為一個新興的空間形式，當中，發達的資訊將成為關鍵。資訊的流通使得結合新知識的先進產業不斷的改變空間層級，資本的流動在資訊網路支配下重新分配了每個地方特定角色與權重，地方在網路的連結下雖被附與新義，使空間產生聚合現象，同時也決定不同地方的命運，造成某些地方的衰退（夏等譯，2000）。相對的，在網路尚未串起對等連結的區域，則出現了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的不全然交流，某些區域因為不被看見（被漠視的原因包括地理、資源、人力、材料、政策等等），即無法駐進佔優勢的分類之中，而持續維持原本弱勢的地位，台灣目前各鄉鎮便面臨這個問題。

（三）資本主義的運作

而空間產生新的形式意味著空間將引發新的地方認同。地方角色的定位在社會運作被賦予意義及責任後將運作至人身上，當我們受社會環境影響而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社會分工儼然產生，鄧志松（2000）指出個人社會認同的過程即是逐漸納入這個多元分工體系的過程。然而網路社會中的流動性及不穩定性，卻也同時造成分工的快速移動及不均等的區域分工，使得地方人口流動更為頻繁。

另一方面，即使人民在社會運作過程中找到自我定位，

但社會認同所形塑的角色扮演在資源分配不均、資本快速流竄、以及區域地位不平等的情勢下往往無法獲得相對等的待遇，而受到市場機制的操弄。

究竟市場機制與資本運作如何影響到地方認同。Adam Smith 曾說社會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所操控資源。資本主義⁷的市場運作共有五個基本構成要素：主要為私有財產和自由選擇⁸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 of choice)、自利⁹ (Self-Interest)、市場和價格¹⁰ (Market and Prices)、競爭¹¹ (Competition)、最低政府干預¹² (Limit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lliam, 1999: 36-38) 而推動社會持續運作那隻看不見的手，指的就是利潤動機(即運銷體系, Marketing system)，由於資本主義強調生產剩餘價值的累積，因此市場機制仰賴生產與消費間的差異度。在全球化中，當世界化為同一場域相互競爭時，許多初級、傳統產業因其被替代、選擇性較大，相對提高產業衰敗的風險。

另外，在區位的選擇上因流動增強，地方的不確定性性加大，受到全球市場的快速重組將使地方面臨重大的改變。

7 產品為人私有且經濟(買方和賣方的互動)由各人去抉擇和市場機制去執行(譯自 William, 1999: 36)。

8 (1) 私有財產為資本主義最主要的特色，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個人和團體為產品的擁有者。原料、工廠、土地和其他之經濟資源用來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資源的持有者也許買賣或使用他們的資源。資源當然包括他們自己認為稱職的勞工。(2) 生意是自由選擇，也就是老闆們自己去決定要和誰買原料來生產。消費者也是自由選擇要如何花費，當然也可以選擇存錢不買(譯自 William, 1999: 36)。

9 資本主義的驅動力是自利，1776年經濟學者 Adam Smith 描述到資本主義的經濟就是每個玩家(生產品、勞工和消費者)想要提昇自己的福利罷了。他提及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學說來說明個人的追求私利就是推動整個社會、產物一隻看不見的手。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他還預言生產者將設法引起消費者最大的需求；勞工將貢獻最大的付出，如果薪資調到最高，消費者將為自要花的錢找尋品質最好或最便宜的产品。這些因素和需要將自然的去促使社會的產品和服務生產，而不須靠政府的任何介入(譯自 William, 1999: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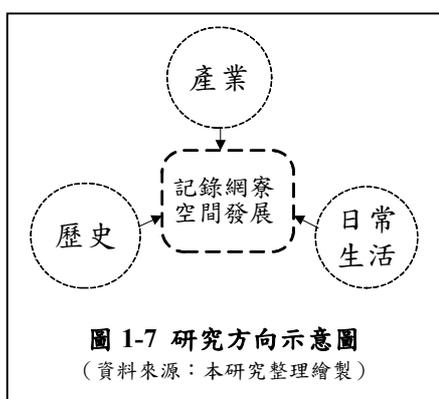
10 資本主義通常都會談到市場系統，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和包含無數的合作與市場依存。市場包含事實和潛在性的買方和賣方，它可以是地域性、地方性、國家性或全球性。例如：無數的地方性和地域性的市場間，買賣雙方透過手機或交通工具聯絡，市場價格是由買賣雙方和服務化兩種因素來決定。首先，價格幫助配給市場有限的產品、服務間供需的輸出，只有那些有能力付錢的人得到產品，價格決定哪些產品要多產，哪些要減產。商人當然想生產高價位的產品，然後最想要此產品的人去消費此產品。刺激供應商的是價格的變化，這讓他們確認一件事：即社會本來就不多的資源如果能做成產品和服務一定能大大獲得消費者的青睞(譯自 William, 1999: 37)。

11 指的是個人的追求自利，其需要由競爭來帶領或抑制。透過競爭之下，生產者才會持續的以合理的價格來回應消費者。純粹的資本主義需要純粹的競爭，也就是純粹由買賣雙方來決定價格。在純粹的競爭下，沒有單獨一個買方或賣方可以顯著的影響產品或資源普遍的價格，價格是由市場來決定，而非由強勢的買方或賣方們改變(譯自 William, 1999: 37-38)。

12 純粹的資本主義(在這指的純粹的資本主義是指一種假設性(理論性)的經濟，而非完全實際存在的。)是種放任的經濟(放任 Laissez-fair 是法文，也就是讓人們自己去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此學說是指政府不介入。透過價格，市場做出生產和分配的抉擇，也就是指什麼(what)、如何(how)和為誰(for who)而生產。且在競爭下確定消費者將支持合理的價位，政府唯一做的是如何提供這樣一個環境的市場去運作。例如：政府必須強烈促使財產私有化(譯自 William, 1999: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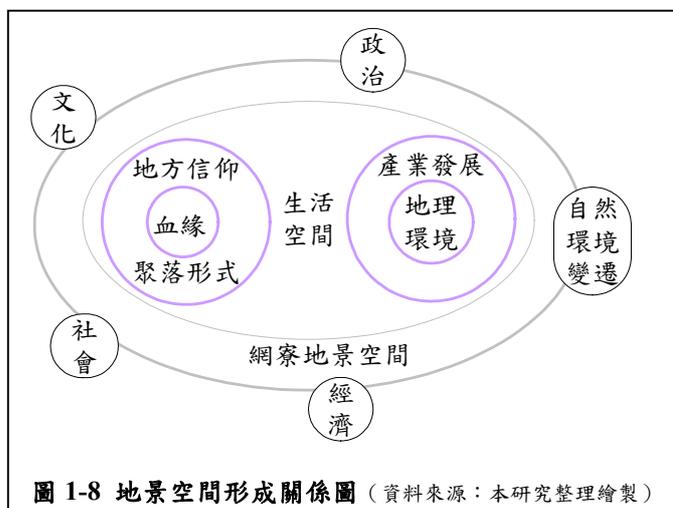
因此，目前許多地方團體試著從創新的角度轉換地方的角色，一方面藉活絡地方經濟尋找地方人的集體認同，一方面則藉由新知識的加入提升產業的競爭力與獨特性，當新興地方產業由生產空間轉化為有能力控制差價，地方的自主性相對提高，而地方的認同也將重獲穩定，從而能發展相對穩定的地方產業。

1-4 小 結



最後，當我們處在全球化時時將被媒體同化的脈絡下，認同的過程所強調的差異性與區別性，成為拒絕全球一致性格時，地方新的認同將成為地方對抗全球化的關鍵。於是把地方放入社會脈絡中來看，擴著社會運作的事實早已存在，主客間當透過地方的想像，做為地方主體的再呈現。

由於本論文研究方向係記錄台灣西部沿海小漁村的發展變遷，處理網寮聚落的形成過程，以及瞭解這一變遷之中村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參照圖 1-7)。地方或地方感，就如網寮不斷變化的地景一樣，將不停地受到整個大環境的衝擊。地方的集體認同，也從單一氏族的血緣關係認同，到一個必須再對更多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甚至是自然環境變遷，而重新建立的過程(參照圖 1-8)。



由於網寮村主要產業以勞力密集為主，故其工作時間、場所皆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也因此其生活空間、產業空間幾乎為一致，此外，日常生活除經濟行為外，尚包含地方宗教信仰，故於第四章補捉與本村息息相關的生活情景。再則，本研究由認同展開記錄動機，也將於各章節中，試著找出本村集體認同的動力，並探討漁村現今的處境。所以此論文擬透過口述歷史的採訪，與地方資料蒐集，來處理網寮的地方發展與地方認同的議題，希望由產業變遷研究空間客觀條件與社經背景，並藉由地方宗教及日常生活探討地方認同，以投射出較為自主的地方發展方式。

基於認同在某個程度上即是在改變他人的認同的理由出發，本研究最後引德希達所指出的：要讓意欲再次表現的意義可能自身（*Vorstellung*），依賴著重說、重寫、重新使之在場的想像可能性（Jacques Derrida，1973：52）。

第二章 網寮的人文歷史 與環境概述

空間不僅為三個向度所形成，應能顯現第四向度（時間）之意義性，因此在談網寮的土地開拓與和產業的關係造成的空間變革之前，首先要交待網寮的歷史面相，藉以形成自明性（identity，即所謂認同）及場所感（sense of place）。「地方」首先要還原其個性才能延續與發展，而地景標示著社會特徵與性格，將由「看的創造性」這種特定的方法進行認知與鑑賞，即人置身於地景之中記述詮釋的過程（李謁政，1995：49），擴著最初的執筆動機——記錄戴氏宗親史事，本章主要記錄叔伯間對戴氏祖先的歷史溯源，再由時間向度再拉至網寮的地景空間變遷。

2-1 故事開始：我(戴氏)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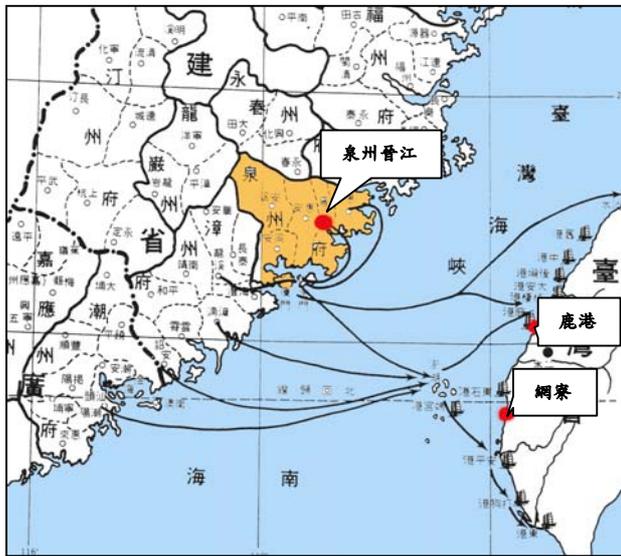


圖 2-1 早期的台灣移民來源圖
(資料來源：台灣鄉土全集，1996：51)

網寮的歷史源頭最早可追溯於二百年前（清乾隆末時期，西元 1736-1795 年），網寮戴姓祖先戴勝，由大陸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航海經東石港南方，見有二重港河中浮一丘嶼（即今之網寮），返大陸故宅後，便商請父親戴高，戴紀、戴昭、戴財等伯叔移遷來台開墾。因在大陸時以捕魚為生，來台後沿習舊業在此蓋寮，亦以網魚謀生，「網寮」¹³地名因此而來（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1964：64）。

¹³資料來源：http://www.tungshih.cyhg.gov.tw/intro/intro_14.htm。

2-1-1 網寮歷史

一、說故事的伯伯們

上述資料除為現有文書資料滙整，記載中發現，本村歷史起源正扣合台灣的移民史。乾隆、嘉慶年間正為兩岸間沿海人口流動的顛峰時期（參照頁 27，圖 2-1，圖中可見由泉州晉江至台發展路線，沿途可能停靠於廈門或澎湖），網寮的祖先戴勝，於乾隆末年以家族為單位偕同戴氏叔伯，前來台灣發展，由於記載中並無詳述渡海移居的始末，因此，也成為此次欲記錄的重點。

由於兒時聽到的傳說在此時成為唯一的線索，父親建議回鄉可詢問家族中伯字輩的人物（參見表 2-1），其中，不管是透過直系或是旁系伯伯們的記憶，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就是伯字輩的這群口述者跟我透露，這些故事也是聽他們的伯伯們說的。（伯字輩的口述者為堂兄長關係，因此伯字輩的伯伯為同一些人，那些我要稱為伯公的人）。似乎，伯字輩的人無意間負起傳承歷史的責任。

受訪對象	職業	年齡	居住地
父親	公	五十三歲	嘉義市
三伯父	商	五十八歲	網寮
姑姑	蚵業	六十五歲	網寮
福清伯	蚵業	六十二歲	網寮
利全伯	退休船長	七十歲	網寮
陰伯	廟公	七十六歲	網寮
戴全明	老師	六十多歲	朴子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渡海來台的故事

網寮村是少數在台灣可以找到幾乎都有血緣關係，主要以戴姓為大姓（詳見附錄一），並且持續保持產業運作的村落，光是這點，便具強烈的故事性。根據伯伯描述在很久以前戴氏宗族在大陸福建省算是地方上的大戶，與當地另一張氏宗族一直是相互較勁，由於戴氏以武出身，饒勇好鬥，在地方為了資源發生糾紛時，常形成相當大的勢力，在再上戴家人口眾多，於地方權力運作皆佔上風。而戴氏宗族之所以能子孫興旺，起自

於祖先穴位得到好風水，傳說稱之為「公牛穴」，也許是這個名稱的原因，所以子孫以好鬥見稱。

戴家與張家在地方上的爭鬥，一直使得兩家人馬視對方為仇人。在張家屢次被欺壓之後，決定找來地理師來幫忙，張家地理師在參透戴家風水後，一不作二不休，想出了斷風水的法子，硬是將「公牛穴」給闖了。說也奇怪，自從祖先穴位被破壞之後，戴氏宗族如同失了勢的公牛，從此一蹶不振，漸漸被張家人騎到頭上。據伯伯的意思，這也是當時為何會渡海來台的原因，除了日子窮困，戴氏宗親逐漸凋零外，祖先在遷移的過程被欺壓的很慘，幾乎沿路是用逃的過來。

逃亡的過程難免會遇到糾紛，尤其是在面對張氏宗族的人，當時祖先逃亡的時候除了身上的盤纏，總不忘攜帶一條棉被。棉被背在祖先的身上，除了可以禦寒保暖，最重要的它能拿來禦敵！聽說當時戴氏祖先還會耍「被棍」，「被棍」故名思義就是把身上的棉被當棍子來打人，可能我電影看太多了，馬上跟黃飛鴻的武打情節相連結，說到這兒，看著我半信半疑的臉，當再繼續追問這段猶如傳說故事般的真實性時，有的伯伯說他們也不知道，而有的伯伯則直說小時候在廟會還有看過。

2-1-2 「網寮」的由來

一、說我們是大海的子民一點也不為過

終於，戴家祖先於乾隆末年順利踏上帆船渡海來台，一行人決定前往當時較為繁華的鹿港落腳，但當船隻就在快抵達目的地時，竟受風面影響，而無法登岸，就這樣，帆船被風吹阿吹的，一路往南移，隨後一千人隨船被吹往目前網寮外海的丘嶼附近。當時祖先們發現此地漁場豐富，地理良好，於是開始搭小屋寮，以網魚為生，這也就是「網寮」名字的由來（此口述與文獻資料同）。而早先的網寮與目前網寮我們所見到的模樣似乎差距頗大，看著伯父一邊踏用腳著土地一邊說到，網寮目前的土地在當時為潮汐漲落的地方，算是沙灘地，也就是說，戴氏祖先最早確是在海上搭寮過生活，隨著日子一久，生計安

定後，便於此定居了下來。而當時初來台時共有四房兄弟，其中一房是文人，到了台南發展，而其它三房則陸續在此生根，因此到了伯伯，已為四房其中一房的第六代，而我算是第七代。

儘管四房之中有人到外地發展，早期的四房兄弟每逢節日還是相聚，互相聯絡，但如今，網寮的子弟早與台南那一房斷了線，幾乎每位伯伯皆會交待到這一段如何與台南戴氏失去聯繫的過程，伯伯們說到原因：『主要是地位懸殊太大了』！到台南發展的弟弟是讀書人，一路升遷順遂最後還升官做了督台。由於大房住在網寮，在四兄弟中被視為父親的地位，因此若戴氏宗族每逢子女兒孫嫁娶，皆會邀請兄長當主婚人。有一次，台南的兄弟在迎娶媳婦時，按照慣例派人宴請網寮中的兄長至台南宴客，當時網寮生活較困苦並沒有多餘的錢買新的衣服，再加上網寮其他房兄弟生性較為害羞、純樸，生怕一付土模樣到了台南會給當時當督台的弟弟丟臉，於是村中沒有半個人敢去，以致於在台南的婚宴上，並無任何網寮的親戚參與。此次事件後，讓雙方內心留下了疙瘩，從此便很少再聯絡，時間拉到現在，由於家族分支複雜再加上久無聯絡，便完全斷了音訊。

二、故事誰來聽？

上述歷史發生時間較屬近現代，在我訪問不同房的5位長輩時，皆主動的告知這段後期與兄弟失散的故事，口述之間，伯父們的神情隱約透露出家族無法團聚之憾，可見老一輩仍掛念著家族團聚的一天。正當我納悶為什麼大家都知道過去的事情時，三伯父告訴我，由於早期在伯伯們小時候，並沒有電視等多樣化的媒體娛樂設施，每到了晚上吃過飯，大伙唯一的娛樂便是圍坐在屋外乘涼、搧風，而小輩們便聽著長輩們閒聊、講古、拉琴唱歌。依我目前的精神狀態應該不亞於伯伯們小時候睜大著眼睛，稟氣凝神專注模樣，不同的是我可以坐在屋內吹著風扇不用拍蚊子，手上拿著飲料、還有現代化機器輔助抄錄，而伯父也已搬離三合院住起透天樓房。早期月色映照在合院，成群小孩圍著一個伯伯講故事的景象已不復在。隨著這群小孩子長大又變成了講故事的伯伯，然而聽的人卻只剩下我一個。

2-2-2 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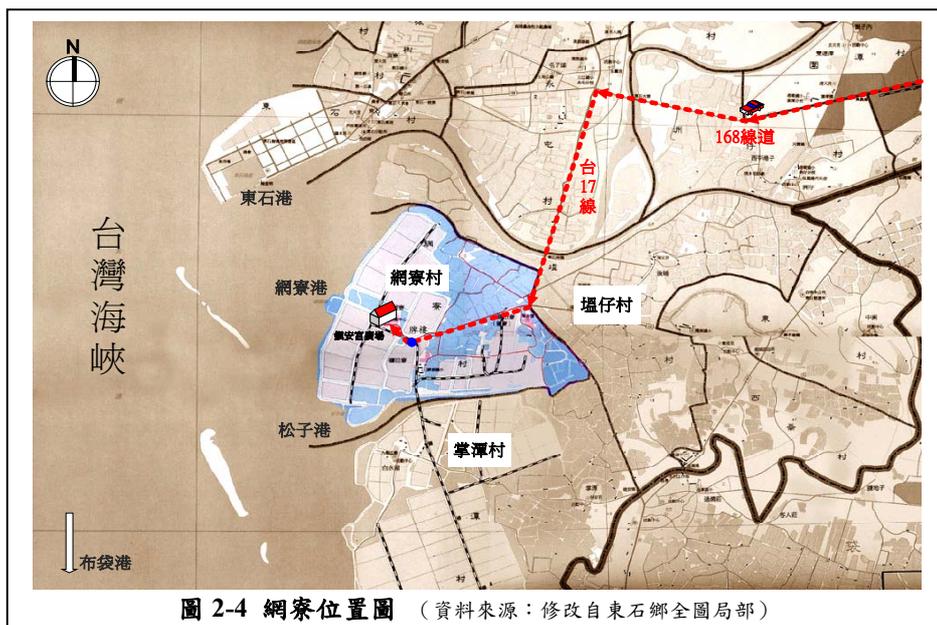


圖 2-4 網寮位置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東石鄉全圖局部)

網寮的主要道路(參照圖 2-4、頁 34, 2-14)非常容易被辨認,從台十七線順著標示網寮路牌處轉彎,不一會,即可直通網寮中心:鎮安宮廣場。在我六歲時由於舉家搬離網寮到了嘉義市區,這個平均開車約要一個小時不等的路程,成為往年過年回鄉固定的路線。每年的初一大早,先是由一六八公路接上台十七線,車行經東石大橋不遠,轉入村內唯一一條對外交通:嘉一七零線產業道路(即上述的主要道路,如圖 2-5),此時於轉角處可見由魚群及魚網所組成的入口意象(如圖 2-6),隨著愈益鹹溼的空氣,伴隨著陣陣撲鼻的魚腥味,近十分鐘的嗅覺品嚐,以及一片片魚塭、蓄水池、蚵殼、白鷺鷥等景象,待穿過了一個寫著「網寮鎮安宮/代天巡狩」的牌樓後(如圖 2-7),便進入了網寮。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2-2-3 漁村景觀

一、魚塭

網寮的地平面上除了居民住宅外，多為魚塭、鹽田（如圖 2-8、圖 2-9），綠地甚少，由於海風大加上土地鹽化嚴重，地平面上除了建物及電線桿，並不易見植栽，除了鎮安宮正面（南邊）網寮公園（公園隸屬於鎮安宮財產，參照圖 2-10）是一座由村中旅外居民事業發達後，回饋鄉里所私人建置，在經過重新翻土、整地後，成了擁有村中大部份的植栽的公園外。再則就只有北面的水夫人廟以及網寮國小附近才見得到濃密的樹群。

一般人對漁村聚落的印象大抵停留在如下分析：漁業是各類生產事業中最需要勞力與技術的生產活動，而且出海作業，一向只限由男人從事，因此漁業聚落中在魚汛季節中，很少再看見年輕力壯的男人，這是漁村中多為婦女兒童的原因之一（胡振洲，1993：103）。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雖然網寮民幾乎全部以海維生，主要項目包括近海捕魚、養蚵及魚塭養殖。但近幾年來因近沿海魚源不足，加上利潤不

大都住著戴氏族人。

由產業道路進入網寮時，將會依序經過東邊寮（仔）、西邊寮（仔），最後才是戴氏宗族的聚落，而當這三個聚落的人在指認方位時，常常就會以東邊寮（仔）、西邊寮（仔）、網寮三個名稱來加以辨視（參照頁 34，圖 2-14），因此當我在講「本村」的時候，當地是講網寮沒錯，但是實際上指的卻只有戴姓宗親這個聚落，也就是位於網寮牌樓內，圍繞在鎮安宮周圍的方形聚落。因此這兒的門牌上寫著重覆相同的「網寮、網寮」實際上就是指我們村落。

三、網寮的海岸線

本村海岸線位於西側，平緩而淺，缺乏彎曲，船舶出入不便，主要以近海漁業主。海岸線築有堤坊，是沿海地平線上最引人注目的端景，位於堤防外為潮汐灘地¹⁵，據當地居民表示，海岸線近年來有後退現象，早期海堤外沙洲長滿野生木麻黃及植栽，這片會隨著潮汐高低時而露出時而隱匿的沙地，在築完海堤後被大量的消波塊覆蓋淹沒。但由嘉義縣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報告（1991）中指出：台灣西部地盤仍逐漸上升，故嘉南平原之面積正慢慢向西擴充，海岸線漸向西移，與居民認知相佐。



圖 2-15 民國七十二年網寮航照圖

圖 2-16 民國八十九年網寮航照圖

照片說明：民國七十二年尚為搭建大型堤岸時，海岸線緊臨鹽田外側，圖中尚可看出塊狀鹽田。比對八十九年築堤後，因水災緣故，鹽田已被海水淹沒，故今日的網寮已無乾涸的鹽田，而皆成為蓄水池。

（資料來源：修改自農林航測所航空照片）

若比對民國七十二年與民國八十九年（參照圖 2-15、圖 2-16）的航空照片即可發現目前完工的堤防與早期土堤除了將海岸線更加拉直外，其位置皆一致，針對居民對於海岸線後退

¹⁵通常為泥質或沙質的海灘地，大部分沒有植被覆蓋，台灣的潮汐灘地主要分布在西南沿海一帶，大肚溪口以南多屬沙質灘地。如果海岸地形平坦，則潮汐灘地會因為高低潮，產生極寬廣的潮汐灘地。（姜善鑫等，2000：226）

的說法，除了全球海平面逐年上升外，及係因地層下陷¹⁶而造成堤外沙灘部份下潛。

距離網寮海港不遠處有二大片沙洲，再往西行則為外傘頂洲¹⁷（汕），由張石角的分區，網寮的海岸應屬於離岸洲內淺海區¹⁸，其特徵為自濱線斜向外海的大型沙洲，使沿岸與其間形成一向南開口之半開放式淺海域，成為外海屏障。沙洲為西南向延伸，由於土壤之可壓密性較高，通常有沙丘（張石角，2000：228）。多數居民選擇在堤岸與沙洲間搭設蚵架養殖牡蠣，有時為了加速牡蠣成長速度，會利用浮棚工具放置於外海養蚵，從航照圖中可看出網寮沿岸由陸地至外傘頂洲，皆有蚵田的踪跡。一塊塊方整的蚵田，像極了藍色的農地散佈於沙洲及海岸邊緣。由於整個東石鄉地質構造屬沖積層，為海岸逐漸上昇，致始泥沙淤積引起，土質深受海水影響，大都為鹽土，村中平原地區緊接著鹽土地帶為砂頁岩沖積土。加上鹽業引入海水至村內，使得本村土壤鹽化嚴重，除了沿海地被植物及大型防風林木外，顯少可見蓊蓊鬱鬱、綠意盎然的景色。這也使得村內的電線杆數目幾乎要比全村樹木來得多。

由陳汝勸（2000）的報告中指出，台灣西部靠近大陸棚¹⁹邊緣的淺水，夏天近 29°C 的表面溫度可維持到二十公尺深處，往下則漸下降到一百五十公尺的 18°C。冬天時海水溫度從表面七十五至八十公尺深處大致保持在 23°C，然後持續下降到一百五十公尺深的 16°C。上述西部地理條件剛好適合養殖牡蠣。牡蠣主要攝食水中的浮游植物，一般棲息於河口，垂直分佈於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當水溫在 32°C 以上，牡蠣將因濾水頻繁，呈

16嘉義地區下陷範圍包括東石、布袋、義竹等鄉鎮，總面積約 250 平方公里。自七十六年至七十八年止，布袋鎮網寮台鹽事業海堤計下陷 0.73 公尺為最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環境資訊，1994：153）

17外傘頂洲是台灣西部沿海最大的沙洲，與陸地成 45 度的夾角，其形成原因備受爭議；張石角、廖泉裕認為外傘頂洲為一流動沙洲；其沙源主要來自濁水溪，受到濁水溪的輸沙量大量減少，以及六輕的開發大量抽沙，使得沙洲面積越來越小，在潮流及波浪侵蝕之作用續作用之下，除逐漸向南偏移至嘉義海岸外側，並被波浪及潮水切割成幾部份，另外張俊平則由歷史考查的觀點認為此砂洲地理位置至終位於嘉義轄境；其所以向東南伸展，乃是沙洲擴大的結果，而非流動。為雲嘉海岸禦擋波浪對海岸之直接衝擊之大天然屏障，由於面積廣大，一度為嘉義縣及雲林縣爭相其土地所有權。（網路查詢外傘頂洲資料總合，來源：<http://www.oceantaiwan.com/land/19990509.htm> 及 <http://gis2.sinica.edu.tw/epa/>等。）

18張石角將台灣的海岸類型分為 10 種，其分布地點位於西部，範圍由北港溪口至八掌西口北部，海岸線總長約 25km，為台灣重要的淺海養殖區。網寮村位於其範圍內。（詳細資料請參閱，張石角，1994，表 10-1）

19大陸棚(continental shelf)係指接連在海岸之外，坡度最平緩的海底，每公里的深度增加不過 1~2 公尺(1：1000)，大陸棚的寬度各地不一，有窄於一公里者，（陳憲明，國民中學地理科補充教材，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78）

現疲乏，水溫若低於 10°C、或受驚嚇（如颱風浪大、受污染）則成長緩慢，若環境突發生巨大變化則會產生斃死。而牡蠣適合鹽分爲 20~28‰，大於 40‰或小於 10.4‰則成長欠佳(余廷基，1987：179)。台灣附近表層的海水鹽度約介於 34 至 34.8‰，尙屬於養殖牡蠣鹽度的容許範圍內，再加上淡水河川的排放，會產生稀釋作用，使得西南沿海及河口一帶成爲適合養殖牡蠣的場所。

2-3 聚落形成與空間發展

聚落的發生最早是爲了滿足人類住的基本需要，其後爲了共同禦敵、互助合作，進而由經濟、政治、宗教、文化、生活上的連繫而有大規模的集居，因此聚落可說是人爲的力量下最典型的文化造型（胡振洲，1993）。血緣關係也是影響村鎮聚落形態的重要因素之一，從考古的發掘中可以看出，早在原始社會，人類就以血緣關係爲紐帶形成一種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態（彭一剛，1991：30）。

2-3-1 血緣形成聚落的誕生

網寮的形成，血緣正是造成聚落集村的最主要原因。網寮全村共十八鄰住戶，第自五鄰後，則幾乎全屬於以戴姓宗族爲主要居住的聚落，坐座於以鎮安宮爲中心的周圍。網寮聚落的形成由親緣關係逐漸擴展並反應至生活各層面、共神信仰、習俗規範、禮儀文化等。如：在伯叔父那個年代，逢迎娶婚嫁時，都還有保留要向祖先牌位祭祀的禮儀（戴氏祖先牌目前供奉於五鄰某村民家中），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2-3-2 聚落空間

隨著人口數的增多，沙灘地上開始形成聚落，也開始有人開墾土地從事漁業養殖，地景隨即有了些許的變化。據胡振洲（1993）對集村的形成要件有以下解釋：

小村因房舍增加，人事日繁，機能增多，逐漸發展爲集村（Compact Village），集村形成有三項必備條件，一為地形許

可，二為生活資源足以供應較多人口，三為對外交通尚稱便利。因為是凡集村，首先要有足夠的空間建築房舍，由土地或其他方法足以取得生活資料，而集村生活的居民，無法每樣事情均可自給自足，對外交通便利也是維持集村封閉的條件之一...

可見形成封閉集村的條件為：地形、物資及交通，以網寮來說沿海地理環境形成了村民賴以為生的資源，隨後發展成相關漁業（如捕撈漁業、水產養殖、沿海蚵業等），而交通的便利性除了形成對外的連絡網，更連結了他村商販進入本村交易的管道，村民不需外出即可透過流動性商業活動獲取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形成封閉的特質中，血緣同時是戴氏宗族產生集村的最大因素，同時，在網寮戴氏宗族形成集村聚落的過程中，以「戴家村」的號召力更吸納了由布袋遷移至此非同血緣卻同姓氏的戴姓人口，致使村中聚集其它同姓不同源的家族。

由於在形成集村的要件中，人口數與房屋空間數的需求須成正比，也因此隨著時間累積，戴氏宗族的土地範圍也隨之向外擴張，網寮房屋的空間形式，目前只剩鹽田寮外觀還保持完整傳統聚落外觀，多數三合院在翻新時，為了允許容納更多的人口，大都改建為二至三樓亭仔腳式的住宅，以及陸續至目前出現的現代式樓房，在口回流的進幾年當中，傳統房屋的更新腳步不斷的加快，保存良好的傳統三合院，多半夾雜著人口遷出或只見長輩獨守空宅的命運。

由環繞在鎮安宮附近夾雜著新式樓房、傳統二樓住宅、亭仔腳與步廊以及傳統三合院型式的房屋看來，不同時代所翻新的樣式，顯示出人口流動的模式。換句話說受到大環境經濟衝擊的強烈度，成為影響鄉村住宅空間差異度的主因，這使得鄉村中傳統建築與新式建築的分佈成為辨視人口流動的標竿。當社會產生愈吸引鄉村人口往外遷移的條件時，傳統鄉村原貌反而愈得以被保持下來，如金門、馬祖一帶還可見大片完整傳統聚落，反觀，以村內多樣豐富的住宅形式可得知，外在環境的吸力尚未凌駕於網寮對村民產生的內聚力。而本村之所以得與外在環境抗衡，容第三章地方產業將有詳細交待。

在住宅空間的特色上，早期，三合院的前院是為漁村居民做為居民修繕、放置漁具以及工作休閒的場所，儘管樓房被翻新，居民仍不忘釋放局部空間，轉化為騎樓或小廣場的形式，以保持漁忙空間的功能（如圖 2-17），由於早期聚落發展扣合著血緣關係，許多家庭在分家後仍舊選擇與主家相近的地方或是在就近的空地地上增建房屋，因此每戶皆壁壁相連，比鄰而居，「我家前門是你家後院」（此為東石鄉網頁是網寮民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充分利用的寫照，參照圖 2-18），在多數情況下由於房屋先行，待房屋建成後，再按照人們慣常的足跡而「踏」出一條路（1991，彭一剛：104）。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也因此鄉野社會常形成如迷宮般的密道，居民除了選擇大路行進外，也常穿梭於這些類似捷徑的羊腸小路中（如圖 2-19）。這些看似防火巷的小徑，有時僅能容納一人通行，甚至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巷子成了誤闖入別人家的入口，東石網頁中形容網寮的住宅空間：「我家前門是你家後院」，可想而知在如此密集的住屋群中，相對易形成互相照應的內部網絡。也由於內部社交網絡的發達，私人空間的界線變的模糊曖昧，巷頭巷尾幾乎藏不住祕密，曾經有人對鄉下生活做過如此描述：如果你住在鄉下，你永遠拖著一條歷史的尾巴，你的生活是「半透明」的（周兆祥，1988：22）。然而，這些看似開放，甚至可一窺隱私的小徑，也因為錯綜複雜的方向讓外人怯步，而相對形成對內開放、對外隱密的雙重性格。背靠背般的房屋群擁擠的搭建在土地上，使得傳聲的效果遠遠高過於開放式的聚落。在熱鬧的節慶裏，返鄉的人潮輕易的將寧靜的小鎮夜晚吵的沸沸揚揚。

2-3-3 產業空間

地形許可是形成集村的第一要件，站在地緣的角度，網寮的地理環境成就日後產業及形成漁村的特質，發展海洋事業與村中的經濟幾乎劃上等號，村中目前產業主要以蚵業及近海補魚為主，近年來由於海洋資源枯竭，再加上海港泥沙淤塞，船隻不易入港停泊，使得從事捕漁業的村民皆轉移至其它漁場作業，目前漁港已全任何電動漁船，而清一色成為輕型電動竹筏的天下(如圖 2-20、圖 2-22)。依沿海作業規定，村民電動竹筏須於一天內往返，從事近海漁撈業。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本村的生產空間除了海洋外，陸上大片的魚塭及廢耕的鹽田也曾經同時為本村的經濟命脈。除了鹽田為國營事業外，養殖漁業也曾興盛一時，台灣光復後（1945 年代），政府致力於修復漁業環境，將漁業發展放重比例於沿近漁業以及養殖漁業，1953 年至 1960 年適逢政府推行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第一、二期），鼓勵漁民投資沿近海與養殖業，並投入大量人力研發養殖技術，這使得當時本村經濟主力大多依賴養殖漁業，據李子龍（1991）的研究中指出，自 1971 年開始，農民將沿海低窪貧瘠的農地挖掘成魚塭，民國六十八年至八十三年十六年間，養殖魚塭由 35,000 公頃增加到 52,000 公頃。只可惜好景不常，由於多次海水倒灌造成村民財產損失，再加上蝦病無法克服，進年來養殖人口大幅下降，魚塭的經營只剩零星人口繼續採半放任式的養殖或租放給外人管理，這幾年村民甚至開始回填魚塭，改於其上搭蓋住宅建物。

2-3-4 災害造成的地景變遷

網寮先後於民國七十五年、七十九年、八十一年先後遭受三次颱風水災浩劫。此三次颱風的入侵，造成海堤三次潰決(參照表 2-2)，村莊周遭及魚塭一片汪洋整個村莊前後浸水總計長達八十二天。雖然，網寮的海堤在村民的抗議聲中興建完工，本村居民終於可免海水倒灌之苦，但卻無法阻擋地層日益下陷的趨勢，網寮的地景正在逐漸淹沒中。

地區	起因	示意圖	範圍
沿海地區及河川下游洪氾區	沿海地層下陷低窪地區，因河堤、海堤毀損導致堤岸內進水，形成災害。		彰化縣大城、芳苑、嘉義縣東石。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www.geog.ntu.edu.tw/tgru/cd版/no.5/5-2-1.htm>，1998)。

導致地層下陷的因素有很多(參考表 2-3)，根據水利署於網寮國小的監測，近三年(87年5月至91年10月)觀測之年平均下陷量約2.5~4.2公分/年，其中以九十年年度下陷速率最低，若將分層地下水位及降雨量相互比對，則可得出：乾季時水位持續下降，雨季時則持續回升，若當年度降雨多則水位較高，反之則較低。地層下陷配合地下水位升降周期，也產生持續下陷或小量回脹現象²⁰。

造成地層下陷的原因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地下水超抽——承載應力減小，導致地盤沉陷。 2. 地下水水位下降——承載負荷增加，造成土壤壓密。 3. 地面構造物——由於高樓的建造，引起承載負荷的增加。 4. 地震——砂性土壤因地震而引起沉陷。 5. 深基礎開挖及採礦——引起地盤移動，而導致地層，下陷。 6. 淺覆蓋開挖——隧道、涵洞、管線設施所作的淺覆蓋開挖等。 7. 地盤本身之上升或下沉現象。
地層下陷對環境的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地下含水層破壞，載重增加，孔隙減小，復育困難。 2. 地下水水位下降，引起海水入侵，地下水水質鹽化。 3. 堤岸保護程度減小，維護費用增加，易引起海水倒灌或海堤潰決。 4. 排水設施破壞，原有排水坡度改變，引發排水困難。 5. 基礎滑動，負載不均，結構受損，危害建築物之安全。 6. 沉陷量不均，地下管路受損，影響水工結構物之功能。

(資料來源：整理自 <http://www.epa.gov.tw/education/abc/1-10.html>)

而導致下陷的原因除了抽水外；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關切的

²⁰ 資料來源：<http://www.subsidence.org.tw/>。

「突堤效應²¹」，多發生在人工海港建造後的地形改變，由於突出的堤岸改變了自然洋流的行進方向，使得向著潮流方向產生渦旋，易旋走沙層，掏空沿海地基而導致地層下陷。反之，在背著潮流方向的海岸則會產生泥沙沉澱，形成沙洲，進而改變沿海漁場及生態，因此人工堤岸為影響沿海自然生態環境不容忽視的力量。

2-4 小結

戴氏聚落由血緣關係形成集村，又因地緣關係發展漁業，日據時代鹽業的開發不但擴大聚落範圍，也改變村內地景與空間住宅形式。光復後養殖業興起，隨著經濟改善，村中住宅形式也不斷更新。而後因城鄉差距造成人口的流動，及養殖漁業的沒落，才稍稍減緩村中傳統建物流逝的腳步，近幾年，被挖空已久的魚塭又被回填蓋上建物，這將使得網寮的地景隨著時代變動而有嶄新的面貌。居住隱涵著建立人與環境之間有意義的關係（C. Noberg-Schulz 1985：13），「認同」（identification）意指去經驗一個有意義的整體環境，在居住的整體性中顯示了許多事件的重大價值。（郭肇立，1998：14）網寮的地景變遷不斷的由產業作用到村民的居住空間，形成一個有意義的環境。荒蕪的地景由沙洲，因人為的開發而變成魚塭、鹽田，又回復平整，形成建地，村民也因漁業、鹽業、養殖業，及大環境影響而經歷人口外流、人口回流的遷移。這些皆反映出經濟生活、產業空間及村民居住空間三者交互影響的過程。

21是指大型海岸結構物如港口防坡堤(jetty)、導流堤或突堤群(groin)阻絕沿岸輸沙 (longshore transport)而導致輸沙上游側海岸堆積，輸沙下游側侵蝕的現象。臨近海岸結構物的地區，其海岸線的變化短期內即十分明顯。距離較遠的輸沙下游海岸，如受阻絕的沿岸輸沙量較大，且無其他沙源補注，長期亦對海岸的穩定亦將造成威脅。

第三章 網寮的產業空間發展

本村係由家族成員的關係擴大成為社群，村中的產業猶如家庭縮影般運作著，再加上漁業作業流程與住家空間相重疊，使得產業活動成為地方家庭、社羣做為安身立命以及勞動轉換的空間，並與生活空間相互扣連。故此章節除了介紹產業刻畫地景的痕跡，另外將一併記錄與產業經濟與密不可分的地方日常生活。

網寮今日的風貌依序由漁業、養殖業、蚵業與鹽業形塑而成。其中影響最甚的，莫過於奠定本村地景樣貌的鹽業與界定出海上空間權力的蚵業，針對此二業，將做詳盡介紹。

3-1 故事繼續聽

村中捕魚為最早的行業，補魚工具最早為竹筏及帆船(參見圖 3-1)，從事近海漁業，而後有動力漁船引進，始發展遠洋漁業，漁獲量也大有收獲。但是由於全球性海洋資源日益減少，加上社會工作型態轉型，從事漁業的漸漸減少，1953 年後，隨著政府政策對養殖業的支持，養殖業在一夕之間變得炙手可熱，村民紛紛朝養殖發展，這股養殖風潮使得本村土地上除了鹽田與房屋群，充分被開發為魚塭。



(資料來源：圖 3-1：尹萍，天下雜誌，2003：108；圖 3-2：洪聖英，1999，乾隆台灣輿圖；圖 3-3 本研究自攝)

鹽業的發展在日據日期開始，當時除鹽工從事曬鹽(如圖 3-2)外，其他的村民仍以捕漁業或魚塭養殖(如圖 3-3)為生，而鹽業與蚵業皆為季節性工作，一年之中約有半年空檔。為了維持家庭經濟，生活型態多為半漁半作其它副業，如剖蚵、養殖，故產業具高

度重疊性。以下將藉由訪談，分述早期捕魚、養殖的過程。

3-1-1 從捕魚開始

大伯父於十五、六歲時去討船，當時外海捕魚仍然以家庭為單位，多為兄弟、或父子（而本村因有血緣關係，常常是堂兄弟或與伯叔出航合作）大伯父表示當時漁獲充足，曾經捉過海豚、鮪魚，「你大伯彼時吐的很慘，還是得跟你阿公出去跑船」大伯母不捨的講著。而當時（約三十九年前，1953年）的木板船都是去台南安平請師傅做好，再後直接由安平駛過來交貨，三伯父張開手，嘴中喃喃說到：

「那船，長大概四丈多，寬則大概八尺，曾經捉過大鰻、鮪魚，大概能載三萬出頭斤，這差不多是電動三十碼力，日本燕巴牌（此為引擎的牌子），在捉的時候是由兩隻船合作將網打開拗魚」。

伯伯的堂兄，一個目前七十多歲退休的老船長，同樣我稱為伯伯的長輩指出由於漁源不足加上網寮港泥沙淤積嚴重，大船漸漸無法駛入港內，於是早在多年前，他便行駛船隻至基隆海域作業，也賺了不少錢，但近幾年由於漁源漸少，船油及船員形成一筆龐大的支出，因此獲利不大。

看著港口內停滿輕型竹筏，似乎宣告著捕魚在網寮已成為養蚵者的副業，但事實上仍有許多人以漁撈為主要工作。「有的人沒有魚塢沒有蚵田，就是專職拗魚，他們大部份都工作八小時，早上大概三、四點（或五、六點）出海，中午回來」。一位四十歲的大哥說到。我問：

「你說用竹筏嗎？那不就很危險」？我問。「不會阿！用船及用竹筏的補魚方式（工具）並不一樣，自己會衡量自己要航行多遠，有的上面有裝衛星導航，有的則沒有，則用土法，依水流及方位並算時間來計算位置，以前的老一輩很厲害，因為科技沒那麼發達，就只有看星星就知道，因為以前魚船出去要一兩個月才會回來，像是到了澎湖，就會在當地賣魚、補給完後再回來，有時候到東引...現在的話...現在塑膠筏則規定

二十四小時之內要回來」。大哥回答。

我又問：「那現在魚貨量少再加上小竹筏那不就……」。

大哥：「不會阿，以前魚船作業人數要六到七人，現在規模小，要不就夫妻檔，要不就一個人，要不然沒有蚵田，那有什麼辦法」？

由於受限於無蚵田及魚塭的使用權，村中也有些人利用電動竹筏從事一人（或夫妻檔）的近海漁撈。『是阿！那有什麼辦法』，這一語頗有漁村人知命認命卻又迫於無奈的現實感。

3-1-2 養殖業的興落

一、養殖之初

「以前還沒有養殖前都是用撿的，做囡仔時會去撿一種赤水仔（跟蛤蜊比較起來，顯的較大，較黑，較圓，而蛤蜊則屬於扁形）」。

四十歲的大哥說出還沒開發養殖前的漁村生活，當時發展主要以生計為主。而本村養殖業初興起時，約為 1950 年代，當時為養殖事業的摸索期，村民開始將外海的魚苗及蛤蜊等魚獲引進村內飼養，並成為風潮。由於捉魚苗須配合潮汐漲落，因此有時須攜帶電土於半夜進行捉魚苗的工作。而當時通往海濱之路將會通過鹽車軌道，因此半夜由海上歸來時，常嚇到當時巡守的鹽兵。姑姑回憶到：

「彼準時魚苗是到外海去捉的，養殖的時候如果遇到有人至外海回來就要去跟他們買，買的時候用小匙取一條一條的小魚苗，再論條計價，卡早我們也有去捉，一次兩個人去牽網捉魚漲潮的時候人就站在沙洲上等潮退，有時候潮水打的我漂來漂去，都要快點拉著網子，記得有一次，捉到袋子裝不完，那時候捉到半夜三、四點，我從大海走向下頭船塢，沿著鹽車的鐵道走回來，鹽兵都嚇的半死」！

我又問：「半夜捉魚苗，那不就視力要很好」？阿姑接著回

答：「那時候要帶電土照明，那時候捉魚苗眼睛要看仔細，因為魚苗種類繁多有鱸魚苗、虱目魚苗、赤翅苗、沙梭苗、花鰱苗等，而魚小時候都長的差不多，因此要花很大功夫將不要的魚用小湯匙舀掉……」。

二、魚塭的開拓

我又姑姑問：「為什麼有的人有魚塭，而有的人沒有？」她笑著說：「魚塭是咱祖先過來，看到有空地就開始開拓！有開拓才有份，雖是說拓也是要花錢，像要挖魚塭也是需要請工人來幫忙。」以當時漁村社會大家族群眾一堂的情況下，要靠捕魚或曬鹽養活家計已屬不易，各家若要存多餘的錢必須異常的賣命工作，再加上開墾魚塭須支出工程開銷，因此與外海蚵田先佔先贏不一樣，內陸的養殖業須有資金才能進行土地的開發。一位四十歲的大哥補充著說：

「在魚塭方面，不管養好養壞都人人在飼。有的自己沒在飼就租別人，從外面走進來都有咧飼阿，你看到有的乾掉的那大概是在「換庫」，相像講你養魚養了好幾年，結果下面的土因為沒有曬到太陽，就會臭，魚如果養在裡面就容易有土味，曬的時候要把土翻一翻……」

而養殖業的經營實屬不易，雖然不用至海上與風浪搏鬥，但是魚類靠人工飼養須時時費心環境對魚苗健康的影響。我又問：「那我們如何跟外面的市場接洽？」他回答：「就外面有人專門來撈魚（捉魚）的，比如說你這一庫有三千斤，他也許一次就來捉完，並不是自己拿去賣給販魚的。」漁業在收成後，與蚵業一樣，皆有大盤來收購。

三、劇變

只是好景不常，養殖業起始經營時，成效相當好，據村民表示，可能是海洋遭受污染嚴重、還是天候愈來愈熱的關係，如今已逐漸沒落。由於魚塭的水為水路通往外海引水從事鹹水養殖，但約二十年前（1970年代左右）開始，魚塭的養殖物常因不明原因死亡，而近海沙灘上的蛤蜊田平均每引三次水則發生一次暴斃。

「...養蝦都會死，放一庫，死一庫！差不多像香煙一樣大隻的時候就死掉了！大概是一個月就死亡！嘛不知什麼原因！十八年前那次風水（指颱風），大家的蝦都跑阿沒半隻！」

伯母激動的用手勢指劃著，連當時幫國內賺取不少外匯的草蝦也常還未長至香煙般大小即發生病變。而影響最巨的，應該是民國七十五年韋恩颱風造成水災之禍，當時水害除了使家庭財物受到損失，連帶使許多養殖物流失，魚塢、水路徹底毀壞，村民幾乎血本無歸。而隨後發生三次重大水災更使得事後維修經費如無底洞般困擾著村民，於是養殖漁業就在技術無法克服再加上天災不斷的情況下自始一落千丈。「再不就租人，租人的話，像我們租人家一年是五萬元。」伯母無奈的說，目前大部份的魚塢仍維持放養或租放給他人經營。

3-2 載沉載浮的青蚵·細談網寮與蚵業

進入網寮常可見家家戶戶在自家門口或附近搭的簡易剖蚵工作棚內，在這兒，蚵業幾乎成爲全村性的產業，於是我挑了一天好天氣，又跑回去找姑姑做訪談。隨著田調的需求，回鄉的次數明顯增加，即便如此，姑姑的熱情卻不曾減退過半絲半毫，爲了不打擾她作業，我先在村子附近取景閒逛，到了近傍晚的時候才踏進前院。此時的姑姑剛剖完蚵，一身蚵味，想先梳洗一下，她叫我先坐坐，「沒要緊，妳慢慢阿洗。」我回答後轉身推出門，陸續跟三伯母等人打完招呼，通過公廳，剛好瞥見大伯母在後頭的空地串蚵線，她看見我主動跟她聊天又說要訪談，表情先是一陣驚訝，緊接著又害羞起來。

伯母當時正用蚵線串蚵條，她用腳姆指夾住已經結了一個蚵殼的蚵線，手及身體不停的來回、前後游移。伯母的身材嬌小，塑膠繩比起他的身軀似乎要長的多，她怕在綁線的時候，繩子會打到訪談的我，便拉了把小椅子要我坐在她斜後方。

串蚵串是一件很機械式的工作，一串蚵條上約每隔十五公分綁一個蚵殼（而一條蚵繩可以綁約十顆不等的蚵殼），十條蚵條再串

成一大串蚵條串(如圖 3-5)，便完成放置於海中讓蚵可以附生用的「家」。在還沒訪談前，只見二堂哥(伯母的儿子)正要將一部份已經串好的蚵條用推車推至避風港前放置，而伯母則坐在一大片堆積如山的蚵殼前忙著(如圖 3-6)。



圖 3-4 鑿蚵洞工具

照片說明：利用此打洞器可將蚵殼鑿出小洞，以利尼龍繩串成蚵條。

圖 3-5 蚵串完成圖

照片說明：10~15 條再集結成一大串。即可掛上蚵架等著苗。蚵條

圖 3-6 製蚵串圖

照片說明：圖中為大伯母串蚵條。

(照片來源：戴大田先生提供)

3-2-1 漫談蚵史

據伯母等人指出，在他們小時候(民國四十年~五十年)的青蚵都是到海邊撿的，當時村中並沒有人大量養殖。從文獻中記載，牡蠣，俗稱青蚵，是最為古老的養殖經濟海產品，由下表(參見表 3-1)中我們可以知道此產業至今已發展了二千多年。另外，由萱場三郎的紀錄看來，東石沿海應為台灣漁業開拓先驅，因當時牡蠣在各地所發展出不同的養殖方式，皆與古法相像，可見牡蠣與移民史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養殖養殖時期	養殖牡蠣之技術
二千多年前	由羅馬帝國記載中指出：中國牡蠣的養殖早在於西方著手進行牡蠣著床技術之前便發展完全。
宋朝	由「亦復有涇民，並海施竹牢，採掇種其間，沖激恣風濤，鹵鹵日興滋，蕃息依江臬」。(北宋，梅堯臣)可推測：已有漁民從事專業的牡蠣養殖。
宋泉州太守蔡襄時期	發現牡蠣有成團的特性，更將牡蠣移植至萬安石橋下，以保護橋墩的穩固。
明代	沿海區民已發展出石塊法 ²² 、插竹法 ²³ 兩種養殖技巧。其後更懂得將採苗場與養殖場分開，加速牡蠣的長成。
明嘉靖年間	鄭鴻圖「蠣蚶考」更詳細記載當時養殖技術，諸如：環境、氣候、地點、天然害敵的防護等。

22古時將石塊燒紅，去除附生其上的苔蘚，將採集而得的蚵苗養殖於石塊上後，再投入海中相疊成堆養殖。

23古時插竹式，以編製竹屨插植於淺海，與目前單枝竹枝採同等間隔插竹法不同。

荷蘭人佔台時期	曾留下相關對牡蠣的記載。										
鄭成功領台以後	漁稅也納入養殖牡蠣者。可見當時牡蠣養殖已經是具規模的產業。										
日據時期	<p>插竹式養蚵在彰化鹿港地區已經有很久的歷史，相傳三百多年以前，此法由中國大陸傳至鹿港，故稱鹿港為台灣插竹養蚵的發源地。</p> <p>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萱場三郎在大日本水產會第十七次大會中，講演「台灣的養蠔事業」說道，早在二百八十年前（原文一百八十年前），泉州人至台灣從事漁業，將牡蠣養殖首先帶至嘉義地區，是為台灣養蚵事業的開始。</p> <p>萱場三郎更將台灣牡蠣養殖方式由北至南分為四種如下：</p> <table border="1"> <thead> <tr> <th>分布地區</th> <th>養殖方式</th> </tr> </thead> <tbody> <tr> <td>淡水地區</td> <td>主要將石塊排放在潮間帶採蚵苗養殖(參見圖3-4)。</td> </tr> <tr> <td>新竹、台中地區</td> <td>將牡蠣苗附著在竹子上生長。</td> </tr> <tr> <td>嘉義地區</td> <td>將蚵殼鑽孔固定在竹條(筴)前端，插筴竹於潮間帶，以牡蠣殼採苗養殖，少數直接投擲蚵殼於水中，採苗養殖。</td> </tr> <tr> <td>台南地區</td> <td>插夾蚵殼竹筴養殖法、堆石養蚵(台南、鳳山)。</td> </tr> </tbody> </table> <p>台灣養殖牡蠣均分佈於本省西岸河川出口附近、淡海水交界及低潮時乾露出水面的地區養殖(而東部海岸因地勢陡峭不適合牡蠣養殖)。當時台灣養蚵面積，共約六百二十畝(町)，嘉義地區約佔六分之五，主要養蚵場集中於東石、新塢、布袋三地。由於嘉義地區乾潮線很長，經過天然的淤積，形成了很大的養殖場。台南地區也有利用海水魚塢養蚵，並且向政府取得所有權，政府也藉此收取漁稅，形成了物權的買賣。在嘉義淺海潮間帶，也有業者繳稅取得使用權，同時也將使用權做為買賣、租賃、轉移之用。然而嘉南地區養蚵面積雖然增加快速，但其單位面積生產量及價值卻不及台中、新竹。</p>	分布地區	養殖方式	淡水地區	主要將石塊排放在潮間帶採蚵苗養殖(參見圖3-4)。	新竹、台中地區	將牡蠣苗附著在竹子上生長。	嘉義地區	將蚵殼鑽孔固定在竹條(筴)前端，插筴竹於潮間帶，以牡蠣殼採苗養殖，少數直接投擲蚵殼於水中，採苗養殖。	台南地區	插夾蚵殼竹筴養殖法、堆石養蚵(台南、鳳山)。
分布地區	養殖方式										
淡水地區	主要將石塊排放在潮間帶採蚵苗養殖(參見圖3-4)。										
新竹、台中地區	將牡蠣苗附著在竹子上生長。										
嘉義地區	將蚵殼鑽孔固定在竹條(筴)前端，插筴竹於潮間帶，以牡蠣殼採苗養殖，少數直接投擲蚵殼於水中，採苗養殖。										
台南地區	插夾蚵殼竹筴養殖法、堆石養蚵(台南、鳳山)。										
光復後	牡蠣養殖不斷向海外擴張，民國四十九年後，由高雄市政府水產課試驗成功的「垂下式」養殖法，逐漸取代原本養蚵方式。其法主要將「下插式」改良為離地立體養殖，民國六十年更將養蚵技術深入外海，以增加產量。當時以雲林縣及嘉義縣一帶插植面積達最廣、養殖戶數及產量為最多。										

(資料來源：整理自：漁拓台灣，胡興華，1996：158-166)

如今，除了養蚵技術的改良，再加上現代化機械的輔助(如機動竹筏以及碼頭大型吊具等)，以嘉義縣東石鄉來說，蚵養殖場的分佈面積廣達四千公頃左右，每日生產量淨達一萬公斤，是台灣重要的養蚵產地²⁴。在東石沿海各鄉境內常可在路旁看見一個個簡單搭建的蚵寮，坐著三五成群的婦女(以及少數男性)從事剖蚵工作。

3-2-2 蚵在網寮村的一生

全世界的牡蠣分佈種類約有一百至一百二十種，是為一種對鹽分及溫度適應性很廣的二枚貝，具經濟價值者約二十種，

24資料來源：東石鄉網頁

台灣養殖主要以巨牡蠣為主（*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牡蠣屬雌雄異體，體外受精，主要靠鰓的纖毛運動過濾海水，攝食植物性浮游生物成長（余廷基，1987：179）當牡蠣排卵後，會隨潮水著床於固體上，因此蚵民只要將蚵殼丟入潮來潮往有大量浮游生物的水域中（同理，早期使用石頭），蚵苗即會附著於上，慢慢茁壯並長出包被的外殼，形成完整的牡蠣。由於一個蚵殼同時可能擁有數個蚵苗，因此牡蠣長成後會形成不規則團狀，其上同時也會附生許多藻類並夾雜大量泥沙。

網寮為蚵的生產地，由產蚵到青蚵成品的取得，均在生產地完成再運至他處買賣，而蚵業在村中的分工大以下大致分為養殖蚵者、收購蚵者以及剖蚵者三大類來介紹蚵業在本村由養殖、採收至販售前置作業的流程：

一、養殖蚵者部份

堤防外的潮汐地為養蚵的場所，西部沿海常可看到一塊塊方整細密的蚵田，雖然蚵田位於自然海域上，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從事養蚵的工作。早在多年前，網寮沿海一帶的潮汐地即被村民佔有，蚵田的經營主要是為世襲制，村民須擁有蚵田，才能成為養蚵者，因此養蚵者在村中算是少數。近年來，由於村內人力結構轉變，早期許多以家庭為單位的工作模式，因分家及人口外流的關係，一些以往採互助式的工作，皆被分散至全村中。而養蚵者的成立，順遂帶動大盤、剖蚵工、裝載工、採收工、放養工等分工的形成。首先介紹養蚵工的工作流程，主要分成五個步驟：

（一）製作蚵條

前面提及蚵殼為蚵苗寄生的場所，因此蚵民為了固定青蚵的位置，會將其綁成蚵條，蚵條係為青蚵著床地。主要以牡蠣左殼²⁵（即包捧牡蠣的下葉）為材料。做法是將已曬乾的牡蠣左殼利用機器在殼中央鑿洞，用塑膠繩索穿透後打結固定，以串連的方式將牡蠣殼綁成一長串，牡蠣殼間距約為十五至二十公分蚵條每串約為一點五至三公尺不等。約在每

²⁵左右殼的說法是梁鵬(1987.12 四版)，水產養殖一書中看到，實際上養蚵的人並沒有特意分，此說法主要假設剖蚵時若大家都是右撇子，則右手持剝殼器所掀開者為右殼，而左殼則為包捧牡蠣的主殼，即為製作使蚵苗附生的天然材料。

年四月開始串蚵條，由於數量龐大，礙於家中空間有限，居民會將串好的蚵條，集結成堆放置在路旁或是寄放於避風海岸邊，待時機成熟再進行作業。

（二）採苗、著苗

約在每年八月份中旬放養，即寄放蚵苗，係採集青蚵幼苗，通常於遇暴風雨後一至二個星期內，或無風、天晴而有霧、由肥轉瘦時著苗率最高，此時村民會將十至十二條綁一大捆的蚵條串，用動力竹筏載至特定蚵田放置。蚵田須事先架好蚵棚，除了老舊須汰換（約為三年大修）外，均延用已設置好的蚵棚。一般蚵民在選定好作業地點後，少數會利用旗杆標示位置，以利辨視，或於基柱上標示水位線。但由於蚵民通常闖航道，即使在茫茫大海中也能算準水流及方位。當放養完成後，這個階段主要等待蚵苗著床。

「蚵仔是寄生的，在牠排卵期時，我們會放蚵殼下去給牠們附生，用肉眼即可觀察出來猶如像蟲子一樣大小的蚵苗，那時我們就可以把成串的蚵條散開，讓牠們有空間可以長大」。（大哥）

青蚵在採苗的期間，並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由伯母及二堂哥相互參雜的說明（『』內為我的問題）：

「蚵仔要肥大部份都要在六、七月的時候，放蚵苗的時候大概都是八月半的時候，每年都是這個時候，寄的數量隨在郎吔，有的寄歸阿萬條，有的寄歸阿千條，喂吔時準，準講八月十五去，牠（指蚵仔）會哇（指依附過來的意思），八月十六日就不一定會哇，『嘎！那也按呢』？哇阿知？『阿若沒有哇，要怎麼辦』？嚙哇，嚙哇就擱在拾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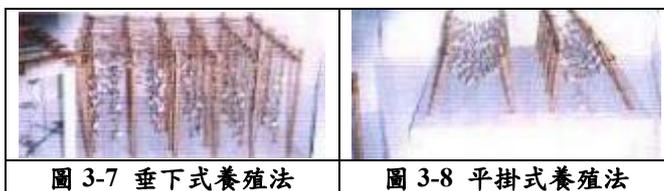
「平常出巡時，首先看有沒有寄生蚵苗，如果沒有寄生就放置到有寄生為止，若都沒有動靜，則要把蚵條取回來，『取回來？』就是把它曬一曬，曬完後等明年再取出來用，一年就寄一次，『就是說八月十五那次嗎？』對啦！有時八月十五放蚵條，要一直等到快過年時才會寄生蚵苗在上面，有時準則隨寄就隨哇！『拾起來要放那兒』拾起來就先放海埕，其實沒哇阿很少」。

也就是說，每年的八月中旬為蚵民放養蚵條著苗的好時機，倘若巡視期間發現蚵苗一毫無著床的跡象，為了能再利用，蚵民會把整串蚵條自蚵田中取出，經陽光曝曬後，保存至隔年再拿出使用，而這些蚵條串將會被堆置於海岸邊備用，一般來說，由於放置著苗的蚵田並不只有一處，因此並不會同時都沒有附生的情況產生。

(三) 散蚵

當蚵民發現蚵苗已成功附著於蚵串上時，接下來的作業便是要將蚵串一條一條分開，以利青蚵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成長，而不會因為綁成串而互相碰撞掉落。散蚵的工程較浩大，須要將蚵串一條一條固定在蚵架上，由於數目通常達好幾萬條，因此要請較多的人手幫忙（村中也有專門幫人散蚵的工作者），待這個工作完成後，養蚵工作即告一個段落。

由文獻記載蚵的養殖方式由古至今可以分為以下插筭式養殖²⁶、垂下式養殖²⁷（參見圖 3-7）、平掛式（參見圖 3-8）以及延繩、竹筏垂下式²⁸，而本村主要以平掛式為主（余廷基 1987：182-184）。



（資料來源：轉引自東石鄉網頁）

此法適用於淺灘潮溝水深約一公尺處，搭架做法與垂掛式同，差別在於垂下式為直立式，平掛式故名思義則為水平放置，平舖於棚子上，並於兩端綑綁固定，此法養殖量為前者高，但所費材料也相對較多，另外，早期以前用竹製約一年兩年會爛掉，目前都用塑膠管取待早期的竹材，較為堅固

26此法為本省最古老的牡蠣養殖法，蚵民以刺竹及麻竹頭製成蚵枝，將竹子一頭削尖，一頭來放蚵殼；並依竹莖長短，嵌插在互相配合的海灘中，淺灘常因退潮而使竹莖露出水面，因此養殖時間較長，並易受蚵螺食害，目前已不使用。

27此法適合於較深的內灣及潮溝等處，於乾潮時利用柴油抽水機噴水鑽孔後，植入基柱（多為刺竹、麻竹、相思樹不等），基柱與基柱間距約為 1.5 公尺，其上利用桂竹與刺竹交錯為棚；用鐵線綁置固定於基柱上，最後將蚵串垂掛其上並打結固定。其形狀多為長方型，大小約 50-60 坪，甚置達 100-200 坪，其間會預留 2 公尺做為通路。

28延繩垂下式此法於民國六十一年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在澎湖菜園海域成功，適合未有淺灘地形及風浪較大的灣口，水深 6 公尺以下，其方式係利用浮筒（汽油筒、塑膠筒、塑膠球、塑膠筒填填充保力龍、玻璃纖維筒等）與浮筒間以 2 條主繩相連結，其上掛置蚵條。竹筏垂下式則是將可增加浮力之保麗龍球（或塑膠管），放置於用竹筏下，再掛上直立式的蚵條；此法適用於風平浪靜的淺海深水地區。

耐用。

（四）巡視工作

事後照顧的工作也不容忽視，牡蠣在分串移植後，須常巡視蚵架及蚵串有無脫落、流失或損壞、或因海潮力量使蚵枝傾倒，再予以補修。有時還要捉蚵螺，是為牡蠣的天敵，專門吃牡蠣，據村民指出，蚵螺出現時，常會吃掉一大片蚵田，由於對付蚵螺並沒有特效藥，只能純靠手工提取。談到蚵螺的危害，伯母的臉色一沉，她說到：「厚！卡早攏有在劫，只是現在卡懶惰就沒有，牠們有時候吃起來，會全部吃光光」。現在或許年紀大了，伯母對於蚵螺已經採取放任的態度。

（五）收成

我又問：「是什麼時候開始剖蚵的」？伯母：「卡早還沒分家前攏都自己剖比較多，hi 時攏差不多一天檢十幾籠自己愛剖，差不多晚時六點出去檢，檢回來都已經天亮」。我：「為什要晚上作業」？伯母：「阿黑就算流水咁啦，應貴（以前）攏用竹竿撐著竹筏出去，不像現在都用電動竹筏，我 h i 時和我頭咁出去回來剖晚，都沒睏就又出去檢，攏睏一會兒而以．．」

我：「按呢愛多久咁時間」？伯母：「喔～真久，差不多幾個月，因為一天攏檢不了多少擔，．．攏愛請人剖，就親戚攏來剖，連正月初一也出去檢回在剖」。我：「咦～那也行檢到十二月，檢那麼久」？「蚵仔都攏檢全年透冬咁！阿都有的早檢有的晚檢，那外面的（指外海）差不多六月就檢起來」！我：「按呢咱啥米時準收成」？伯母：「差不多七、八月時收，約一年，阿得卡好咁地卡緊收，卡壞也地卡慢收，四月二六，浪兒開目，就是哄四月二六，外海咁風浪開始吹，所以外海的浮棚就要先收成，否則浪會吞噬青蚵」。

在上段對話中可以看出來，若八月中旬著苗，大約於隔年六、七月可採收，即大伯母所說一年青蚵最肥沃的季節。

另外，蚵田的位置將會受每年潮汐²⁹的不同而影響青蚵成長速度，因此放養的季節在夏季末，而收成工作則持續一整年。由於青蚵的肥沃度無法從外觀視察，蚵民在辨別採收與否時，會先從蚵田中抽樣幾朵青蚵，剖開辨視是否有生長完成再進行採收。採收後，青蚵將由大盤商收購，接著分發給旗下的蚵工。

若環境無大礙（係指天氣穩定，無人為污染等）外海浮棚放養約四至六個月後能收成，外海浮棚的放養日期較一般來的快（也因此外海的牡蠣肉質也較為堅韌鮮美），但也較費功時。一方面外海水質及浮游生物較豐富，二來，訪談期間曾不只聽過一人說了句描寫外海浪兒的諺語：**四月二六，浪（音：影）兒開目（台）**。指過了農曆四月二十六日，外海的風浪會如同睜開眼睛般開始加大，爲了怕青蚵被浪捲走，只要是外海浮棚式的青蚵，務必要在四月二十六日前將青蚵收成。通常一般在潮汐間的蚵田，則普遍一年可收成，內海的蚵田若放置地點較佳（指水流較湍急之地），則約九個月可收成，至慢約一年四個月。在伯母的訪談中，提到半夜出發，早晨才回來，是因爲收成的時間隨著每日潮汐不同而有變化。

採收的同時，蚵民通常會順便利用海水清洗青蚵，採收完的青蚵將被放置於特製塑膠籃中，再用電動竹筏運回碼頭，碼頭目前有機器吊具(如圖頁 55，3-9)設備可幫助懸吊採收完成的蚵籃。而此時，中盤商的接貨車則早已在岸上等候。在竹筏還未機械前，早期採蚵皆需手撐竹竿，由人工方式搬運，現在居民利用機器取待人力，除了固定式的吊具，目前也有人顧用大型怪手直接至碼頭協助搬運，節省許多精力(如圖頁 55，3-10)。

²⁹潮汐與月球引力影響，每天會延遲 50 分鐘左右，網寮爲純半日潮地區，每天會有兩次滿潮兩次乾潮。台灣西部沿海半日潮較顯著，而其它則混合潮的區域如：高雄有的時候連續三、四天每天只有一次滿潮一次乾潮。另外亦受氣象因素影響，如冬春兩季的平均海平面要比夏秋要低，而颱風季節期間，除氣壓較低使海面升高外，持續的強風也會因向岸風或離岸風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甚至造成暴潮或海水倒灌。



(照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二、蚵販仔

伯母說的蚵販仔指的是牡蠣大盤商，「蚵販仔就已經是買過一手了，就是親像呷阮買！撿起來一籠一籠就歸車都總吊吊去！」，「現在撿起來直接就賣給別人，沒有自己剖，像你阿姑那種就是跟蚵販仔買蚵籠來剖」。大盤游走於生產者、剖蚵者及市場之間。早期生活型態簡單，養蚵人家從養殖、收成、剖蚵、買賣全部自行包辦，但碰到養殖面積較大的家庭，在收成時則往往須要大量人手剖蚵。由於青蚵為海鮮類，為了保持漁產品的鮮度及品質，從採收到剖蚵須要即時處理完成，因此蚵民會將採收好的青蚵分配給左右鄰居，一齊分擔剖蚵工作，日子一久，許多的養殖者皆形成固定的剖蚵班底（如頁 56，圖 3-13）。然而隨著養殖數目的增加，為了方便與外部市場接洽，以及能即時分擔更多的牡蠣數量，大盤商因而產生。目前，除非採收產量少、或為自己食用，否則，大多人皆選擇由大盤商一齊收購再分發。

而姑姑便是依附在大盤旗下的蚵工，她與村內許多人一樣，由於並無蚵田可從事養蚵，蚵業的生產在無形中便形成了分工制度。村內負責剖蚵人員大多為女性，早期一首恆春民謠「青蚵嫂」便是在描述時代變遷中剖蚵的婦女，但村中男性參與剖蚵的數量也不少（大抵上是女多於男）。蚵工在加入剖蚵前，須向大盤登記蚵籠的數目，登記的數量即代表一天內可以負責的青蚵籠數。大盤商在跟養蚵者收購當天的蚵後，會依數量多寡分配給旗下的蚵工。本村共有二大盤商，蚵工可以自由選擇其中一家，但大多數人在習慣工作模式後便不會輕易更改

顧主。大盤商在每日傍晚會將一籃籃的青蚵用大貨車配送至蚵工家門口，約中午或下午再來取貨。此時被剖取出來的青蚵，會當場秤斤並結算工資，蚵工剖得愈多，薪水自然愈多。在秤重量的同時，大盤也會視村民剖蚵量來衡量加減隔日分發的數量。

盤商在每日約定時間內回收完牡蠣後，隨集載回集中分集包裝，再對外進行交易（如圖 3-15）。



（照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三、剖蚵者

青蚵在搬上岸後，並不是馬上就能進行剖蚵，尤於蚵較一般貝類不同，其外表凹凸不平，因此剛採收的蚵外表附著許多泥沙及雜質，蚵工們必須自行沖洗後再開始剖蚵工作。

剖蚵是一項須消耗時間與勞力的工作，為避免挖蚵時被工具給刺傷，蚵民常自製簡易護具保護雙手（如頁 57，圖 3-16），只見姑姑將青蚵小心翼翼的自蚵殼取出後，即放置於清水中保鮮，夏天氣溫較高，鮮度較不易維持，須在清水中放擲冰塊降溫（如頁 57，圖 3-17）。剖蚵的同時，會順便分類蚵殼，完整的牡蠣左殼會被挑出，做為下次蚵苗附生的場所。而其餘的牡蠣殼則被堆積在蓄水池裏，做為造陸的填積物，牡蠣殼除了可以供為採苗母殼外，右殼及小型者磨碎也可由飼料公司粉碎議價回收，但價格低廉，作為家禽飼料中，鈣質的添加物，碎殼燒成蚵灰，可供養魚池池底的消毒，及房屋粉壁的材料（余廷基，1987：186）。曾經也有高爾夫球館利用蚵殼混合少量土壤，

覆蓋於建築物上方種植植栽，以減少建築物承載力（參照圖 3-18）。

「剖蚵是在人哋」，伯母每次總配服姑姑那麼一大把年紀，竟還能坐在板凳上剖蚵持續數十個鐘頭，都會用這句話來說出蚵工與薪水的問題，她始終認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並不認為剖蚵沒辦法維持生活，但是很辛苦就是。而這樣一整個工作天下來，雙手因為長時間接觸水會變皺且長水泡，我指著姑姑手上的一個新的傷疤問她是不是剖蚵造成的，她笑笑說：「剖這麼久了比較不會啦，這是不小心的啦」！



（照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3-2-3 蚵的行情

目前剖一斤的青蚵的工錢折合新台幣為每台斤十二至十五元，姑姑常說她年紀大，動作變慢，為了怕大盤會因來不及交貨而自動減少隔天青蚵的數量，因此她常常在清晨兩三點開工，而平時一個人一天大約可剖二十五至三十五或至四十台斤不等，一天薪資約三百至六百元薪台幣。而斤數的落差大多取決於青蚵的肥沃度，遇到青蚵生長情況不良時，除了青蚵太瘦太小不好剖開外，一個工作天下來，往往只能領生長狀況良好時時工資的一半。

然而青蚵的肥沃度並不是主導青蚵價格的原因，價格的主要決定權還是在消費市場。由供需平衡的原則，如果市場很缺青蚵，青蚵的價格自然就會抬高（高價位並不代表高品質，只是透露著市場的高需求量罷了），這跟果農以及菜農常常因為作

物生產過剩而導致滯銷且價格下滑的情況一樣。大盤商通常因應市場需求向養蚵者調貨，儘管當時蚵肥沃度還不佳，但由於行情看俏，養蚵者通常會待價而沽，提前採收以配合相互合作的大盤商。由於西部沿海一帶為生產地，養蚵者與市場間須通過層層盤商，因此多年來利潤並未曾有過大變動，以今年網寮蚵業因市場價格低，往年用一籠的量今年要用兩籠的牡蠣盛裝賣給大盤，而今年一籠的價格為二百元，扣掉吊車一籠十元，每籠僅賺一百九十元，加上今年網寮的牡蠣肥沃度並不佳，大盤商紛紛轉而向他地收購牡蠣。

「愈難轉吃就愈多人養蚵，外面的少年家沒有頭路都又回來養蚵。像今年養蚵都不會賺，今年一籠才賣兩百元，以前一籠可以賣到幾千元、一千、九百不等，謀賺啦」！

伯母表示今年度大多數的養蚵業沒賺頭！頂多回收獲利與成本能打平就不錯了。

3-2-4 蚵業的空間凝視

一、廣播器、廟口與生活

跟伯母的對話才訪問到一半，天空旋即飄出一段重覆的廣播聲，大意是說：「各位網寮的村民，大家午安，我們是衛生所派來的人，如果有病痛，請攜帶健保卡到康樂台接受檢查」。伯母對這習以為常的廣播聲，似乎沒放在心上，因此她照講無誤。但類似這種廣播狀況幾乎在我每次訪談的時候都會碰到，偏偏我因有錄音機輔助訪談，因此心思一下子就飄往廣播的內容。也許專注的神情引來受訪者的誤解，往往這時受訪者隨著我稍前傾、身體微縮、握得更緊的筆以及愈益專注的聆聽神情（其實我在認真聽廣播），便會不自覺的放大音量、音調，甚至連肢體語言皆會隨著廣播的長短而有愈益生動及誇張的趨勢，這點是訪談之中始料未及的趣事。想當然爾，我也因此收錄到許多無從分別究竟是廣播還是訪談者的雙聲音軌。

網寮的廣播系統（如頁 59，圖 3-19）由鎮安宮管理，平常由廟中的陰伯（廟管理委員）負責播放消息，由於早期並不是

家家戶戶都有電訊設備，村子裏的人便靠著廟中唯一的電話對外連絡。如果有人要找網寮居民，通常會直接打到廟裏找人，廟中的電話成爲網寮村民對外的代表號。記得小時候常聽到廣播（直接叫名不叫姓）放送：「某某，某某，有你的電話，請趕快到廟口…」。接著大家會幫忙傳喚，隨即不久，便可在門口瞥見一抹飛奔的黑影，往廟口方向急急忙忙跑去。而即使現在家家戶戶都有通訊設備，廣播器擔任網寮傳播資訊的要角，陰伯每天固定用他那沙啞的聲音廣播，甚至次數頻繁到有人抗議，而廣播的內容大抵跟廟前廣場舉辦的交易活動有關。



廟前廣場除了在舉辦廟會時，爲神、人聚會的展演場外，平日則是村子交易的集散地（如圖 3-20）。在第一章提到：便利的交通網使物需充流通暢是形成集村的條件之一，而網寮的物資則靠著直通廟口的通道，連結起外村對內的商機。雖然村內的日用品有三家廟口前的雜貨店支援。但每天早上以及黃昏時，皆有固定小販來本村做買賣，包括一切日常生活用品及食品，小販們會用有遮棚的小貨車聚集於廟前廣場進行交易。

早上的交易類似傳統菜市場，菜販較爲固定，來買的人也較多，而下午的小販則像流動夜市的模式，賣的東西雖然琳琅滿目，卻礙於班次、時間較不固定，因此只好經由廟口廣播系統「放送」資訊（只是，目前爲了維持廣播品質，凡是想經由廣播器推銷貨品者，一次須收費五十元）。廟口的買賣，除了蔬菜水果、日常用品到衣服等五金雜貨這些想得到的東西外，下午的小販竟也有賣熟食，包括甜不辣、滷味、烤雞（鴨）、蚵仔煎、麵包、烤香腸……等等，可以說是非常的便利，聽小哥講，

他還曾經在廟口買過牛排當晚餐吃！至於漁產品方面，早期（約二十年前）村人有時會販售自家的魚產品，目前則沒有人進行漁產品買賣，相信也不會有人到漁村販售漁獲。

當然，除了臨時性的流動攤販外，廟口前另有三間雜貨店，也是小時候俗稱的柑仔店。隨著時代潮流的演變，在柑仔店古樸的外表下，也引進了網咖模式，部份雜貨店也購置電腦，並架設網路，成為傳統與現代並存的最佳寫照（如頁 59，圖 3-21）！

二、村內工作分工

（一）季節性分工

坐在前院跟三伯母閒聊的大哥，剛從海上工作回來，此時的他正準備要找人打麻將，他發現我用納悶的眼光看著他，隨即我們便聊了起來，「像現在養蚵三、四月份就是空檔，散完萬條蚵條，就是休息時間，再來要等一兩個月後再去巡一巡就好啦」。這位大哥悠閒的說到他現在算是在休息。除了蚵工幾乎全年無休之外，雖然村民還有副業（如近海漁撈、養殖魚塢··等）。大抵來說，每年約秋季之後為最忙的季節，待過了採收期，則可休息至隔年春季，再行為製蚵條事宜。而由於每天的工作時間完全配合潮汐作業，因此在漲潮閒暇之餘，村中常可看見三五群人群聚在一起打發時間，尤由春夏季漁閒時期，時常走著走著，即見到村人自竟在路上便聊起天來，村中多數男性聚集於廟埕前及村內的檳榔攤附近，鮮少有女性在村中游盪。

（二）性別分工

基於村中產業主要以勞力密集的漁業和蚵業為主，在男女分工方面，大量耗費勞力，如：收成、出海漁撈等等皆以男性為主。在養殖蚵業中，性別分工為一合作制度，雖然女性多為輔助角色，但仍可見夫妻檔同時出海放養、採收蚵業，其工作效率並不輸於男性。由於海上作業大多為男性（或年輕男子為主），因此在剖蚵方面則多為婦女（其中也包含夫妻檔），性別分工以相輔相成制完成工作（參照頁 61，圖 3-23、圖 3-24）。



(照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三) 工作性質分工

除此之外，整個蚵業在生產流程中除了生產工作環結細分成養殖者、大盤、蚵工。另外，也有專門司職收成工作的人，尤其在放養時須耗費相當多的體力，許多養殖者大都將此工作外放給村中的年輕人。每當我看著岸邊數以萬計的蚵條串，再想到伯父伯母二老要收成及採苗不禁感到不可思議，經過追問之下，才發現養殖蚵業在近幾年因為機械工具的輔助以及養殖量增多，再加上養殖業者年齡上升等多重因素，大多養殖業紛紛將工作「發包」出去。「都自己收成嗎？」我問從事蚵業的大哥。

「沒有啦！都請人家，村內有專職幫人家收成的人，就像你阿姑是專門剖蚵的人是一樣的。都是用一流水算地」他回答。

我又問：『什麼是一流水』？他很仔細的回答：「就是從漲潮地時開始做，做到退潮」，我很小心眼的問：『會不會怕他們偷懶』，大哥停頓了一下，斜著眼回答：「不會吧！大家都認識啦，不過有的人手腳較快，有的手腳較慢，在散蚵苗時就要請較多的人」。這個問題在全村幾乎都認識的情況下，似乎顯的可點多餘，我突然想起一句伯伯說過的話：「工作是作口碑的啦」！但反過來說，就因為全村都認識以及發達異常的社交聯絡網下，血緣關係在封閉的村內成為制約村民工作行為的無形力量。

村內除了有專職海上作業的人員外，還有其它的工作須

要請外人幫忙，如將蚵條吊上船及收成時吊上岸皆有分工，伯母又補充說到：

「蚵仔吊地時愛顧人吊，曬地時碼愛顧人曬，像綁蚵線差不多一次八百元（歷時二至五個小時不等），馬真好賺！綁的時候跟流水有關，有的人一天可以綁五百多條，有的人一天綁不到三百條，都不一定，都是村裏人，像現在就有人去綁暝流（指因為配合潮汐，晚上作業），he 多艱苦！像昨天聽講九點多綁，要綁到天亮，攞愛點火去綁」！

上述資料，可得知這些專門幫忙養殖者的工作包括放養時固定蚵條、散蚵及收成，工作時間則配合潮汐運作，因此不分晝夜，而工作的時數也須配合漲潮退潮，因此，除了工錢固定外，其餘皆用「一流水」的時間單位，即一次漲退潮來計算。當然也有中壯年夫妻檔不假他人自行採收，但通常須要大量人力時，養殖者於工作前夕還是會先通知這些村民，待約好時間後再一同出海。而這個新興的職業是由早期農家社會中的換工制度³⁰轉化而成，由於蚵業是個全年性的行業，近年來養蚵量數劇增，工作量吃緊，因此逐漸形成了專門的工作。

另外，村中也有人從事造船業，大哥接著說：

「像竹筏的話，並不是叫船公司製做，而是自行買好材料，再請人組裝，我們村子中就有人專職幫人組裝竹筏（從少年做到現在，已經七十多歲，還繼續在做），組裝是分批組裝，有人是負責訂筏身，有人做膠筏，有的另外請人再做個遮蓋引擎的小屋，若是蚵船則過程較簡易」。

蚵業的經營由海上私人空間的擁有權，到個別分散的工作狀態皆因消費市場而起伏。個體戶透過大盤商類似管理階層的分工後，連結成一個相當大且完整的生產體系。而由表 3-2 可以發現，當中並無以特定性別為分類的工作。早期大家族制的工作模式因人口老化、外移以及產業結構漸變的現

³⁰早期農（漁）忙時期需要大量人手幫忙，而有相互合作的機制，家庭與家庭之間在對方須要人手時，會分別派出自家人幫助支援，因為有互助性質；因此稱為「換工」。

象，工作人力組合由家庭擴大至村中，因此釋放出許多如散蚵、收成等工作，使得人力分配重新洗牌。

而工作分配的原則係依季節、性別、年齡及工作性質而分，並反映至空間的使用上，表中可以看出，較須大量勞力或出須出海工作為男性居多，但其工作時間較短，這也形成為何閒暇時的公共空間以男性為主較不見女性的原因。又表中可看出：剖蚵工多為女性，漁業則為男性（年輕）為主...等，也因此產業分工的狀態深深影響村中空間領域的劃分。

表 3-2 蚵業分工表（分別依月份、性別、及工作性質分）

工作性質	性別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製作蚵條	♂ ♀				○	○	○	○	(全年皆可製作)				
採苗、著苗	♂ ♀								○	○			
散蚵	♂ ♀									○	○		
巡視工作	♂ ♀	○	○	○	○	○	○	○	○	○	○	○	○
收成	♂ ♀	全年皆有可能收成											
吊蚵	♂ ♀	配合收成											
剖蚵者	♂ ♀	○	○	○	○	○	○	○	○	○	○	○	○
蚵販仔	♂ ♀	○	○	○	○	○	○	○	○	○	○	○	○

註解：♂：表男性 ♀：表女性 ■：表以此性人收較多 ○：表固定有人執行工作之月數
(本表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口述資料)

三、由對話透視空間權力的劃分

(一) 連海也要用錢買

由於我一直好奇居民到底是如何界定蚵田範圍以及如何分辨海上的位置，剛開始我還以為選擇蚵田的地點跟水域優劣有關，我問伯父母他們是如何選擇蚵田場域的？沒想到伯母的回答倒是乾脆的很：「阿就咱自己的地阿！」我再問：「不擱那不都是海的範圍嗎？怎麼會叫做是『自己的地』呢？」伯母：「黑攏馬咱也地，喂你阿公 h i 時準就傳落來阿，你阿伯馬有用..... h i 時就算說只要拿跟竹竿這邊一插那邊一插，這中間的範圍就是我們的了，阿就這樣而以，可是現在就要用錢買了」在伯母的年代，蚵田算是先佔先贏，如同田產一樣是世襲制，蚵民並不是自由選擇較佳的

水域養蚵，而是在自家的範圍內從事養殖。我說：「嘎～～連海也要用錢買」？伯母說：「對阿，現在想用錢買都不一定買得到呢」！

一種感嘆的口吻從本身擁有蚵田的伯母口中很不諧調的飄出來，我突然感受到沒有「祖產」的人家，連想要養殖青蚵都還得向人或買、或租。誰料想得到當初祖先們界定出來的範圍，區區四根長竹竿，代表各家權力的象徵就這麼延伸到外海空間上，使得流動的水域中剎那間出現了萬年不動產。

（二）難不成農夫還會割錯稻子

大哥接著講：「外傘頂洲的蚵大部分都為東石的人所有，外海的區域還是有分的，如我們這兒到東石的大都是網寮的，白水湖，布袋那邊是白水湖的，東石的則是由東石到塭港，延續到外傘頂洲都是，我們這邊的沒有飼到外傘頂洲」。我問：「有沒有過收錯別人的蚵田」？大哥笑著說：「這就好像說，難不成農夫還會割錯稻子一樣？其實蚵田在退潮後跟農田一樣，都有自己的航線及航路，大家的蚵田彼此間都會有一段間隔，不會連在一起，不會迷路啦」！

除了村內個人的領域劃分之外，原來東石沿海區域老早被一塊塊的私有財隔出了村與村的界線，大哥對我提出「如何辨識出自己的蚵田」這個問題，似乎顯得非常嗤之以鼻。他用不可思議的神情說出『農夫難不成還會錯割稻子』的比喻，我這才恍然大悟，海如同農田土地一樣皆是天然資源，而我竟然用國家界定可視土地範圍的框框來看待這些看似無邊際的疆界，在蚵民的視野裏，沿海空間存在存在著一塊塊無形的權力範圍。

我問父親是不是祖先較勤勞可獲得較多的蚵田，父親回答：「早期在解決蚵田的歸屬權時，常常起糾紛，當時是靠武力（即打架）解決，村內的分爭大多由家庭中男丁較多的家庭取得較多的權力，而村與村的界線，則是用打群架解決，因此當時有很多人都因打架被起訴而走上法院。」

可見當時村中的人在爭取海上權力時，雖然是相互敵對的，但面臨村和村之間的競爭時，卻又使村人產生內部團結。

(三) 阿嚙就放避風港

「阿嚙就放避風港，就像我們現在蚵仔就先放在避風港，嚙咱裏面那有位置可以放？阿時間到了再拿去放到海裏」。(二堂哥)

我看著二堂哥用推車載著滿滿的蚵條串往堤岸走去，以為他要出海，原來是家中空地放不下了，要先暫放在避風港。其實蚵條被借放的地點除避風港外，在本村入口道路旁常見許多白花花的蚵條串，被整齊的排放在公有土地上(參見圖 3-25~圖 3-27)。由前面伯母透露目前養蚵戶皆放養用萬條計的蚵條串，試想，這些用千或萬條為單位的蚵串，的確不可能完全堆放在平時就堆滿蚵殼、魚籠、魚具等雜物的私有空間中，因此村民皆會視狀況將製作成堆的蚵串，暫時堆放至公有地上，使得公共空間成為私人生產空間的延伸，相較外海上的權力劃分，村內的空間界限顯然較為模糊且親切。



(照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四) 咱這的尅尅水！

由於我訪談的方式採情境式以及引導式訪談，絕大部份時候，會以「去過某某地方發現別人的蚵如何如何」，或是「聽說蚵如何如何」，最主要是想問出本地青蚵的養殖方法，以及流程是不是存在地方性差異。沒想到訪談者們在常常聽到「別地的蚵」，或是自己講到別的產地的青蚵生產狀況，就不會忘記語帶驕傲的提醒我：「蚵仔，咱這邊的尅水

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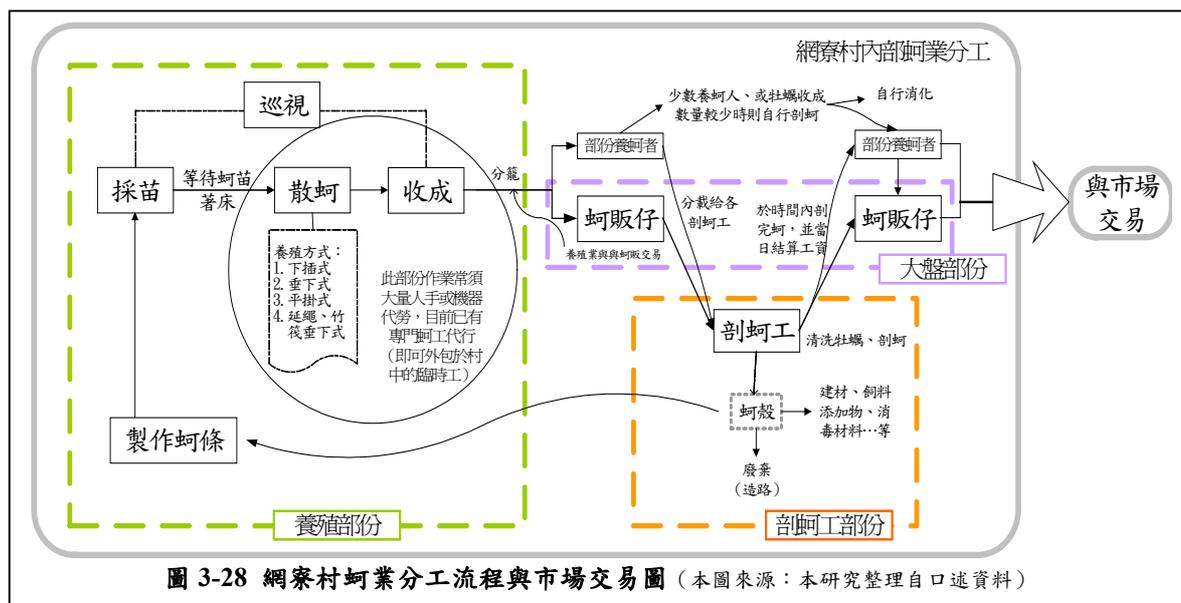
蚵仔要生長得好，水溫不能太高，鹽分要適中，水質也要乾淨。僅管今年蚵比較小，福清伯說到：

「是流水的關係」，「台南是風頭（流頭），青蚵較容易長大，我們這邊的算比較中間，到了台西就算是流尾，今年因為流水的關係，換作跑去台西那邊去，咱這邊的最好吃啦！」

由於蚵是靠浮游生物成長，因此在海水流動較快的水域，蚵的成長速度相對增快。先前曾訪問台西蚵民，他們指出，台西的蚵成長速度較慢，外觀也較小一點，當時也有談到「流尾」這個字，原來是指跟洋流有關，只是洋流是活的，因此每年的成長速度並不固定。儘管今年的收成不比往年，但是，論青蚵品質，只差沒打胸埔，平日看似含蓄的網寮居民在這時，還是會很賭定的昂頭說道：「蚵仔，阿咱這邊的尚水啦！」

3-2-5 小結

綜合蚵業分工記錄，可得以下流程圖：



雖然從事傳統產業（初級產業）的人口大量流失，尤其在引入現代化設備更加速勞動者的汰換率，但是面對機械化取代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層面卻未波及至漁村中，主要因為蚵業除了

電動竹筏及吊車、卡車可增加工作效率外，蚵業的工作流程仍然須要大量的人力，如剖蚵、收成、放養等等，尚無法被機械取代。因此即使目前台灣產業外移，造成大量失業潮，但原本出外就業的大量勞動力於進幾年，部份又回流至鄉村，因為網寮提供許多勞動工作的機會。一位不具名的叔叔在比較過鄰近的村落說到：和庄頂的比起來，靠海邊比較有得討賺！雖然蚵業為「艱苦錢」，但是相對於農村運用機械取待大量閒置人口，比起內地農業區，漁村的經濟狀況自是來的有保障。「親像近，真快活阿，攏駛電動筏仔」！這是伯母在面對現代化的機器時對應早期辛苦的感嘆，相信只要製蚵的流程還步入未機械化，以科技站在輔助工具的角度，除非沿海環境遭受聚大的轉變，青蚵嫂們將還有一段路程要走。

表 3-3 漁業、蚵業史部份訪問成員一覽表

受訪對象	職業	年齡	居住地
戴體	剖蚵業	六十五歲	網寮
戴啟明	漁業	六十二歲	網寮
戴來興	漁業	五十八歲	網寮
陰伯	廟公	七十六歲	網寮
利方伯	漁業	七十多歲	網寮
大伯母	家管	六十歲	網寮
小豬哥	漁業	三十八歲	網寮
戴大田	公	五十三歲	嘉義市
福清伯	蚵業	六十二歲	網寮
大哥	蚵業	四十多歲	網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3 鹽田變滄海·鹽業歷史留下的刻印

網寮原是漁鹽之鄉，在廢鹽之後，村中的產業全部轉移至漁業，除了蚵業、魚塭養殖及近海捕撈，在地景上幾乎很難被解讀出來這裏曾經有曬過鹽的跡象，也因此很難想像鹽業在網寮竟曾經是全村性的產業。

在網寮密密麻麻的魚塭景象所塑造出來的漁村意象中，有泰半

的「假魚塭」，這一塊塊平靜的水面下，藏著一座座曾經堆滿閃亮鹽結晶的曬鹽場。記得唸幼稚園時在行經網寮國小的路上，常常要越過一大片陽光耀眼的鹽田，雖老師們總要同學們走大馬路（其實大馬路也不過就是鄉間小路），但是我總是喜歡尾隨在一群大大小小的堂兄弟姐後面，相互追逐在以爲是捷徑的鹽梗中。多年後再回到這條路上，早已不見鹽田及鹽車鐵軌。隨著廢鹽後的多次颱風、淹水、村內排水管年久失修、再加上地層下陷的影響，在水無法往外排放的情況下，乾涸的鹽田漸漸的變成一個個跟酷似魚塭的蓄水池。

與我父親處於同一年代者（約 1950 年代左右），由於親戚們都住在附近或鄰村（指白水湖村，同樣也被闢爲鹽場），因此幾乎人人都有過幫忙長輩曬鹽的經驗，由於鹽業的記載在文獻上少之又少。爲了能追問一些日治時代的問題，我只好事先請父親提供幾位長輩的名字，讓我好有個依循，沒想到在我訪談第一天，赫然了解何謂「跟時間的賽跑」的愁悵。被我第一個採訪的 A 伯伯在看完名單後告訴我：在我父親寫的四個人裏面，有三個人早已往生。

表 3-4 鹽業史部份訪問成員一覽表
(本章節訪談，應受訪者要求將全數以英文代號表示)

受訪對象	職業	年齡	居住地點
A 伯伯	漁業	七十六歲	網寮
B 伯伯	漁業	六十二歲	網寮
C 伯伯	漁業	七十一歲	網寮
D 伯母	家管	六十六歲	網寮
E 大哥	漁業	四十多歲	網寮
F 伯伯	漁業	五十八歲	網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3-1 網寮鹽業興衰史

一、台灣的鹽業概況

台灣西南沿海一帶除了發展漁業外，由於地勢平坦、日照

充足、又多沙灘，順勢成爲鹽業的開發重地，西部地區各個河川帶大量的泥沙，造成了西部沿海的海岸線向外擴張，擴張的初期，便是以海埔地及沙洲的形式出現，過去先民們則以鹽田，作爲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林俊全，2000：228）（參照圖 3-29、頁 70，圖 3-30）。從網寮的航照圖（參照頁 84，圖 3-36）中不難看出海岸線旁確爲鹽田，早期製鹽方式爲人工曬鹽，利用日曬法，將海水引入取鹽的結晶，因此靠近海的土地遂被闢爲鹽田，以就近引入海水製鹽，鹽田旁所築的土堤，便爲當時日人開發時所界定的海岸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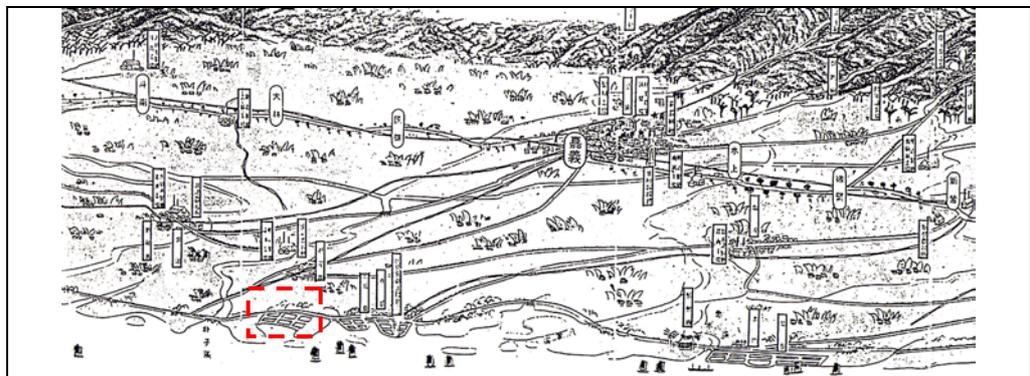


圖 3-29 日據時期沿海鹽田分佈局部

資料說明：此圖為昭和八年（1933 年）台灣洲郡市街圖局部，圖中可看出鹽田皆分布於沿海一帶，並有鐵路負責運送至各加工區，其中方框部分爲網寮。由圖中也可看出當時仍以帆船爲主要海上工具。

（資料來源：修改自台灣洲郡市街庄一覽輯存（二），台南州大觀圖局部；1985：496）

台灣鹽業的開發早在漢人來台前，平埔族人就已經會利用大鍋煮海水來得到鹽了。到了明末永曆十九年，鄭成功時代，其參軍陳永華利用「天日法³¹」在當時的台南瀨口海岸修築鹽田曬鹽，後來逐漸擴展到興盛期。清治台初年，爲了因應當時需求量逐漸加大的食鹽市場，台灣南部即開發了六個鹽場，而鹽業的開採則公家、私人皆有，一直到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時期，鹽業才由官方全權負責。

民國二〇年代，日本人在台灣發展工業，由於工業用鹽需求量很大，因此積極擴充鹽田，並獎勵民間投資鹽場。不料食鹽在民間自由交易制度下，卻出現大盤商壟斷、破壞市場價格的弊病，因此隨後又收歸由官方（日本人）經營。

31 「天日法」：即利用陽光曬鹽，在西南沿海一帶由於日光充足；鹽工在將海水引入鹽田後，便利用日光曝曬的方式得到鹽的結晶。不但節省了煮鹽的燃料，也減少了結晶鹽的苦澀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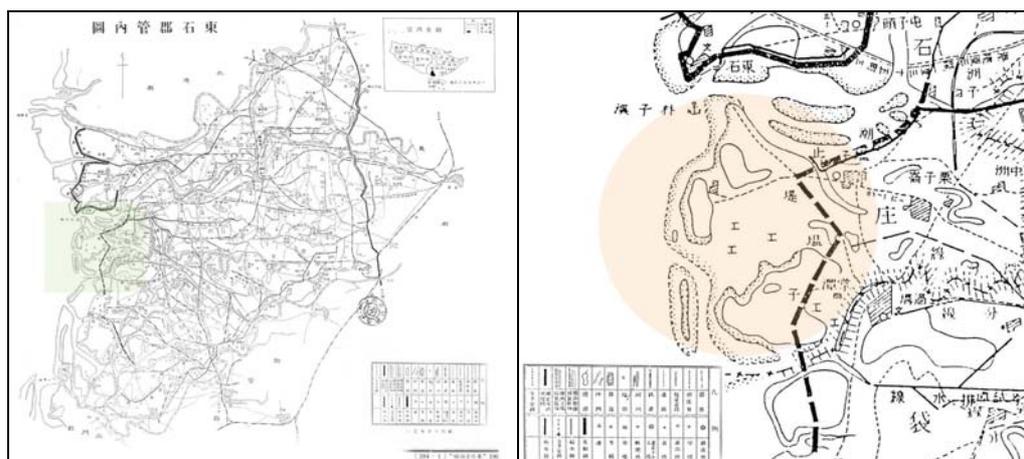


圖 3-30 日據時期網寮地地鹽田分布示意圖

資料說明：左圖為昭和三年（1928 年）東石郡管內圖，右圖為左圖較深區塊放大圖，其中右圖圓圈部份為網寮村，由圖中可發現當時網寮村沿海為沙洲地，內分布池沼，並被劃分為鹽田地，其中村落僅有右上方一斜線區塊，即為網寮（戴氏宗族居地）。

（資料來源：修改自東石郡要覽，東石郡管內圖局部，1985：70-71）

二、網寮的鹽田

網寮鹽田始於民國前三年（1914 年），由日人開發，隸屬布袋鹽場管轄，布袋鹽場為當時島內第一產地（佔全省 66%），其內並設置溴素工廠是為南日本鹽業會社。昭和十六年（1941 年）掌潭等民間五製鹽會社及私用鹽田合併為台灣製鹽會社，網寮地臨海邊，順勢成為開發鹽場的不二地點。光復後鹽田事業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將其兩會社合併台南鹽業公司。隔年財政部為了統一鹽政，成立台灣鹽務管理局，至民國四十年改為國營，稱為台灣製鹽處，隸屬於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成立為布袋鹽場辦事處，下有直轄鹽田事務所及新塭、掌潭等鹽田事務所（美哉嘉義，1990：30）。

3-3-2 記憶中的鹽業

一、來自日治時期的記憶

我訪問的 A 伯伯今年已七十六歲，曾接受日本教育，當時日人在粟仔輪所設的分校，他一邊推算當時的年代，另外不斷的回想以前發生的事情。當他說國小畢業時是十五歲時，我當場笑了一聲，只見他連忙解釋：由於當時第一屆學校剛成立時，早就超過學齡，因此很多人都超齡來上一年級，而他則在第二屆招生時入學。

「彼陣是日本人管也...彼時，鹽都堆做一堆，用草蓋住...他(日本人)就來秤斤買...用機關車載去碼頭...先用打鹽船(木船)載，載去貨船...貨船底咧布袋，卡擱載去日本」。

「本來是魚庫仔(魚塭)放魚..後來厚他(日本人)經略做鹽田...hi當時日本也那業主也，稅金都扣卡重...那官有也稅金都扣卡少，阿hi準大家頭腦慙，想供卡省;都攞麥官有也，阿官也沒錢，業主也就有補助.....」(A 伯伯口述)

「咱前面這塊地就是卡邊緣，撫厚經掉...」(B 伯伯口述)

「有經到卡有做鹽，咁經到就咁...」(姑姑口述)

網寮民在日據時代之前除了捕魚外，也從事魚塭養殖。日本人在開發鹽埕時，除了位置較邊緣的魚塭沒有被劃設外，幾乎網寮所有的魚塭皆被開發成爲鹽田。由 A 伯伯口述中得知，當時日人利用村民的樸善，爲開發鹽田，在辦理魚塭清查時發佈：如果登記爲官有，稅金將比登記爲私有的鹽田少很多。一夕之間，生活清苦的村民爲了節稅，鹽田幾乎成爲官有。當時日人以稅收爲藉口，「無償」徵收約二百三十公頃(包含蓄水池)的魚塭及農田。使本村內幾乎無私有地。而在周圍全是鹽田無法對外開發的情況下，村民只好在非常有限的土地上蓋房子養活妻小³²。由於日據時代台灣爲日本南進基地，爲生產補幾地，因此生產製成的鹽大部份皆由貨船運回日本母國。

二、採世襲的鹽工製度

「因為彼時還沒畢業，阮阿爸就死阿，阮讀書回來就須幫忙我母舅曬鹽，...」(A 伯伯)

「霎不知道彼當時我老母早死，阮十歲時就和阿兄、阮小弟小妹咧曬鹽...阮兄卡大漢...攞是阮價也咧曬...阮老北嚙咧曬」。(D 伯母)

「哇差不多十鬼歲都開始曬，...到民國四十六年入鹽工.....土地是阮爸傳落來...阮也土地是阮阿爸向阮隔壁買也...雖然是政府

³²資料來源：http://home.kimo.com.tw/romikotay/allcotry_22.htm

也，嗯攔土地攞是賣權利也...」(B伯伯口述)

由上述口述資料得知，由於當時環境清苦，生活不易，日人開發鹽埕時，迫於外來政權的介入，網寮村民們由土地擁有者的角色被強制轉換為鹽工。被收歸於製鹽會社體制下的鹽工必須向鹽場承攬土地曬鹽，再將鹽論斤賣給鹽場，土地資源此時為官方所佔有。其他沒有鹽田地的人則依舊從事漁業及養殖，但若想成為鹽工，卻不是向製鹽會社應徵，由於鹽工採世襲制(或多為親戚關係)，想曬鹽，關鍵在於土地生產權力的獲得，或租或買，除非有親戚關係，否則皆須透過金錢交易，才能獲得製鹽工作。

三、鹽業形成的空間變革

(一) 聚落形式的改變

開墾鹽田須要大量的鹽工，而網寮鹽田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也吸引了不同宗族的外地人前來落居。前面提及鹽田寮便是外地村民因工作，而後定居所行成的小聚落。其中又以布袋鎮新厝里的人居多，分佈於西邊寮(仔)一帶(網寮國小附近)主姓蕭，東邊寮(仔)則以陳姓居多。如D伯母便是由西邊寮(仔)嫁入網寮，當地主要以瓦盤鹽田居多。

網寮四周圍大部份為土盤鹽田。產業的開發除了限制了網寮土地的擴張與發展，對外卻形成就業吸力，同時也改變網寮的人口分佈，近距離的通婚，更加速了網寮對外的聯結關係。因為鹽業的開採而形成了網寮三個不同姓聚落的聚集。

(二) 台鹽小火車與地方記憶

光復後，日人製鹽會社被台鹽接管，台鹽公司曾在此搭建火車方便載運鹽，當時在搭建鐵道時還曾經與村民發生糾紛。但目前則全部拆卸。

「做火車路(火車鐵軌)a 時阮十五歲，hi 時我麻有擔土去做工」
(D伯母)

「國小三四年級下課去幫忙..網寮大部份為土埕...鹽埕轉業時

將鹽工輔助退休或轉勞保(轉入漁會或農會).....到國中較有印象去幫忙擔，因為國中時比較有力氣」(E大哥)

年紀較輕的E大哥則對載鹽小火車有不同的印象，國台語雙聲的E大哥曬鹽的時間較少，但我很訝異的是他對火車的印象竟然是串連著養蚵：

「養蚵的時候真得很辛苦.....小的時候沒有插到蚵仔，只有在家修竹子(插蚵仔的器具)然後阮爸仔卡擔起插插仔，插仔時準就在鐵枝路..hi時就自己去去做一台鹽車，可以在鐵軌裏面走...推起下頭船塢仔，收也時價喂海裏一擔一擔擔起來..卡龍(抬)落起鹽車，價擱用人推回來，推回來時半路去遇到交鹽的小火車，就愛卡緊把車用起來，撫也厚火車也罵...」

回到家後，我把這段話跟我母親分享，她也記得鹽車這檔事，而沒想到鐵軌在村民的利用下，發揮了最大的運貨功能。載鹽的小火車行駛速度慢，因此若村民在途中遇見小火車，也來得及將牡蠣卸下。記得我小時候老是喜歡走在鐵軌上做平衡姿勢，記得在放學途中常常遇見過小火車，此時只見一排練平衡的小學生紛紛從鐵軌道上跳開，待火車經過後，大家再慢慢歸隊，當然這也是被學校老師一再禁止大家走鹽田路的原因。而鐵軌直通下頭船塢仔，下頭船塢仔為地方用語，即村子南邊的舊避風港，地圖名稱為稱松子港，由於此處已非常靠近海岸邊，如此一來搭載牡蠣也就省事多了。

3-3-3 製鹽的方式

一、鹽的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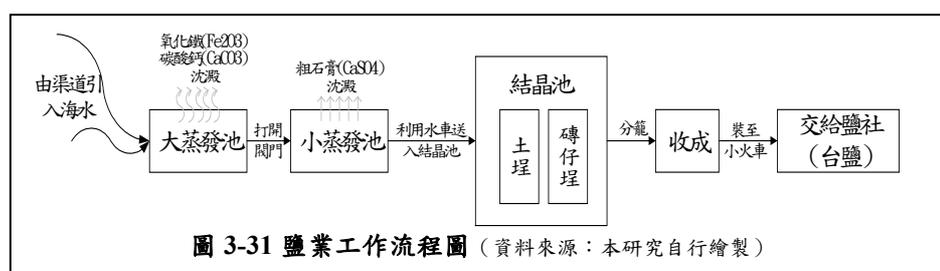
「曬鹽有兩種，一種是土埕，一種係磚仔埕...阿阮咧曬係曬磚仔埕.....算講(就是說)四窟水窟水(說著說著，伯母接著就在地上比劃了起來)...從頭窟水卡醬(淡)流擱來幾(一)窟幾(一)窟...再擱用水車踏上去，再給它額(蒸發)...額給它鹹...卡落進去一庫一庫撫路更..路更那有夠鹹，差不多抵咧二十幾度丟也game鹽(有鹽的結晶)。海水是用引的，愛海水夠鹹假歐.....

磚仔埕也水用畚的.....不參像土埕係用落也...鹽如果收起來，一格差不多三擔，就是有三十個鹽籃，差不多有百多斤(一百多斤)，像B伯伯是土埕收起來比較多.....」(D伯母口述)

製鹽的方式先利用渠道將海水引至大蒸發池，待氧化鐵(Fe_2O_3)、碳酸鈣(CaCO_3)沈澱之後，打開閘門讓水流至小蒸發池，粗石膏(CaSO_4)沈澱之後，此部份即為伯母指的「幾(一)窟幾(一)窟」，之後再讓水流到結晶池(即路更)，等鹽粒慢慢蒸發後，即可收鹽(參見頁75，圖3-31)，而曬鹽時可分土盤鹽田及瓦盤鹽田，二者之間的差別在於瓦盤鹽田比土盤鹽田在土堆上又鋪上一層打碎的瓦片，且其海水是用畚的，收成時須趴在地上用耙子慢慢耙。

「額阿到二十四度丟結鹽...到三十五度丟變苦滷....太過鹹就也結起來像針一樣..引到坪仔就用水度去度，度有夠鹹卡擱卡落格仔，厚以結鹽....寒天都二十四度~二十六度...熱天就二十一度丟結鹽....，熱天鹽曬卡多..寒天也鹽卡好..土鹽要讓它曬乾，讓它硬一點，否則踩腳會陷下去，卡擱入鹹水..卡堆成一堆一堆堆做伙...曬乾了之後卡擱潤，中到卡用水厚以結鹽...那落雨就愛倒掉重來.擔到更ga頭(肩膀)更gaga，腳薄皮沒行...」

鹽田也有水路，將海水引進來，透過四通八達的溝渠，將水引進蒸發池製成高濃度的滷水，而後結晶成爲結晶鹽。曬鹽的鹽工說：有水才會結鹽。另外土盤鹽田因爲其底盤沒有瓦片支撐，因此須待鹽結晶夠厚時才可進行下一波的製鹽堆疊工作，以免土地下陷而弄髒鹽結晶，由於是人工製鹽，因此鹽工常挑的肩膀酸痛，磨破腳皮的事也常常發生。



美哉嘉義（1990）曾對曬鹽場景有以下描述：

需以圍築海堤，設閘門，抽沙填基，運鋪粘土築造池田，用砂土混和翻耕打漿築灘面，建造給水路，人行道諸措施等……其作業過程是，則是趁海潮上漲時，自海堤閘間引灌海水，流注給水溝渠，更送至蒸發池，等幾日即會縮成滷水。然以風車或踩踏龍骨車，揚至地勢較高之結晶池內，藉風吹乾，以及陽光曝曬蒸發……。

另外，在口述提及鹽水在蒸發池時，須拿水度（即測試鹹度的器具）測量鹽份，待鹹份夠，才能利用水車將這些「滷水」送往一格一格的鹽田之中，而季節變化也是影響曬鹽品質的因素。冬天結晶鹹分需達二十四至二十六度，在夏天則約二十一度，由於夏天氣候炎熱，蒸發速度快，也因此產量易多，但相較於冬天氣候較溼冷，結晶時間相對拉長。但另一方面，冬天慢慢沉澱蒸發的生產過程也使得其鹽結晶較為夏天生產的鹽結晶細緻。而鹹度也不能過高，若達三十五度為過鹹，此時鹽將會結成針狀。

二、收成

「……土埕卡粗…喂也時有掌頭仔(手指頭)…磚仔埕卡又(細)…差不多比糖卡大粒…收磚仔埕卡慢，愛擱用耙…生產卡少..卡好價.放進入籃仔.推去”公堆”.，卡推去秤….土埕用鹽扒仔扒，有二枝(一大一小)…最後用成歸堆(聚隻成一堆)…卡擱等火車桶仔來擔……會社欠多少就載多少….壞天氣也時，得用稻草坎坎也(蓋)，咁落厚仔(下雨)也攞油油去(溶光光)…」(B伯伯)

「土埕也鹽質卡好、卡粗，因為磚阿埕A底面是磚阿，卡哈(熱度較高)，土埕阿是土做底，熱度撫一時阿就gia起來(升高)，丟厚以慢慢阿額(熬)…七十二年一擔是六十扣(元)，幾剛(一天)相結(最多)也當擔一百擔，一個月十歸剛，一年三個月佳好日…有也時擔阿行不起(有時擔到沒法子走路)。」(F伯伯)

依F伯伯的說法，因為瓦盤鹽田的結晶池是由瓦缸片鋪

成，較易吸收太陽短波的輻射熱，因此其傳熱速度快，所生產的鹽結晶細小潔白，時間也較快，適合精製，且收成後，只須略予沖刷就可以再引入海水繼續曬鹽。土盤鹽田則相對須要較久時間蒸發，所以鹽的品質也相對較好。若將兩種製鹽方法加以比較（如表 3-5），皆有其利弊。

表 3-5 土盤鹽與瓦盤鹽田比較表

比較項目 鹽田種類	結晶時間	顆粒大小	鹽結晶品質	耗費工時	價格
土盤鹽	較長	較粗	較好	較短	較低
瓦盤鹽田	較短	較細	普通	較費功	較高

（本表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口述資料）



（照片來源：圖 3-31：洪聖英，1999，乾隆台灣輿圖；圖 3-32：本研究自攝）

另外，土盤鹽田的採收法乃採取木耙碾碎鹽粒，將其堆成鹽山狀，其上再以帆布或稻梗覆蓋（以免鹽粒被雨水沖走、溶解），由於土盤鹽田沿線皆有鐵軌，因此在鐵道旁常隨處可見一堆一堆的白色小丘，此法採收量較多。而瓦盤鹽田的採收則較費功，採收後置入竹編籃(參照圖 3-32、圖 3-33)中，待會社員工前來秤斤，由於瓦盤鹽田較為細緻，價格相對較高。若遇雨天，鹽遇水則會溶化，鹽除了將付之一炬外，鹽工們還得花時間繕後，(將地乾淨後再重新曬鹽)，B 伯伯說到：「落雨天若太多天..就沒得吃」，這一語道出靠天吃飯的辛酸。

三、作業時間

由於一年之中曬鹽天數有限外，村民在從事鹽業的同時，通常都會兼副業，或出海補魚，或養殖牡蠣同時併做，以確保經濟來源。

「做耶時間差不多是;正月到三月尾收卡多，四至六月有西北雨

愛休息，七、八月愛重做岸(重新整修)，討海小部份...蚵仔」(A伯伯)

「好天討海，壞天透風曬鹽...一擔三元.....一日差不多三百多元..十天到半個月領錢一次，...七、八月修理鹽埕...差不多十月就可以曬鹽，開始曬到三、四月，擱去就停睏..三、四月就卡有雨水..愛自己出錢修理....」(C伯伯)

曬鹽的年工作分配(參照表 3-6)大致是由十月工作到隔年三、四月，由於四、五月進入梅雨季節，成為鹽工年度休息的時節，到了七、八月則為每年固定修整鹽田的時間(修繕開銷須要自付)，待颱風期過後，便又可開始曬鹽，等於是工作半年，休息半年。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工作情況	○	○	○	梅雨季			颱風期(修繕)			○	○	○
備註：○：表示有曬鹽資 (本表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口述資料)												

「喂也時準半冥兩三點就去做歐.....卡沒熱.....開日就都來...沒這準假沒洪曬，都就好天也...一個人一天擔一千到二千斤，畏也收畏也曬...有當準中到曬到暗時擱列曬...你不知道，彼陣攏馬擔阿雞母嚟」。(B伯伯)

在製鹽業在還沒機械化之前，鹽結晶的換取需要大量的勞力與時間，再加上早期物質缺乏，生活普遍貧困，工作時數皆是常人難以想像，爲了要多掙一些錢，B伯伯用「擔阿雞母嚟」來形容他的工作。

3-3-4 鹽工的辛苦

一、道德與生計的考驗

訪談的過程中，常常會訪問到令人瞠目結舌的答案，如：當我在問當時鹽工的所得時，無意間聽到最讓D伯母難忘的事，她先花費一陣子跟我講解曬鹽的方式，說著說著她突然小

聲的講了以下這段話，令當時在場的人還有其他伯叔長輩們，突然回憶起往事般講霹哩啪啦的講了一堆，就在大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途中，只見長輩們突然一起回頭望著愈抄愈起勁的我，要我千千萬萬不能寫出他們的身分，也許我說好的時候臉上浮現慣性的微笑，讓他們心不安寧，這使得他們後來又特別慎重的交待一次。

「不限時間，無白做地……收十擔領十擔地錢……阮卡早那有收十擔..差不多偷拿五擔……偷拿驚被兵仔抓去…偷回來後再一擔用一扣銀(一塊錢)賣出去…就是算供阮都沒有交給會社啦，因為攏偷拿了了……透早我如果看兵仔不在…都趕緊將鹽巴全扔進鹽田中……以前曬鹽實在就辛苦，我是講偷擔鹽就辛苦也……當時暗時阮攏不咧擔……我比較沒力，我攏咧看查，就是負責看兵仔在不在的工作，是阮哥在搬…那時曬鹽很多人，所以每次在秤鹽都很多人…算講到彼陣就要快跟別人買鹽下去秤，要不然會社來檢查，可是因為咱的攏偷擔了了(當時就要趕緊跟人家買鹽，因為鹽巴在平常時都偷光光了)..以前必須要推到鹽堆，再等火車來載…。」

由上述這段話，D伯母雖然害怕，仍然冒有可能被抓的風險進行私人交易，可見當時除了官賣，私人市場仍然有鹽的需求量，當我回家問及父親這檔事時，他表示，其實當時鹽工或多或少都會偷鹽，有的自己吃，有的則賣人，當時偷鹽簡直是一種很平常的「運動」，『就算自己不偷，別人也會來偷』。我父親說，可想而知當時鹽工常常須在在良知與生計中做爭扎。會社（台鹽）晚間皆會派鹽兵（即管理人員，受訪者則稱其為鹽兵）巡守，但本身做為報馬仔時的驚恐與曬鹽時的辛苦比較起來，提心吊膽的夜晚卻成為D伯母最難忘的回憶。在她那雙微微下垂的眼眶中，隱約不斷的透露出當時的恐懼，儘管她跟我述說時，我們兩個人都微笑著。

二、嚴格的檢驗師

而最讓B伯伯難忘的則是會社派來檢驗鹽結晶品質的人員，他們會在手上一邊拿著測量鹽品質的機器插入鹽山中做測

試，一邊做記錄，如果品質沒有達到標準，鹽工不但要重做，也領不到工資。B伯伯說，才看他們手這樣一進一出的，有時候就是會驗不合格，但他始終搞不清楚為什麼生產的鹽品質就是無法一致，甚至有點懷疑會社派來的人居心不良：

「驗九十幾度都卡好...六十到七十幾度都卡壞...收收鬼堆..，隨再他歐起化驗.....如果化驗是壞的，攞愛全部扔掉，就沒錢....一百斤一扣銀(一塊錢)，一擔扣哇(零點幾元，...嘛不知道為什麼有當時會過，有時不會過，給人家驗的我們也看不懂，搞不好人家要要怎麼用我們也沒法度.....) 」。(B伯伯)

其實當技術與勞動力無法結合，產品責任卻又由生產者負責的作法，無異只是加重勞工的負擔，也因此B伯伯每每製鹽時為了承擔不定期的風險，常陷入既想賣力卻又很怕白做的矛盾心情。

三、呷飯伴鹽巴

早期日子不好過的程度若不是透過伯伯們的形容，實在是很難跟目前相比擬。

「光復時在做海岸，我做三天，一斗米，一天得十幾元...，一斗米配蕃薯簽二天就沒了」。(A伯伯)。

「hi 當時呷蕃薯葉，葉梗，呷飯伴鹽巴..卡早時係就困難阿..愛到王爺生呷有肉佻仔躺呷(小肉片可以吃)...這嘛A少年呷幾嘴，老伙仔呷幾條郎..cow 海草仔..木麻黃仔來燒..」。(B伯伯)

另外，打著赤腳在豔陽下曬鹽、堆鹽而被粗鹽擦破了皮，也是曬鹽者的共同記憶，為了生計，得忍受每天在傷口上灑鹽巴的情景，被伯伯們述說的相當生動卻也廢鹽政策後，大部份的受訪者目前多轉往蚵業或養殖業。B伯伯現在早已子孫成群，著他可愛的小孫子天真的跑來跑去，「現今的少年呷一口，老伙仔呷一輩子」。說著說著，B伯伯一語道出了世代生活環境的差異。

3-3-5 廢鹽

發展鹽業是一種「看天吃飯」的行業，台灣為海島型潮濕多雨，氣候並不有利於曬鹽產業，由於曬鹽成本過高，每曬一噸，就要虧一噸，台灣的人工曬鹽已在前幾年陸續喊停，使各地鹽場逐年關閉（康日昇，2002）。台鹽除食用鹽仍由通霄精鹽廠生產，目前每年大約需要二百五十萬噸的工業用鹽，其中台鹽進口約三十萬噸，其他則由台塑、南亞、華夏等大型企業自行進口。工業及農業用鹽有八五%由澳洲供應，其餘則向墨西哥和印度採購（詹伯望，2002）。

而布袋鹽廠於民國七十二年實施機械化併曬，當時台鹽採取輔導鹽工轉業的作法。民國九十年台鹽公司決定停止人工曬鹽，用每甲鹽田僅五萬元及八萬元，輔導鹽工轉行。而名為輔導，實則只是發放一筆便宜的津貼，再加上鹽工年紀也多近半百，轉業不易，所以鹽工多只好從事養蚵、漁撈，B伯伯又說到輔導轉業時，頻頻露出無奈的表情。

「曬到轉業...入漁(農)會...有人沒轉繼續曬，退休金領二百多萬...本來沒轉他(指政府)供要卡你消記，..二、三年了後..供擱派人來查有轉阿吽轉...供要保留...少人數..擱有福利金...轉業了厚就放蚵仔，討海.. 後來就用馬達轉...來就會社攏收收去....」(B伯伯)

民國七十三年台鹽公司為規避當時即將實施的勞基法，大規模資遣千餘名鹽工。雖然政府名為提供鹽工輔導轉業，實際上卻是用少許的金錢打發鹽工，或將鹽工強制轉入漁會或勞保體制下。B伯伯表示，當時政府派人來勸退，表示若在當時辦理轉出手續，便可獲得轉業基金，並由政府輔導轉業，於是日人當初利誘村民獲得土地的戲碼似乎又上演了一遍。在大家退出後，約領到了八十萬元不等的輔導金，卻也就沒下文了，當時有一些人因為生計而堅持死守鹽田不廢耕，九十年台鹽正式停止人工曬鹽後，這些當時堅持下來的鹽工反而領到百萬退休金，成為真正台鹽的員工。而這種當初無法料想到的演變，也是讓B伯伯相當憤慨的一件事。

或許在不講理、法的年代，人民只能選擇遺忘面對遺憾，但是以目前台鹽改制後，產品多角化發展（如台鹽生產醫療用品、化妝品）的營收情況，與當時因虧損而下放的政策。如今是否能趁鹽工還健在時，再重新釐清當時受到不平等待遇？免得時間一過，只能圖增感傷？

3-3-6 小結

隨著時代進步，目前製鹽採離子交換膜之電透析技術，只需六小時就可將海水製成高品質食用精鹽，於是人工製鹽在成本考量及國家政策正式走入歷史。隨著民營化政策的推動，台鹽將無法再靠二十年來政府藉「鹽政條例」徵收鹽場土地給付現金之孳息的保護措施，於是台鹽為獨立維持企業運作，開始發展創新路線，除了世上台鹽製品的發售，面對大規模的鹽田土地，更欲意以觀光規劃的角度創造土地價值，以台南七股鹽廠為例三千公頃的鹽田將只保留二百八十四公頃其餘將全部收歸國有。除了結合鹽山形成鹽業文化園區、興建鹽業博物館，另外擬開闢示範觀光鹽田，並兼營碳粉匣回收產業。剩下二百四十公頃鹽滷池，將試圖轉型發展養殖漁業（康日昇，2002）。

鹽業早期為國營事業所壟斷，鹽民依世襲的鹽田所有權來生產鹽，再由國家統一收購。當鹽業無法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時，這一大片原本屬於網寮村民的土地，又被換算成土地淨值收歸國有。這片廣達二百三十公頃的鹽田地，隨著近年來西海岸欲發展的沿海觀光事業，成為一大片遼闊的閒置空間。未來的發展為何正關係著西部沿海漁村未來的命運。

3-4 小結

以地緣觀點，本地居民的產業活動大抵離不開漁業，打從渡海來台使用的風帆作業，一直到機動漁船的引進，雖在日據時期有鹽業的開墾，隨著國營事業單位的改制以及經濟成本考量，如今鹽業也走入歷史。其後國民政府時期對養殖業的推廣以及大環境對魚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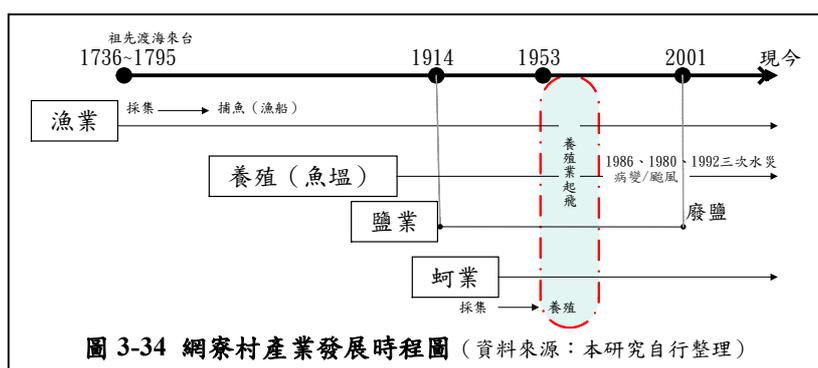
需求量的增加，雖然使養殖業曾在台掀起風潮，然而網寮養殖漁業自民國八十一年颱風後，連續的災害及病變，也呈現大幅衰退趨勢，目前除了少數從事養殖事業外，其餘或荒廢，或租給外人放養。

由此可知，網寮的產業除了環境天然因素外，深受政府政策以及產業結構影響，如今，僅存蚵業扛起地方經濟的重任，並進行全村性分工。由下表可比較出四種產業空間發展情形：

比較項目 產業類別	時程	介入因素	產業對空間的影響	目前狀態
補漁業	約 1736 年 至 1795 年	地緣、 經濟	漁港的設立	較沒落（已無大型漁船）
鹽業	1914 年 至 2001 年	政治、 經濟	1. 海岸線、村內主動線的確立 2. 其它二聚落的形成 3. 鹽田、小火車景觀	目前已廢鹽
魚塭養殖	約 1953 年 至今	社會、 經濟	1. 魚塭景觀 2. 村內主動線的確立	較為沒落
蚵業		地緣、 經濟	1. 海上權力空間劃分 2. 利用蚵殼填蓄水池而 新生道路（以及隨處 可見的蚵殼）	主要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另外，綜合本章前述，可得以下產業發展時程圖：



由上頁表 3-7 可看出鹽業為形塑網寮目前地景的最大原因（參照圖 3-35），蚵業則劃分出海上的私人領域。而究竟產業變遷使得空間上發生何等改變？比較七十二年與八十九年的航照圖中便可看出海堤範圍的界定以及漁港的增建。地景上因海水倒灌加上廢鹽，明顯看出網寮土地由平地變魚塭，魚塭變鹽田，而又由鹽田變

滄海。另外照片中村落房屋數量也向四周擴展開來，周圍略微變大的道路皆是利用牡蠣殼填鹽田(或說蓄水池)造路而被拓寬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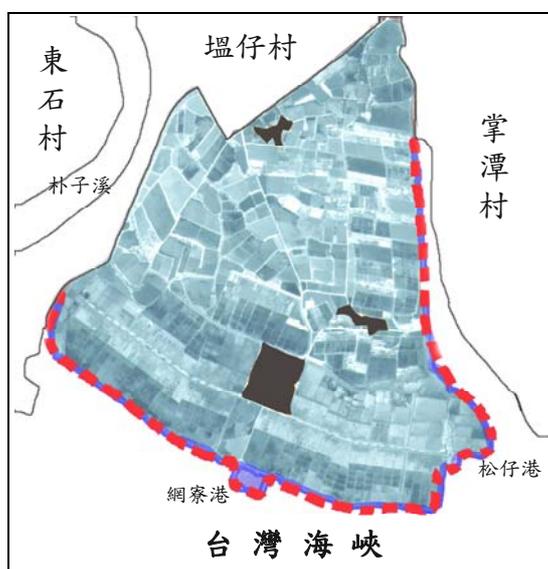


圖 3-35 鹽業影響空間示意圖

照片說明：圖中航照顯示區為網寮村，較黑區塊為三聚落區，早先鹽業與魚塭的劃分，將居住空間與產業空間相區隔，並產生交通動線。而後，鹽田的開墾及沿海土堤的建立則將此片沙洲定立了海岸線，而形成今日網寮的模樣。

(照片來源：修改自民國七十二年航空照片)

幾經多年規劃，但尚未實施的白水湖遊憩綜合發展計畫將網寮也納入其中。在規劃提案中包含觀光鹽田區、觀光養殖區以及大型的休閒娛樂中心。似乎發展產業觀光成為地方發展與本土旅遊業的新契機。然而當我們思考鹽田、漁塭、蚵田是否能成為代表漁村的意象時。最主要的，我們應該要尊重當地居民的意見，而不是一味的從事評估與設計。由認同的過程中強調的差異性質來看產業發展，區域間存在的相異性不但造成人口流動，更能提升區域價值。以西部沿海同質性高的地景環境發展漁村觀光，容易因雷同而相衝突，而限制地方生產力，反觀獨立的地生特色反而能帶來和諧的發展。以網寮地景若想發展鹽田風光，勢必須與台南七股、北門一帶相競爭，如此一來不但造成公共資源浪費，更不容易脫穎而出。如：幾經災害而遺留下來內陸地景與地層下陷的危機、淹沒的鹽田與升高的水平面等即饒富教育義意，而外海的蚵田、外傘頂洲等等皆為發展生態旅遊的新景點。換句話說，地方應就其內部特色來強化空間專業，或許發展成為核心－衛星式的互補模式，使地區間能相互連結、支援，以避免走向複雜而形成共搶同一經濟資源的新方向。



圖 3-36 網寮航空照片比照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農林航測所航照圖局部，圖片說明：圖（1）為民國七十二年，圖（2）為民國八十九年網寮村航照圖，圖（3）則白色部份為民國七十二年範圍，其中可明顯看出圖（1）海岸邊一格一格方整的鹽田，在圖（2）中全部被淹沒，小海港在後來也被拓增，村莊的範圍則明顯往外加大，道路被因蚵殼的填充而擴大網寮外圍，網寮因海水倒灌的影響，已成為水鄉澤國。

（資料來源：修改自民國七十二年、八十九年網寮航空照片局部）

第四章 信仰、災害和地方認同

在傳統的社會裏一個家庭的存在是血緣、婚姻、共同生活以及祭祀等因素同時並重的...(李喬, 1985: 218)。因為這等關係構成了村中相互認同存在緊密結合的意識, Erikson 對認同的形成與改變由分析心理學出發, 將之分為三個階段, 依序為察覺事實 (factuality), 續而產生「實在感」(a sense of reality)最後經由社會實踐而建立「真實」(actuality) (Erikson, 1974: 33)。而公眾祭祀更是社會結合的重要方式 (林美容, 1993: 164)。宗教儀式在傳統聚落中扮演著維繫集體認同的重要力量, 因此本章將以地方的重大祭典來瞭解祭典、儀式如何成為招喚認同感的過程。但就田野的觀察發現建立地方認同感的, 並不只是宗教儀式而以, 以網寮而, 言因為以往頻頻遭遇到天災, 村民共同經歷水災並共同重建的歷程, 也成為一個形塑村民認同的力量。

相對於前一章節, 宗教活動雖為網寮生活空間重要的一環, 卻不同於會受外在力量影響的產業活動, 它較屬於內發性、跳脫於經濟與外在力量的表現。扣合第一章談到的認同, 認同為社會推動人獲得角色與定位的過程, 而人則由角色賦予的意義而產生社會行動, 達到社會實踐的目的。因此本章將藉由村中各種集體活動來探討地方性認同。本村主要的集體活動, 主要為地方宗教記事, 以及村中集體受災害而引發的抗爭活動二大部份, 以下將由此二行動來論述地方認同感。

4-1 地方宗教記事

4-1-1 村民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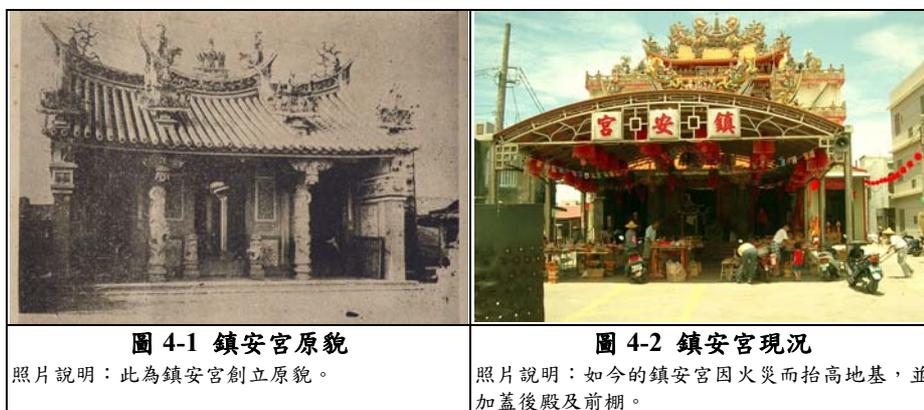
網寮村信仰紛雜, 除了較屬全村性的王爺信仰外, 尚包括地方性廟及私設的神壇, 於農曆四月份還有夏祭。(此部份不涉及祖先信仰及每個血緣分支之守護神明。)

村中信仰以村中心的鎮安宮為主要的信仰中心, 並在村周圍分設了五營廟。配合鎮安宮神明所舉辦, 每隔五年一度的王船祭典也成為村中大事, 很幸運的, 在這次研究期程中, 恰巧

碰上王爺慶典，距離上一次參加，恰好是在我五歲的時候。

一、鎮安宮與地方王船祭

大部份的漁村也許多為媽祖信仰，本村主要則為王爺信仰，王爺們被供奉村內鎮安宮中。鎮安宮前擁有一廣場及戲台（村中僅管叫其康樂台），戲台被懸空搭建在一圓形水池上，除了在結慶時為酬神演戲的地方，平時也是廟務開會以及地方選舉時投票、開票的場所。廟中供奉的神明多達兩百多尊，象徵王爺神聖勢力的五營廟則分別坐落於以戴氏宗親為主的村子四周圍，中營坐落於鎮安宮前方的公園旁。



（照片來源：圖 4-1：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1964；圖 4-2：本研究自攝）

鎮安宮（如圖 4-1、圖 4-2）創立於西元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奉祀主神為五府千歲及五年千歲，據資料記載：鎮安宮，創廟時廟體僅單殿及拜亭。一九一二年，颱風橫掃，廟宇破毀，由村中士紳戴燈、戴猜發起重建，恢復舊觀。廟中原僅有由南鯤身迎請入奉的五府千歲，一九二三年，戴雄發起，恭請馬鳴山五年千歲入奉。一九五三年於舊地動土興工，擴大為前後二大殿，一九九零年修建後殿，粗體廟貌告竣。廟中並供奉網寮開台祖先戴王。另隨戴氏祖先由大陸渡海的吳三王，目前由戴氏子孫分出的十三戶輪流當爐主供奉於自宅中。於每年農曆四月都會舉行燒王船活動。

二、王船祭分佈王爺典故

與王爺信仰主要分佈在嘉義沿海一帶，其信仰圈廣至嘉義縣的東石、布袋、義竹等濱海鄉鎮，大多屬於南鯤身系統的王爺，每年會舉行祭典，依各地並不定期舉行建醮活動。王爺的

信仰通常又分南巡路線及北巡路線，所謂的「南巡路線」意指神明回主廟進香的路線。而南巡所拜的王爺，絕大部份是廟宇中的主神信仰，於每年都會有規模性的祭典。以本村為例，南巡路線便是前往台南南鯤鯓進香，祭祀五府千歲，五府千歲即指李、池、吳、朱、范五王。

由台灣省嘉義市市寺廟大觀中記載其典故如下：

據前輩所傳，五府千歲乃是唐明皇時代，有一文科考試及第之參百六進士，奸臣正在思計欲與加害之時，適明皇欲試張天師之咒法，奸臣得良機奏請明皇將此參百六進士徵於殿中地下室，使其吹奏樂，而問張天師，此妖怪聲乎，卿有治法乎，天師答曰有，但非妖怪聲，及拔劍念咒而止，之明皇令開地下室觀之參百六進士盡皆氣息無一生存後明皇念其無辜絕命，悉封為，王嗣後其中李、池、吳、朱、范，五王除暴安良，其卓著感動天庭，玉皇勒封為代左巡狩永住凡間，其後各地方官民，聞及五王巡狩該處，都熱烈建醮歡迎奉送，最後在泉州府晉江縣富美地方，受盡該地方官民，熱烈建醮，坐於王船，恭送，而至南鯤鯓，時值明末清初，內地人民，在正移家台灣，神靈預知台澎有新興氣象，另擇此南鯤鯓為巡狩查察基地，部署「代天府」，開始南巡此狩……（謝石城等人，1964：14）。

由文獻資料可看出王船祭典於泉州晉江一帶受到熱烈建醮，對照之下與網寮戴氏祖先皆同樣來自於泉州晉江，由此約略可推測出為何網寮之所以身為沿海居民，卻非以媽祖為主要信仰，與承自於祖先的發源地有很大的關係。

「北巡」的路線屬於廟宇中的副祀神明，多前往雲林馬鳴山進香，為地方年度宗教大事。九十一年度雲林縣政府更將地方宗教祭典配合文化，與馬鳴山鎮安宮管理委員會共同主辦的「馬鳴山·平安醮」五年千歲文化節活動。北巡多於每年十月會舉行謝冬的儀式，儀式通常簡單並不隆重，只有輪到五年一科循環時，才會舉行盛大的祭典。本村建醮活動共分為三天，分別為迎神、請神、及送神，第一天南巡前往南鯤鯓五府千歲，隔日北巡則前往馬鳴山進香，最後一天則舉行燒王船儀式送

神，並舉行大拜拜。

北巡的王爺爲馬鳴山五年千歲，地方話又稱爲「五年王」，其典故如下：

相傳於咸豐年間十月二十九日正午，靈示馬鳴山、昌南、新厝子、芋頭厝、呂厝庄、同安厝、林朱寮等七庄社信徒，速往草港迎五年千鑾駕來馬鳴山奉祀，眾抵草港見一木舟隨皮流至，上置彫糊神像三身與一香爐，香爐外面書以五年千歲四個字，眾隨迎歸建草土玄以祀。光緒十三年，當地有志鳩金建廟遷祀，未，久神示云其祖基在泉洲南沙坑寮，分靈來此共十二位，即潭、張、侯、徐、吳、耿、薛、封、趙、何、譚、盧、羅等十二神明。雲嘉兩縣信徒最多，例定五年一次出巡，鑾駕所至，信徒皆虔心膜拜，舉行大祭典（謝石城等人，1964：27）。

由於網寮鎮安宮王爺皆是由此二地方（指南鯤鯨與馬鳴山）分出來，因此王爺誕辰時，皆要進行進香。但因王爺人數眾多，生辰各異，以本村來說，便統一於每年夏季四月十五日（農曆）舉行地方慶典，而每五年則配合馬鳴山舉行大規模建醮儀式。

其實不管是南巡或北巡的王爺，原本皆屬於瘟神王爺。主要是因爲先民開墾之前這裡原是蠻荒之地，瘴氣重，瘟疫肆虐，便藉拜瘟神以祈瘟神將瘟疫帶走，久而久之反而演變成極具影響力的王爺信仰。在醮期中首先會迎來前來作客的客王，也就是帶玉旨下凡巡查人間善惡的王爺，即一般所說遊縣吃縣遊府吃府的代天巡狩，並進行南巡與北巡，到了祭典結束要送神時，則用王船熱熱鬧鬧地將王爺送走。由於王爺乘坐著船隻，送行時皆會在海濱舉行送神以及火化儀式，故成爲沿海一帶廟宇特殊的廟會文化與民俗特色³³。

王船信仰爲華南與台灣最爲特殊的民間信仰，爲一種送瘟儀式。依南瀛王船誌一書中將台灣的王船祭典依河流域分爲六個系統，分別爲東港溪系統、二仁溪系統、曾文溪流域系統、八掌溪流域系統、朴子溪流域系統、以及澎湖地區系統。網寮

33資料來源：<http://content.edu.tw/local/chayi/shingan/cy4.htm>

在此歸類中屬於朴子河流域系統，此一系統保存台灣最原始的王船祭典活模式，也為台地王船活動最頻繁者（黃文博，1990：18-49）。本村於每年農曆四月份皆會舉行燒王船祭典，尤其這一次拜論文調查之賜，讓我參與了睽違村中已久的大型建醮，總算感染到「全村總動員」的魅力。

4-1-2 建醮田野日誌

一、田野日記（一）

日期：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場景一：大清早的集合

今天鬧鐘記的早早的，想起阿姑前一晚才叮嚀務必要在七點前回去。自大學後習慣晚睡晚起的我於是在冬季的清晨五點多，摸黑在一家早餐店都沒有的路上，飢腸轆轆的回到了網寮。從我家到網寮約四十至五十分車程，到了東石鄉，其實天也亮的差不多。在轉入網寮牌樓前的大轉彎，只見平日堆滿蚵殼的大片空地，被小時候賽跑時用來劃分界線的石灰描出了停車格，停車格數量之多，頓時讓人感受到此次建醮事前策劃的嚴謹。還沒近到牌樓，我隨即被攔了下來，原來廟方惟恐返鄉人數眾多，車輛的湧入會造成鄉間小路堵塞，妨礙結慶的進行，因此從今天起施行三天的交通管制（參見頁 90，圖 4-3），「好哇，亂有規模的吔」！我心裏想。

進了村裡，人數也明顯增多，發現大家稍微都做了些打扮，平日悠閒的短褲T恤，在今天皆化身為各自心目中進香客的模樣（還挺隆重）。這次進香形式，除了可搭乘村中的遊覽車外，也可選擇跟車，鎮安宮廟務委員在先前便已計畫好路程。鑑於路途遙遠（尤其是第二天的路程較複雜），在各個叉路，皆有戴著鎮安宮黃帽的工作人員進行道路指揮，以防沿線交通癱瘓。為了方便工作人員進行管制時可清楚辨識本村子弟，車箱塞前皆掛上鎮安宮的紅布條。我在一個遠房堂哥的幫助下，將紅布條固定在車蓋上，此時姑姑及二伯母分別拿了鎮安宮發給村民自行前去過爐用的平安旗，不一會兒我跟著所有的車又回到了

牌樓前整隊出發。

在廟口方面（參見圖 4-4、圖 4-5），此時廟中工作人員正要等候王爺發爐後，將其恭迎至已在廣場前久候多時的神轎上，再由年輕人扛出牌樓，轉搭大型車前往南鯤鯓。而村民則在牌樓外部進行人數統計及車隊編排，我趁全村大整隊時，趕緊跳下車捕捉了一些畫面。說真的長那麼大，頭一次碰見網寮被擠的水洩不通的模樣，整個事件被我用極為隆重又新奇的心情看待，但是看在其他人眼底，卻似乎顯得有點太大驚小怪，這個訊息由我連續幾張照片裏村民狐疑的眼神中不經易的洩露。走回車旁，看見車前玻璃被工作人員貼上了「37號」的車牌號碼，此時耳朵傳進車裡討論樂透的笑聲，看看時間，已經是八點多的事。



圖 4-3 樓外的停車廣場

照片說明：在五年一度的廟會活動期間，所有的車一律得停在牌樓外，不准進入村內，以防道路阻塞。

圖 4-4 會清晨的廟前廣場

照片說明：廟前在一大清早就聚滿準備工作的村民。

圖 4-5 行前的陣仗

照片說明：在王爺起身前，有許多由村民組成的迎神儀式。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場景二：人數眾多，車速緩慢

聽了二十多分的明牌後，車子終於移動了，我看著車陣正用著極為緩和的速度前進，只見一長排的車子中夾雜著私人轎車、大型遊覽、放置神明、神轎的卡車、以及康樂車，一路浩浩蕩蕩、熱熱鬧鬧的出發（參見頁 91，圖 4-6）。為了不防礙正常車道的行駛，車隊始終只維持一路縱隊，想超車的人，隨時會被坐在車上掛有警示燈的工作人員趕回車陣中，只見路口前手持著指揮棒的工作人員露出親切的笑容，天阿！是我二位堂哥。後來他們不斷輪流出現在不同的路口，負責維持車隊秩序，想想也真辛苦。

每年的廟會舉辦，皆須要許多壯丁幫忙廟務，因此村中是

採輪流制。主要用鄰數來分，如果今年輪到第五鄰的人負責扛轎，五鄰的村民就得想辦法把家中的壯丁叫回來幫忙，而其他鄰則分擔其餘的事情，將廟務分工。

往南巡行經布袋時有個大轉彎，整條路上滿是掛著網寮鎮安宮紅布條的車，村中特別請來攝影師，在對面的車道不斷的來回拍攝車陣，看著攝影師扛著機器站在開天窗的車上呼嘯而過，此時車子才往前平移了約八公尺的距離。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車速慢歸慢，終於還是有靜此的時候，大家總算是來到了南巡的目的地——南鯤鯓代天府（參見圖 4-7、圖 4-8）。南鯤鯓代天府為全省最古老、規模最大的王爺廟。始建於清康熙元年（1662 年），為國定二級古蹟。其分靈廟幾近七千座，更有遠達至泰國者，其廟名與原創始地同（創於南鯤身山），直至清嘉慶二十三年才改建於今址（糠榔山），已有三百餘年歷史。南鯤鯓位於省道旁，一下了車，身負在第一時間捕抓進香鏡頭的我，丟下了所有的人，奮身擠進工作人員之中，由於太輕易就擠到前面，看著大家似乎老神在在，這才知道在我們之前另有別村先在內舉行進香儀式，也就是說儀式還沒開始。因此本村的陣頭一尊尊的排列在代天府前廣場。

場景三：「催落去、催落去！」

廟前他村的村民似乎沒有任何動靜，我只好在本地村的隊伍前面不斷的變換角度拍照，從八家將、大頭娃娃、超高大神像、乩童、乩身等等，我才發現原來連神明見到照像機也挺害羞的，還會撇頭，但是我當然繼續捕捉眾神像，就在此時，鏡

頭中赫然發現幾對長紀較長的前輩手執小木椅開始聚集起來，只見手抓著小轎子的一對「轎仔腳」³⁴們（參見圖 4-9），其雙手似乎是有感應似的晃了起來，聽旁邊的伯作透露，似乎是時辰到了，於是村中的壯丁隨後扛著神轎及陣頭（參見圖 4-10、圖 4-11）進入了代天府的搭棚下。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此時只見村民們規律又自動的聚集到搭棚旁的長廊下進行觀禮，到了棚下，轎仔腳移到祭壇前。只見轎仔腳依舊扛著小

³⁴轎仔腳」（台語）；類似廟中乩童；利用狀似小椅子的小神轎做為與神明溝通的工具，神明會透過轎仔腳指示或回答問題，神轎其中一腳會在桌上比劃，並由筆生（即看負責看字，譯碼）做記錄，再加以解釋。因為進行時須同時有兩人左右抓著轎腳，故台語稱爲一對轎仔腳。

轎子，其中一人雙眼閉目，搖頭晃腦，於大桌前不停的用小轎子發出碰撞聲。然而，整個儀式的高潮便要就此展開，原本我還在棚內不斷取鏡時，突然被眾人齊聚發出的聲響給嚇到，說真的我長那麼大再怎樣也不會想到有一天竟會因為參加廟會而內心如此感動、澎湃，但是此時的環場音效卻讓人晃如處於異世界的莫名情境。

你一定無法想像，接送王爺神像入座時，耳旁竟傳來那一陣陣群眾發出的震雷喊叫竟可如此瘋狂！這種呼叫聲很簡單卻又整齊劃一，類似印地安人在發現敵人時所發出的「嗚——嗚——」聲（參見頁 92，圖 4-12～圖 4-14）。我發現前面只要有人有帶頭指示，村中的壯丁就會齊聲吶喊，如此熱烈的狂叫使人彷彿置身於演唱會中，這對我來說是頭一次體驗如此激昂又萬眾齊心的魄力，雖然我站在主道旁觀看，但一波又一波響徹雲霄的激昂聲音透過耳膜卻讓心跳不自覺的加速起來。回頭只見村中所有參與的男丁個個張大了嘴大聲喊「進喔—進喔—進喔—」，連站廟前的階梯上的堂哥也鼓動著大伙：「催落去、催落去」（加油！加油），而負責此次遶境出巡的王爺們，就在眾人一陣又一陣「進喔」的聲音中，一一被信徒送過天公爐（即過火），然後再利用接遞的方式將王爺一尊尊的請入代天府安置神像的地方安座。

看著出巡的王爺數至少上百尊，才在想網寮鎮安宮目前豈不是唱空城計。問了姑姑，才知道廟中自會留置鎮殿王爺，以防「別人」（這裏的別人指的是人為想像非人界的人）有機可乘，此儀式持續約一個小時，等王爺入座儀式完成，大家各自帶開來拜拜，並把早上領的平安旗過爐，之後隨著廣播的引導被請入糠榔山莊中用膳。

回程時，我的情緒又再一次的被眾人鼓譟的神聖氣氛中挑起，請回王爺時的叫喊程度比起早上過之而無不及，加上奏樂師及廣播的聲音，現場頓時熱鬧非凡，王爺在這時又從信徒們排開的隊伍中被請回車上準備回程。

當車陣又再次回到網寮的牌樓前時，王爺們於是又搭回神

轎中被恭迎回鎮安宮中（參見圖 4-18～圖 4-20），此時陣頭又開始武動聲響，在王爺皆被迎回坐後，下午便結束第一天南巡的儀式。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二、田野日記（二）

日期：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隔天，洗了把冷水臉，我依舊張著半開著的眼皮，一路哼著音樂摸黑回家。不同的是，今天是假日，回鄉的人要比昨天約多出快一倍。眼見小村子就要人口過剩，就連出發前，幾乎到處可看見人在街巷間游走，人多到不仔細看，可能還無法如同平日般辨識出自己認識的親戚。北巡的路程是往北行至雲林褒忠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地方春祭於農曆正月十五日舉行，由五股十四庄輪流舉辦，亦即目前享譽盛名的「吃飯擔」活動，冬祭則在農曆十月二十九日舉行。由於今年為「五年到」，全省將會有超過一萬二千尊分靈紛紛回到祖廟祝賀，主辦單位也預估進香人數將會超過百萬人次，因此在事先皆與各廟進行協調，各廟皆擇日擇時進香，以免造成混亂。

馬鳴山為五年一度的慶典，除了攤販包圍整條行進路線，廟埕前更是鑼鼓鞭砲聲齊鳴，各村的隊伍比昨天多出許多，因此得每村得照抵達會場的先後順序排隊，才能將各村的神明請入馬鳴山的五年千歲廟中（參見頁 95，圖 4-21～圖 4-23）。在馬鳴山的號召力之下，全省各地的陣頭在此相互較勁，而今日的陣頭相較起昨日的，有較多元及更傳統的表演，表演的年齡層也較廣。除了一般較屬年輕人表演的乩身、及神轎舞步外，

也有許多較長者走唱傳統民謠、以及配合文化祭的民俗活動表演，因此場面較南巡大且更難控制秩序（參見圖 4-24～圖 4-29），這也使得每村進廟的時間略顯拉長。

而當輪到網寮村鎮安宮王爺進坐時，本村憑著「輸人不輸陣」的架勢，當然又是一陣「嗚——嗚——」的喊叫聲，叫聲之大，吸引了不少其他進香團的目光，自豪的我才發現，由於我們村多數為壯丁，與他團多為長輩且人數較為稀少的情形下，依當時的音貝，拿個「進香團最熱情獎」總冠軍應該是沒什麼問題。而其後程序則大致與南巡同，因此就不再贅言。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三、田野日記（三）

日期：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場景一：廟口大拜拜

今天是王船祭最後一天，為送神儀式，我爸媽也會回家拜拜，於是我請了幾位同學來吃晚上的流水席。一大早，鎮安宮廣場前變成祭祀的場所，除了設置祭壇外，平日放在鎮安宮旁小屋內的木製精美王船被推了出來，身邊同時併排一等身大、紙糊的王船（參見圖 4-30~4-32），由於今天是全村舉行大拜拜的日子，大家幾乎一大早就在準備，有人準備整隻的豬隻，有人則請來流動式康樂台。姑姑雖然吃素，也是極盡用心的準備祀奉神明的祭品，下午，村民們將祭品運往集體祭拜的地點，我們家被安排在水池的南邊靠公園部份，一桌一桌的祭品幾乎快將廟包圍（參見圖 4-33~圖 4-35），而康樂台上歌仔戲也開始獻唱（參照頁 98，圖 4-44），地方結慶所凝聚成的團圓感油然而生。



(照片來源：自行拍攝)

拜拜告了一段落，大家收回祭品，開始要進行王船繞境，王船繞境時村民會隨著王船經過五營廟（即繞村子範圍一圈），

行程由鎮安宮出發依序由南營、東營、北營、西營再經過牌樓，最後回到鎮安宮廣場。村子面積小，繞一圈走走停停約耗時三十至四十分，王船為方便民眾推抬，被安置於有裝置滾輪的台車上，行進時怕王船風帆過高，沿途均有三至四人負責手持竹竿將沿途電線撐高，以防發生不測。紙王船上除了有精緻的仿兵將的紙人外，還乘坐著乩身，而王船前的排場也挺隆重，有像古裝劇大人出巡時拿的牌子及刀劍兵器，也有迎神賽會時出現的大頭小童像以及載王爺的神轎，當王船繞境時，家家皆會燃燒紙錢，村民也會選擇是否跟在隊伍後隨王船繞村一圈，相當虔誠（參照圖 4-36～圖 4-41）。



(照片來源：自行拍攝)

場景二：流水席

晚上吃辦桌，我請來同學一起享受這種非常具地方風味的祭典（參照頁 98，圖 4-42、圖 4-43）。吃到了一半，堂哥提醒我要開始燒王船，我們一千人連忙放下筷子，快步衝到廟口前卡位。只見廟口前一群乩童們搭配香火（用把算）耍弄招式，而王爺早被請到神轎中晃阿晃的，由於廟口裏面的人動作大又有持香火，感覺極具威脅性，因此我只能遠遠站在一旁，並不敢往前靠近。隨著村民的數目增多，個子小的我老早被擠到人

群後面，這時平日不太愛講話的小堂哥不知道從那裏冒出來，主動說要幫我拍照。只見他大方走進陣頭之中，操作著不太熟悉的機器，對著王爺坐的神轎硬是卡嚓一聲，現場出現了個超大閃光。儘管照片因為手晃動再加上光線不足而極為模糊，但卻為我帶來整整一個晚上的好心情，其實我萬萬沒想到與親戚之間的疏離感漸漸的在這次的建醮活動中又明朗了起來。



(照片來源：自行拍攝)

場景三：「送之水濱，隨風漂航。游地河；

火化飛昇，上天繳旨，游天河。」

送神的最後儀式是將紙糊的王船送到濱海地火化，而送神的路途同時也是熱鬧非凡的。除了大人負責推動王船車及紙錢外，村裏的小孩也會有樣學樣的敲鑼打鼓在一旁助喝。廟口離海濱的距離用走的大約十分鐘不等，只是因為人數太多，再加上晚上視線不佳，王船前進的速度仍然有限，待王船推到海灘上時，我跟同學們的肚子早已飢腸轆轆，雖然映照在天空之下萬物只剩下剪影，但是仍可看見整個岸邊滿密密麻麻的人群，說是「密密麻麻」，真是一點都不誇張，岸上的人兒讓我覺得戴家果然瓜瓞綿綿。送神的重頭戲在於燒王船，只見道士在船前唸唸有詞，不久村民在堆積如山的紙錢上灑了汽油，一把火下去，馬上燃起熊熊火焰，才沒幾分鐘，火勢一下子就將王船吞食，也為這三天的辛苦劃下圓滿的尾聲，像我跟我同學這種可能一輩子沒機會見識到幾次的人，自然不會放過拍照的機會，只是村中的人潮散的也真快，剛剛才還鬧哄哄的，沒想到拍了幾個鏡頭，空蕩蕩的沙灘上就剩下我們跟一位騎著腳踏車的海巡，此時我覺得群眾有種翻臉比翻書還快的錯覺，但是沒想到回去一問父親，才知道原來送神時要隆重熱鬧，但送完神後（也

就是燒王船後)就要安靜快速離開,以免王爺留戀此地,這話一出,聽在早已和村中事物脫節的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參見圖 4-45~圖 4-47)。



圖 4-45 燒王船 (1)

圖 4-46 燒王船 (2)

圖 4-47 燒王船 (3)

照片說明:(1)~(3)為燒王船連續圖,經法師作完儀式後,圖(1)中,相關人員將紙錢及王船放置於沙灘上,並開始燃燒,圖(2)為燃燒進行中模樣,除了工作人員外,村民通常都站在沿岸的石塊上觀看,而鏡頭前那群離那麼近的群眾分別為攝影師、我及我那群從沒看過的同學。圖(3)為王船燒至最後的模樣,此時一轉身,沿岸上半個人影都沒有!

(照片來源:自行拍攝)

4-1-3 網寮的其他信仰

一、臨水夫人

活絡於本村的祭祀圈除了鎮安宮的王爺信仰外,位於村落北方碩大的鹽田間有一「福春古年水夫人廟」(參照頁 100,圖 4-48),為名符其實的地方信仰,據村中的傳說與廟中的記載³⁵,水夫人是確有其人,並流傳不少救人濟事的傳說,為典型由人格轉化為神格而被村民供奉的地方神,村民在每天農曆八月一日皆會舉行拜拜,除此之外,戴姓家族除了祭祀祖先外,不同的家族分支中分別供奉自家族的守護神。像我們家的守護神為二奶夫人—陳靖姑,是由梅山請回的分身姑姑常在我每次回鄉

35註:福春古年水夫人建廟沿革,由戴全明老師整理如下:(此內容臨自貼在廟內沿革)

一 夫人身世:

本名張氏肉,祖籍福建省,日據時代的嘉義廳布袋嘴庄人。生於明治二十年六月十日(即民前二十五年,光緒十三年,西元 1887 年)肖猪,父親張枝只,母親陳氏美於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民前二年,清朝宣統二年,西元 1910 年)與台南州東石郡布袋庄內田五百八十九番地蔡啓成結婚(諸:此住所原名:嘉義廳大坵田西保內田庄土名新厝仔庄五百八十九番地)。育有二男二女,長女蔡氏軒,嫁到後壁寮,長男蔡萬來(七歲時與夫人同日亡)次女蔡氏體(五歲時與夫人同日亡),次男蔡挨(二歲時即大正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給安溪庄陳番鴨做養子)

二 遇難經過:

於西元 1919 年,日據時代大正八年即民國八年己未年,農曆七月二十九日,水夫人帶著長男及次女到掌潭白水湖曬鹽,夜宿鹽寮(由稻草簡易搭建)當晚強力颱風侵襲南台灣,造成海嘯,海水倒灌,白水湖及網寮地區,一片汪洋,當晚三名母子女同時被海水溺斃,水夫人之屍體流到網寮村之北方戴魯魚塭旁之土堆斜坡上,即現在水夫人廟之現址,次日即農曆閏七月一日清晨,各漁塭之塭主出去巡視漁塭時發現一具女屍斜躺在一小土堆旁,即刻到東石支廳(警察局)報案處理。

根據日據時代戶籍謄本記載(即官方記載資料)母子女三人皆於大正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死亡(亦即民國八年國曆八月二十五日,農曆八月一日,當年是農曆閏七月一日)與現在每年各信徒大祭拜日為農曆八月一日剛好相符合。建廟經過:正在彙整資料整理中

※水夫人救人無數,有求必應,信徒來自全省各地。

時帶我到供奉二奶夫人的叔、伯家拜拜，供奉地點不定，但皆依詢問請示二奶夫人後舉行搬遷，當中若遇村民請求或自願也可請示供奉。如前一陣子，因為遇有家人生病，神像便會依村民要求而遷自對方家中，以尋求保佑（護），平時供奉事宜由家族長輩自行分配，靈不靈驗自在人心，但由不少應驗的「巧合」及流傳在親人口中的事蹟看來，二奶夫人確實為我們家長輩遇重大決擇時心理諮詢的第一人選。

圖 4-48 水夫人廟

照片說明：水夫人廟位於網寮的後方，在一片鹽田（目前已成為蓄水池）之間，廟旁有涼亭與一早期的防空洞，此處植栽村民特意栽種。為公園及學校外植栽最多之處。



(照片來源：自行拍攝)

二、夏祭

夏祭也是王船祭的一種，是每年例行的地方祭祀活動（參照圖 4-40～圖 4-51），同樣會請王爺繞境以及燒紙王船，於農曆四月十五日舉行。今年的夏祭在廟委員會開會並請示王爺後，決定簡單舉行，並沒有燒王船，但儀式仍照常舉行。夏祭當天，每戶人家會把祭品排在廣場前，並跟廟買小紙人，以每戶人頭數計，家中人有幾丁人口就買多少數目的小紙人，此時在家中也得準備給小紙人吃的祭品及紙錢，另外還有竹片一把，目的是為了延長火勢，好讓王船不因紙錢燒完了而還未火化完成。待小紙人象徵式的吃飽飯後，小紙人將被送至紙王船上一齊火化，紙王船在此時被稱為「平安船」，小紙人上了平安船則有保平安的意思。



圖 4-49 夏祭儀式

照片說明：夏祭儀式須給小紙人吃飽東西，圖中姑姑拿著小紙人，靠近每一種飯菜，做出吃東西狀。每一菜色輪三回，表示紙人已飽足精力，可以準備上路。



圖 4-50 收集紙人

照片說明：每一家的小紙人，最後會統一至廟前收好排隊，裝箱後，再進行再火化



圖 4-51 夏祭一景

照片說明：夏祭時，又成為村民聚居一堂的時刻，因為都有血緣關係，一下子又熱鬧了起來。

(照片來源：本研究自攝)

4-1-4 宗教與地方的關係

一、義務與回饋

本村因地緣結合血緣關係而形成了祭祀圈，「祭祀圈³⁶」主要指一特定居民，以宗教信仰與祭祀活動來凝聚人群的概念(林美容，2001：95)，由廟會每年輪流的不明文規定以及全村性的宗教參與動與組織分配，在某一個程度上，同時代表著義務與回饋(Ahern，1981)曾經由儀式研究中指出參與社區祭儀所具有的義務性及強迫性，每五年輪到的鄰里須負責廟務運作，然而也無形中成爲一種壓力，由於廟會須大量身強力壯的年青人，在子弟多往外地工作無法返回的情況下，有時必須僱用臨時工應急。國內許多學者在對社區對祖籍神的崇拜現象也把它解讀爲做爲團結社區的過程(Sangren1987：73，劉枝萬 1989：103，董芳苑 1984，李豐楙 1994：187，王世慶，1972)。而今年爲網寮在新廟完工後第一次大廟會，意義更是非凡（待後面小結詳述）。

二、地方的親切度的展現

比起村中平時不平易近人的神秘感，在大拜拜吃流水席時，村人往往會出現熱情、好客的一面。在王船祭祀活動期間，並不排斥跨村的人前來進香，一來不管穿著如何，在節慶時並不容易分辨；二來由於本村家族子弟分散各地，族譜已傳至六至八代，親戚之間多疏離，大家都相互不認識，來者即客，因此成爲一年之中最容易打成一片的季節，同時更擴大「家」的存在意義。

地方的親切度在節慶期間絕對是熱情且開放，相對於我這群被我帶進來的同學們，曾經有一個同學於平常日單槍匹馬的進入網寮。我一直很佩服他的勇氣，對一個封閉且具血緣關係的聚落空間，陌生人的進入很容易被辨視出來甚至成爲眾入注目的焦點，這種情形就好譬如不小心踏入別人家一樣，我群的

³⁶祭祀圈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學者岡田謙首先提出來，主要範圍指擁有同一主神信仰的居民生活地；主要指民間信仰與社區間的緊密關係。而本文中指的祭祀圈則根據國內林美容學者所定義：「爲了共神信仰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林美容學者將台灣地域的民間信仰二分爲祭祀圈以及信仰圈，兩者皆顯示出漢人移民台灣藉由宗教達成社會連結的空間發展。

防護意識在這時就會跑出來。

當然使外人不得其門而入另有第二個原因，鄉村地景不同於城市有太都被人工統一的溝通語彙，城市透過媒體及商業的教化，教育民眾藉由城市單景解讀城市機能，如看見「7-11」你知道那是便利商店，找廁所可以去「m」(麥當勞)或加油站，迷路時，還可以看地圖找地點。但是這一套用在鄉村幾乎不試用，醒目一點的「柑仔店」或許還能被辨識出來。但存在於鄉村中隱藏式的商業活動、休閒卻無法被一般外地人滲透，確認方位時或許可以利用廟宇做為基準點，但是錯綜複雜又無門牌路名可言的街弄，則因無任何可閱讀的介質讓人的舉止一下子就被分出來。倘若是地方節慶，則完全不會有上述困擾，因為這時不管是誰，在地方大團圓的時候皆成為客人。

三、地方宗教的異質性

本村除了共神信仰，其實活絡於全村性祭祀活動底下的信仰各異，如：前面也提及以家庭為單位，所各自擁有的守護神，便自然而然的融入地方日常生活中，宗教禮儀所衍生的各種禁忌皆被村民們牢牢的僅記著。在大多數時候，家族守護神往往在安撫民眾情緒的即時性上，更能發揮顯而不見的力量，對比於大型宗教活動的號召力，小神信仰又何嘗不是一種反抗。

以傳統宗教中強調陰陽相異的性質，而節慶中，雖然氣氛和樂；卻也同時存在著許多區分出男女各異的活動表現，如：在公開的場合，清一色為男性的展演場，而女性則多為圍觀的角色，就如同平日村中也顯少遇見婦女出現在公眾場合中。而在村民展演自身的過程中，不同的人群，承自於不同的壓抑，而使得廟會表演充滿無法被完全掌握的空間自由，這使得地方宗教有別於其它制式化的活動，也愈顯得神祕及有趣。

4-1-5 家的存在意義與自我認同

由三天的田野日記中可以看出：村中的人藉著由恭送分身的神明回主廟的儀式，來落實號召各地子弟回家團圓之實，平日，在視覺景觀上代表宣示戴氏宗族界線的牌樓，其意義不斷

重覆的由儀式中被標示出來，如：牌樓在前二天恭請王爺上下轎時，始終象徵「門」以及「開端」，乘坐神轎的王爺要通過了牌樓，才會同神轎分批上卡車搭往南、北巡目的地，而回程時到了牌樓，則又要整裝上轎，再由眾人扛進村內，而王爺與民眾在最後又繞過牌樓進入村內時，又再度「一起回家」，象徵保平安的代天巡狩在巡視村子一圈後，又回到了廟中，繞境的過程中，王爺的勢力似乎一直與村民同在。

而王船行經五營的巡禮，也投射出村民看待網寮戴氏宗族的心理空間範圍與界線，透過全村的集體參與行動，在公開的公共領域中，我們不斷被告知來自於同血緣的家族印象，P. Steven Sangren(1987)指出漢人的各種儀式活動並不是僅僅是個人(家庭)與神明之間為了滿足需求的交換關係而已。其中包含著複雜的有關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乃至於有著關於宇宙的預設。儀式中不斷再現出網寮民心中的空間觀，更是凝聚家族成員認同的過程，透過一次又一次宗教儀式的操演，首先被界定出戴氏宗族心理地域，在儀式大規模的互動中，同時拉進戴氏宗親雖不同族卻同血緣的距離，這種經由全村集體進香的實質行動，打破各家之間的藩籬，並以具體單一的空間單位：「家」，對外進行交流活動，「網寮」或「鎮安宮」在此時早已超越任何代表個人意義或家族特性而成為本村任何對外宣稱的統一符號。

進香活動中，來自於全台不同村庄皆透過同一慶典作為他們熟悉與認同的實際知識，並藉同一信仰引發相互交流的機會。在建立認同時，我群的認同乃是建立在「他群存在」的基礎意識上，與他群之間的界線劃分以及區隔性便變的非常重要(朱全斌，1998：248)，因此在各村各異的價值觀念發展在其各自的陣頭、遊行隊伍中仍有相互較勁的濃厚氣息。而這種對內求同，對外求異的認同建立模式也同時再現於流水席與客人寒暄之間，「這是咱網寮才有的」、「明年再來給我們網寮做客」，從主人對客人的談話裏，「我們網寮」被當作來強調出「我群」與「他群」的發語詞，而在地的認同感也不斷的從個人的行為、言語之間被無意的宣示出來。

藉此宗教儀式及節慶典禮的操演，「網寮」順勢成爲凝聚戴氏宗族心靈寄託與歸屬感的家，而「家」的概念在此也由實質的物理空間（house）、家庭成員關係（family），提升成爲形而上的心靈感受。家的研究被許多學科重視，其中有一點提到：家是心理意義發展的中心。個人在家中發展自我認同、學習人際界的界定，而家庭成員則透過家聯繫彼此，再與社會結合。因此家可說是心理與文化過程的核心（畢恆達，2000：55）。於是，網寮在五年一度的王船祭中，四散的成員再度被聯繫回「家」參與「家務」，家族成員藉由不斷被轉化³⁷的儀式過程再度發展出地方認同及人際關係，三天的祭典不但連結起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社會關係，更實現了網寮民對家的想像。

4-1-6 小 結

在社會生活中，藉由這些被創造的社會記憶與集體回憶不斷滋長，將形塑個人或群體的認同，在進香的策劃和參與中，依村中的輩份與職掌清楚的界定角色分工的職位，儘管大部份由村中男士擔任工作人員，而婦女則負責照顧小孩，但在狂歡式的氛圍當中，仍然有許多跨越身分的表達自由，如爲炒熱對王爺的熱鬧陣仗而發自內心或被周圍感染的狂叫式吶喊，以及各個交通管制口的自我表現，皆成爲影響地方文化祭點整體豐富度的因素，而個人經驗也同時隨著這些重要的事件，不斷學習並獲得積累，這些經由行爲得到的記憶，再經過集體的修正，成爲了強化社會認同的機制，整個宗教結慶的進行，不斷的藉由環境與人的對話，體現出存在於網寮深層的文化秩序與自我認知。

4-2 是天災還是人禍？

4-2-1 舊的危機

在我僅六年的記憶裏存在著一次水災，那時候一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們紛紛被大人們趕到床上，只記得在床上跟老姐玩扮家家酒之餘，耳邊還能聽到大人們吆喝著除了櫃子外還

³⁷這裏指的轉化指目前的儀式多由機械化設備輔助而非像早期多由人力舉行。

有那些東西是要往床上搬。記得那次的退潮很快，到了下午我們又可以自由下床玩耍，屋裏屋外像被大雨淋過一樣，到處充滿水漬，忙進忙出的大人們全身沾滿豆大的汗滴，幾乎是從水裏走出來一般，在一邊掃水之餘，不時望向床，打量著那堆早上費力搬上床的傢俱。

網寮在早先是潮汐漲落的地方，地勢原本就較為低窪，若颱風季節再遇上漲潮，海水面超過堤便會造成淹水，而本村也因為於民國七十五年、七十九年、八十一年先後遭受三次颱風水災浩劫而登上各大新聞媒體，成為水災災民。此三次颱風的入侵，皆是因為堤防潰決而使村莊周遭及魚塭前後成了約三個月之久的水鄉澤國。網寮的水患之苦，只消隨便在路上碰到任何一人，必能滔滔不絕且描述的非常生動，我問了一位大哥（約四十多歲）當時的情形，只見這位國台雙語的大哥情緒突然激動起來。

「若講到水災，咱網寮真是我們國家第三等公民！算算嘛真可憐，水災整整淹了一個半月，政府也都沒有補助阿，小時候有一次好像是叫兵仔，其實是罪犯來做堤防，卡早都叫他們犯人兵仔～犯人兵仔～，以前就是在下頭船塢那兒堤防破掉，於是叫他們搬石頭去補，．．．．．後來跟本就是政府機關互相踢皮球，因為堤防是水利局的，但是堤防是台鹽在曬鹽時去接管其修護，後來在廢鹽灘之後，也沒人修繕，結果年久失修，結果那次是由水夫人那邊破掉，..但是地層下陷有差，我記得我小時淹的時候，你們家那邊應該沒有淹到，因為你們那邊較高，我們比較靠近海邊，好像淹到門埕而以，...後來的淹水則有一公尺多，在漲潮時，淹得比窗子還高，那怎麼辦？就隨便它淹阿，要不然怎麼辦？那時我叔叔已經蓋樓房，有的就搬過去住，我則和我爸及伯伯住在公園，等退潮，吃則等外面的人送麵包以及食物進來，...那時候魚塭裡的魚蝦全部都跑出來，早就全散開，直到最後，我們村中有人去行政院抗議，要申請國家賠償，也是沒法度，．．所以我一開始才說我們網寮人真是國家第三等公民，你看台北那裏只要淹個小水，政府就要撥款或...後來只有申請可以修復魚塭才可以，徧徧我們村中很少人有魚塭，大部分只有補魚．．．．．。」

這位大哥從水災事件說出了村子位置邊陲的不平等待遇，他用「第三等公民」來形容村子在遇到重大災害卻沒有被政府重視的無奈心情，最後還拿本村跟位於台北淹水的情況相比較，他很不平衡同樣身為「災民」，竟然有著天與地的差別待遇。其實我曾試著查詢網路上當年颱風的新聞，泰半都有台北淹水及事後補強、賠償的消息，甚至夾雜許多對地方災害責任歸屬的政治聲浪，反觀網寮泡在水中那麼多天，卻沒有相關陸續的報導，這也難怪村人在多次遇水患後終於忍無可忍跑到總統府前抗爭。

「有一次是半夜，彼天我睏到半暝，就感覺聽到雨水一直流進來的聲音，本來以為是門窗沒關好雨噴進來，就起身想檢查一下，結果人要下床，腳還沒放到地上，就先去浸到水，我驚了一大跳，按了喂！（發語詞＝我的媽呀）水那時到我的腳踝再高一點，我看見水一直從門檻那邊滲進來，彼當準這間房子只有阮，我有點楞住，我趕緊穿好衣服，把東西收一收想跑到後面大伯家（大伯家是三樓）結果水在漲真的很快，你就不知道，我門才一開，水一下子湧了進來，那時候水已經超膝蓋，我趕緊通過公廳，再扶著牆壁摸到你大伯家，到那兒時，水已經快到我的胸口，厚，你就不知道我一直打一直喊一直打一直喊你大伯家的門，要他們快點來幫我開門．．．。」

姑姑說到裏神情都變了，我趕緊轉移話題，不希望她再繼續回憶，而大伯母回答水災時則想起她養殖的蝦「那講到十八年前那次做風水（指颱風），大家的蝦都跑阿沒半隻！了死！．．．」。同樣也是怒氣沖沖，雖然我父親當時已在嘉義市工作，但是當時魚塢帶來的損失，也著時讓他困擾了好一陣子。

似乎大家回憶起有關颱風造成海水倒灌時的景像都會突然激動了起來，甚至在訪談時，很多人示意我這個問題沒什麼好談的，反而話鋒一轉，會誇讚起目前所築的大堤，現在我再問大伯母會不會怕，她說：「現在大堤已經做起來了，應該不會再淹水了啦」！聽著她好像在掛保證的口吻，我知道這一次網寮人不用再擔心受怕了。

4-2-2 新的危機

村中的蓄水池及魚塭常常有超高水位的現象，在路上走著，總覺得水面快跟路面齊平，我問：「為什麼魚塭的水位很高都排不出去」？大哥回答：

「因為以前每個魚塭都有接管子，管子則通往最近的大排，大排再通往大海，當潮退時可以排水，但是因為多次颱風造成損壞，於是荒廢已久，造成堵塞現象，現在如果要整修，須花一大筆經費，再加上大多租給別人使用，現在大多是用抽水馬達將水抽出，抽的話就沒辦法抽到外海，大多抽到鹽田地，當然地層下陷也有關係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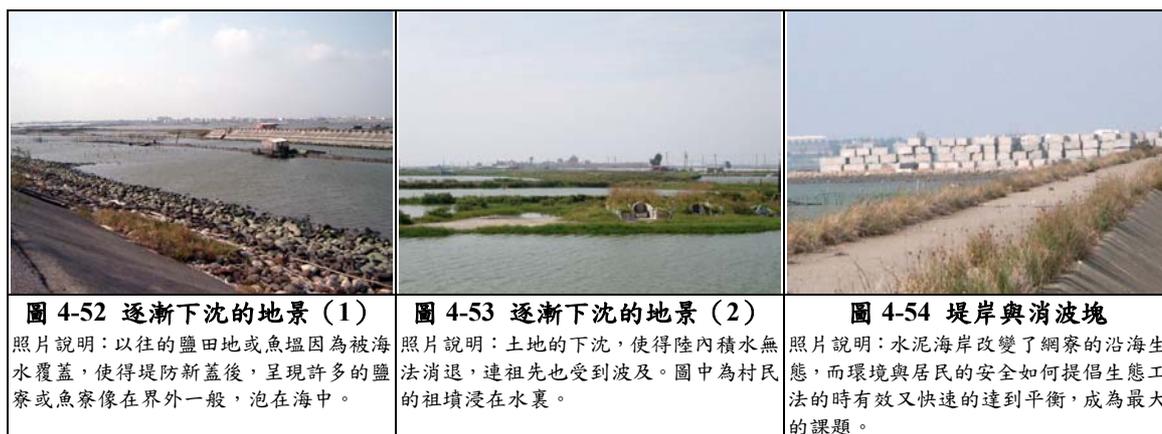
地層下陷發生在網寮似乎是個不爭的事實（參見頁 108，圖 5-52、圖 5-53），大家也多少都知道是跟超抽地下水有關，第一章談到的突堤效應，因洋流不斷的抽沙掏空地盤，也將成為持續下陷的原因，因為村中地層下陷的範圍似乎是整片地盤一齊運作，而非屏東地區陸面比屋舍高的現象，使得這個非立即造成損害的「慢性病」比起要人命的天災，被看在居民的眼底似乎顯得無關痛癢。

但如果說到地層下陷跟水災的威力加起來有多強大時，你一定很難想像有一天，自家的漁塭真得會被海水給吞噬。有一次我載著大伯母路過避風港時，她示意我停車，想指出家裏魚塭範圍給我瞧瞧，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一切，「你不是開玩笑的吧，海怎麼可能是我們家的呢」？我手搭在伯母肩上問著她覺得她挺幽默，伯母不死心，硬是要我看仔細一點。「妳有沒有看到遠方有三間小房子阿？」她又問。

過了一會，我用不可思議的臉回答伯母：妳是說那三間只看得到房頂的屋子嗎？她說「對阿，那分別為你伯伯兄弟的魚塭。現在什麼都沒了！」被伯母這麼一講，我腦中突然浮現國小時候跟表弟妹去捉蝦的情節，對，就在那裏！沒想到那一大片魚塭全都陷入海中，「下頭船塢的地全淹··因為壞了沒有整修，已經跟海相通，跟抽地下水也有關係」。原來我們的魚塭就做落在下頭船塢那兒，我耳邊則閃過大哥曾跟我解釋地層下陷的原

因，下頭船塢的魚塭由於水路破壞又遲遲未修，導致村中最後一次淹水時水無法消退，在新的堤防修築好後，皆變成外海的範圍。從堤岸看出去，便可瞧見海中座落著幾間魚寮。

有時候不得不承認，當災難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才會發覺事情的嚴重性。諷刺的是這些小屋，竟然還曾被矇懂的不以為意的笑過！



(照片來源：自行拍攝)

4-2-3 小結

儘管堤防、消波塊在提倡自然工法的近幾年被大肆達閱，但在當時其堅固綿延的外觀的確搭築起村民的信心（參見圖 5-54）。由於民眾的壓力來自於對於生命保障的急迫性，顯然水泥工法及突堤作用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並未在動工時被納入考量，也因此解決了海水倒灌的問題，卻也隨之帶來短期之內民眾始料未及的生態影響。

海岸線的生態如同地層下陷的問題，因為沒有立即性的危險，而無從浮出台面，雖然有研究中心不斷監控，卻仍存在於研究數據中，而無從有相關措失或應因對策。成為潛伏在網寮村內未被看見的危機。

4-3 小結：從鎮安宮重建看災難與信仰與認同

而說到水災後的重建，村中的信仰中心—鎮安宮也無法幸免，在廟方請示神明後決定要增設後殿，消息發布後，雖然村民損失慘

重，隔年的募款活動卻在短短三個月內，募集達七千多萬元，使鎮安宮後殿工程不但能如期完工，還加高整建了前殿，連帶也翻修水池及康樂台。

廟方發起村民募款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全有賴於許多旅外村民共襄盛舉，而此舉可看出村民藉由對集體神的崇拜表達面對水患後產生對村中的重視（林美容，1993：182）。村民首先由水災所造成共同記憶而產生了抵抗性認同，而後又因為他者（其它災區民眾）的抗議行為當中，更深感社會不公而引發淪為「第三等公民」的憤怒，進而達到對主體處境低落的地方認同感。諸如這一波又一波天災人禍，讓村民遭受共同的利害與外敵，而形成相互依靠的主體，這使得村民對網寮的認同化被動為主動。祭祀共同體於天災之後順勢轉化為命運共同體，而旅外的村民更因媒體連結與村內人民凝聚成強烈的地方認同。這股力量被作用在代表守護地方的信仰中心時，隨即被宣洩出來，使得短時間內順利募得建廟款項。新的鎮安宮正代表著村民更團結的地方認同。

Worchel 指出團體認同的四個發展階段：分別為凝聚團體信念（group beliefs）此為團體形成之初，處於還在擴大群體的階段，其次是「生產階段」（group productivity）此時集合體已具備相同信念、規範、以及完整的價值體系，亦能與其他團體相抗衡、交流等，為全盛時期，再來進入「個人化階段」（individuation）成員自主性提高，內部開始產生分化現象，最後「式微」（decay）階段時，由於失去向心力，團體出現瓦解或被取代的危機（1998，Worshel）。而村中的宗教信仰在目前人口遷徙後逐漸形成信仰多元的時期，從儀式過程中不難發現，隨著村內成員自主性提高，本村已進入個人化階段，然而經由天災人禍卻又使得村內因反抗性認同而重新凝聚向心力，而免於進入式微的階段。

第五章 地方認同與漁村處境

「地區的結合力，就是區域內一切現存現象的組合，並非一些事象隨意而雜亂無章的堆砌，相反的，乃是透過某些相互關係、合理的組織及瞭解而組合的。這種內部的一致性聯合各別物質組成一個整體」（布羅克（Jan .O .M . Broek）在地理學：目的和精神一書《Geography : Its Scope and Spirit, 1965, 第六章：引自王明珂，1991：385》）。

地方的認同是一個經歷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甚至是自然環境變遷而重新建立的過程。本章將總結網寮地方發展的問題，探討地方發展如何影響地方空間發展與地方的認同，最後則試圖結合地方發展與地方認同的關係，探討如何建立一個有主體認同，並能夠發展的地方。

5-1 空間變遷所引發的認同

5-1-1 空間發展與地方認同

一、產業空間

在第三章產業空間變遷中談到，網寮隨著人爲的開發與產業運作，由生計空間（地理空間）轉化爲生產空間。其中地理環境佔影響地方經濟很大的因素，也形塑了漁村的特質。網寮的地景變化始由戴氏移民開墾逐漸成形，漁業發展由捕撈業轉往內陸養殖，魚塭的開拓進而改變了村民採集時期依附於地理空間的限制，同時也改變了土地利用形式。這塊原屬潮汐漲落的沙灘地隨著沿海土堤的建造，地理輪廓愈趨分明。日治時代大規模的鹽業開採，不但界定出網寮聚落的發展範圍，也吸引來自各地的鹽工落居於網寮境內，鹽田的開發更形塑了網寮今日的面貌。

許倬雲（1988）曾由中國精耕細作所造成的社會力探討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之間的關係，其中社會力講的即是親緣的地著團體，本村人群的組織方式既是親緣，在經過世代後又形成地著（意指住這片土地不太變動），因而形成曾所謂「穩定性、

自我調節力極強的社會網絡」。網寮的產業，由於漁民爲了維持生產力，必須耗費大量的資金長期投入於工具、飼料、人工等雜項支出，同樣使得地方產業沒有資產化而使得經濟力分散，然而在勞力的分工上，爲了應付季節性的需求，反而使得大量集中的勞力得以平均分配，甚至須要結合鄰近農村的生產者，這樣全村性大規模分工之下的產業，以供需的原則下，自然出現了市場網。

土地資源方面，內陸土地支配權因由日治會社及台鹽的介入而出現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現象，地租的形成爲私人擁有者對地球某個部分的壟斷力量，土地則成爲某個特定階級排除其他階級而壟斷的東西，壟斷地租即指社會行動者全面掌控直接或間接的交易（王志弘譯，2003 大衛·哈維講稿）。日治時期鹽業會社及台鹽以集體生產（擴大家庭）做爲鹽業開發的基礎，並以獨占土地、市場作爲鹽工勞動產品的生產資料，儘管鹽工在此種社會關係中成爲特定階級的資本，然則鹽工及其家族成員卻從中獲得土地使用的自由度，由鹽業的世襲制度可清楚看出鹽田的繼承權係根據鹽工內部成員與血緣組織加以分配或租借（Samir Amin，1990：4），這使得鹽工人脈的掌握形成了資源的二度壟斷。

而土地私有化的現象同樣發生在外海的蚵田，蚵田的範圍及位置因受地理潮汐的影響而出現等級，而空間等級的劃分爲早期家庭與家庭之間武力爭奪下的妥協品，蚵民在外海插上竹枝成爲宣示土地權屬的手段，而後土地權的轉讓及租借則在沒有土地契約、法律明文規定下，藉由竹枝間所劃定的範圍以及金錢交易中漸漸約定成俗。

而土地支配權更成爲影響日後村中蚵業分作層次的等級。在蚵業結構中，擁有蚵田的居民順勢成爲蚵業生產者，其後則衍生出剖蚵工、綁蚵工、採收工、臨時工及大盤的出現。魚塭的形式也一樣，村中沒有任何土地資源的村民成爲漁村的其它要角，捕魚、輔助性質的臨時工、雜貨店、造船業等皆因應資源分配而有所應對。

二、住宅空間與公共空間

而日治時期鹽田及魚塭劃分，也使得村中住宅空間受到很大的限制，隨著家族成員的擴張，在有限的土地範圍下，傳統三合院式的住宅開始由平面擴張轉化為垂直立面的樓房，位於聚落內部散落的魚塭開始被回填成為建地。除了廟埕空間及廣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土地外，內部有效空間利用程度，在村民有機式的屋落結構下幾乎達到飽和，最後終於往村外道路擴張。村民利用廢棄的牡蠣殼作為土地回填的材料，甚至成為擴張土地面積的工具。如：在今年大拜拜通往村中牌樓的道路上出現了一片停車場，這塊屬於台鹽公司所有的鹽田地，即為村民利用蚵殼策略性造路的結果。

村中住宅空間的外在性，顯示出外部經濟力量對村內的影響為緩慢而漸進。一九五零年代來以受到資本主義影響，台灣社會結構由農業轉工業，農村人口大量往都市移動轉業，造成城鄉間人口快速流動，屬於一級產業的網寮自然受到很大的衝擊，由當時住宅擴張速度的停止可略知一二。然而村中的產業在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卻未如同農村般受到重大的波及。一方面現代化及機械化只提供了漁業生產工具的升級（如：機動漁船、運輸車、大型吊具等），並未開發出取代人力的工具，如剖蚵，養殖業等皆有賴大量人工的投入。使得漁村在目前失業率大增的社會中，尚可提供回流人口工作機會；另一方面，漁村事業屬季節性工作，村民多多項副業，如：半鹽半漁、半漁半養殖等。因此漁村經濟得以較內陸農村維持穩定的狀態，空間住宅因此出現持續更新的景象，這使得網寮的建築場所並未營造出傳統聚落的氣氛。而這個建築風格不穩定的現象同樣出現在台灣許多半現代化的鄉鎮中。近幾年，由網寮紛紛搭建別墅型樓房的建築風格中，產業的穩定度成為連結網寮與現代化持續對話的機制。

三、地方認同

而網寮建築場所的內在性，則透過血緣及宗教力量發展出地方認同。由公共空間中發展出許多「集體性的場所意識」（Aldo van Eyck, 1969: 109, 轉引自季鐵男, 1992: 107），

成爲凝聚居民我群意識的開端。以網寮的場所中心—鎮安宮及廣場，不斷的透過地方習俗傳遞場所的合法性及象徵性，並影響至下一代。習俗的延續成爲居民對傳統的堅持及神明、祖先的尊崇而後形成對地方的依賴感。於是儘管遠離他鄉發展的村民，仍不忘參加地方的結慶活動，藉此透過習俗的參與待以維繫與地方以及地方居民的交流。另外，以網寮居民在地多年的情感累積（若以父親輩份算的話，約至少五十至六十年），村民間的互動及在動經驗所創造的集體記憶，同時成爲圍塑對內認同的原因。另外，居民將蚵條整齊又有秩序的堆放在道路及海港等地，此種將住屋空間延伸至外部公共空間，更體現了居民對地方視爲家屋以及人際間相互包容的地方認同（季鐵男，1992：105-120）。

而這些認同的加總在網寮遭遇重大天然災害時，成爲一股團結的力量。這種抵抗性認同的產生，形成對外發動抗爭運動的勇氣，如：水災抗爭與鹽工抗爭活動。使得地方共同的危害透過集體行動又再度塑造出對網寮內部的認同，對外並成爲連結外地村民回鄉回饋以及相互救助扶持的責任與義務感。由鎮安宮能在災後隔年短短三月內籌募到七千萬元，旅外村民的認同力量不容忽視。

5-1-2 地方認同是否對等於地方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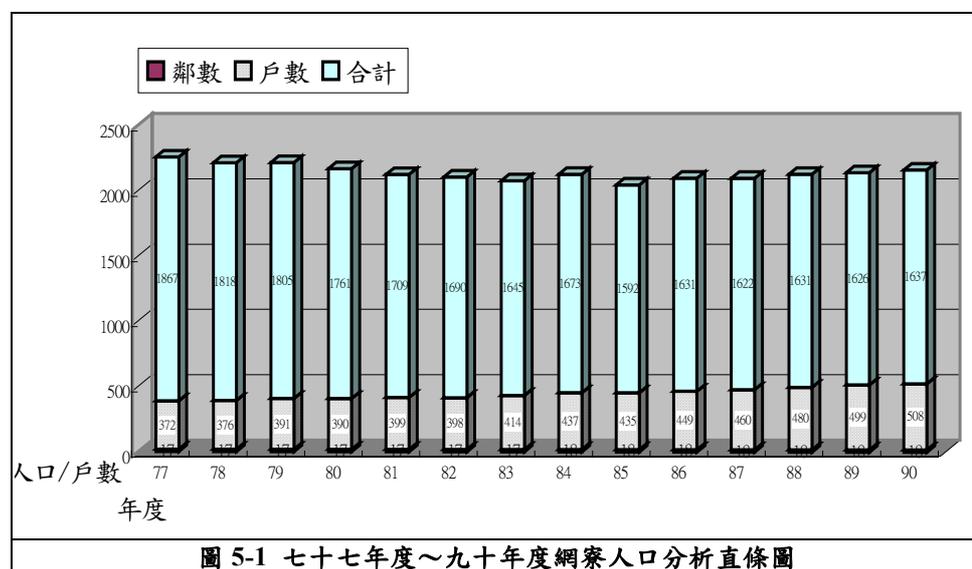
相對於地方的認同感，新一代的年青人（指叔伯的兒女，約民國六十年後出生的人），在面對外部開放社會的自由度多樣化、地方產業無法升級以及教育體系的運作下，一直存在著人口流失的危機。網寮全村目前約有五百多戶人家。由民國七十七年至今的人口調查（七十七年以前的人口數據多爲手抄謄本，據東石戶政事務所表示：已全數遭祝融之災）。由表 5-1、圖 5-1（頁 114）中發現，雖然村中戶數不斷增加，但是人數卻有成長緩慢推測出家族雖然一直擴大、分家。但仍有人口外流的現象。

大部份受新知識教育的學子在學成後，選擇到外地謀求更適合自我定位的工作。而留守本地的年青人除了爲傳統家庭倫

理下，即女子嫁至外地，兒子繼承家業的觀念，鮮少有高知識份子留守於網寮。漁村文化及漁業知識靠著父傳子的方式流傳於網寮，而漁業的技能並非與學歷成正比，因此大部份新興的漁村從業者，學歷大多不到大學或高中，然而低學歷也成為人口回流的原因之一。

年度	鄰數	戶數	男性人口數	女性人口數	合計
77	17	372	955	912	1867
78	17	376	941	877	1818
79	17	391	925	880	1805
80	17	390	923	838	1761
81	17	399	906	803	1709
82	17	398	897	793	1690
83	17	414	851	794	1645
84	18	437	890	783	1673
85	18	435	851	741	1592
86	18	449	869	762	1631
87	18	460	867	755	1622
88	18	480	874	757	1631
89	18	499	881	745	1626
90	18	508	878	759	1637

(資料來源：嘉義縣東石鄉戶政事務所提供)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由於目前的教育體系，使得初級產業無法吸引新一化的年青人投入發展，地方被迫培養出一批批背離家鄉的下一代。然而，談到產業的發展，同樣處於傳統產業層級（即一級產業）的紐西蘭農業，卻讓紐國位於全球資本市場中，能以農業之國

的身分立於不敗之地。紐國的農業不但成功的推出形象成功的產品，打進全球化的消費市場中，連帶其農業景觀更成為發展觀光業最佳的利器。其中除了顯示紐國對農業產品品質的嚴格控管，其中，更投入產業對生態環境的重視。

反觀，台灣的漁產品發展放到市場機制下，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首先，漁產品並不是台灣的主食，台灣的漁產品銷售以遠洋漁業為主，主要外銷至外國，尤其是日本，日本本身是一個吃魚的國家，對於漁產品的需求量遠大於各國，因此漁產品的推廣在台灣內地的自銷管道便是個問題。再則沿海養殖漁業其商業主力仍有賴城市網絡，其控制力並不是在產地本身。當社會經濟力減弱，魚產海鮮並無法成為日常必需品被廣大消費，再加上海鮮不易久置，除了被製成罐頭及漁業加工品外，大盤商須負擔無法久囤魚獲的風險，故影響下游生產者的開發成本，導致村民獲利有限。

而如何有效提升漁民的收入？以四月份嘉義縣政府向漁業署申請輔導在布袋開設牡蠣生食淨化作業，研發出「活生蠔」，並試圖與飯店業者結合。此舉藉由生產技術的提升推動精緻漁產業升級，並配合媒體行銷創造地方品牌的策略，不難看出地方政府致力於地方產業永續發展的決心。對於過往青蚵在市場中的消費標準每顆約新台幣兩元，希望過透淨化處理、餐廳銷路手法提升牡蠣價格。但是，雖然「活生蠔」挾著高營養價值、通過歐盟、日本 HACCP 生食標準，以及號稱國宴主廚的巧手料理，但能否成為如高級牛排般廣受一般民眾接受，恐怕還有待時間觀察。而面對 WTO 的挑戰，地方人士甚至結合宗教慶典舉行品嚐會促銷牡蠣，並有此意將端午節也訂為牡蠣節，打開東石、布袋地區對外的牡蠣市場。

5-1-3 漁村究竟是邊陲還是對外出口

義縣主要為以農業發展為主，境內各鄉鎮多存在著人口老人及人口流失的問題。縣政府在早先年前為了爭取地方發展，曾處心積慮爭取工業產業進駐，祈增加地方就業機會，開發地方市場。所幸，位居邊陲並被視為未具開展潛力的嘉義縣，與

當時許多重工業擦身而過，沉寂許久的嘉義縣竟在不被看好的機緣下，生態環境得以未受污染，並以「一山一海一平原」作為地方觀光的發展策略。以沿海地區來說，如：嘉義縣濱海國家風景區、朴子溪規劃等。近年宗教儀典更成為塑造區域性文化特色的契機。以網寮為例，於九十一年十一月的中國時報指出，地方希望能將鎮安宮的慶典儀式成為「拼觀光」的地方資源之一。在這之中顯示地方宗教在地方拼經濟之時，嚴然成為塑造地方特色及地方認同的最佳代言。

以網寮作為開發為觀光導向的村落，較適合走與他地相互整合的路線，一來鹽田、魚塭、白鷺鷥為西海岸鄉鎮共同的景致，以鹽田為例，最大範圍集中於台南北門一代，而魚塭養殖目前則以台南最富盛名。雖然每年有王船祭典，並於五年舉辦一次，儘管參加祭典可吸引大批人潮，但是遊客消費主要活絡流動商販，對當地經濟效益有限。另外，外海的外傘頂洲除了縣歸屬權尚未釐清外，由於漁船牌照的限制，如要開發外海觀光事業，除對於村民的教育培訓以及村內相關服務配套須納入考量，對於觀光人數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也須製定流量限制的機制。

再則，網寮地理位居東石港及布袋港之間。以布袋港來說，除了其港口副地廣大，其北面港口因突堤效應而造出一片沙洲，成為遊客新興戲水之地外，此港可直通澎湖，其港口內部更已形成著名美食廣場。因此若先由布袋、東石等等已具觀光知名度的地方，加重發展，勢必可帶動附近一代初集產業的行銷市場，並有緩衝時間讓鄰里鄉鎮自由發展。另外，西沿海各港並可藉此整合串連，成為一旅遊主題。如此，以純居住空間生活為主的網寮或其他鄉鎮，也可跳出地方大規模發展觀光的迷失。

而當政府一味在發展地方經濟的當下，別忘了開創新局固然重要，但是眼見農業大縣大多數人口呈現老化現象，老年人的福利安養問題，希望不致淪為現實經濟刀口下的犧牲者。另一方面教育在城鄉差距漸被文明設備縮短的今日，如何使本地的新血能傳承地方文化，也成為地方教育的重點。

5-2 結論

我們總是活在對逝去物件的懷念裡，連在意義、語言的層次上也是如此。我們使用著語言，同時也是一直某種懷舊、某種逝去的物件；另一方面，由於使用者已滑移到另一事物，所以，事實上語言在它的使用裡也是一種預期……它必然置身於這兩個現實框架中；面對逝去之物的同時，也在預期中面對著等待之物……因為現代性擺明就是一種過去與未來共存的連續相度理念（Jean Baudrillard, 2000，轉引自林宜萱、黃建宏譯，2002：46）。

相對於連接著過去與未來這段青黃不接的年代，今日的網寮如同其他發展中鄉鎮對自身處境感到矛盾與猶疑，也因此有許多地方文史工作團體試著從歷史重構的角度，重新審視現況形成的脈絡。而後也有人從地理重構接續著地方發展。

這些無異是想釐清地方感及地方的未來，然而在研究中，卻出現了一個疑問：即為什麼研究地方時須耗費相當大的力氣去適應及了解地方文化？即使是自己的家鄉？為什麼地方文化成為另一個文化脈絡？不可否認，地方、地方的人、地方的文化，一直被研究城市的角度視為「文化他者」看待。在現代化的影響下，地區出現了等級而有了城鄉差距，當地方被用非地方的發展層級來做比較時，顯然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當城鄉環境出現落差，而文化教育卻是統一時，地方認同在比較之中產生了危機。

參與宗教儀式的過程是進入研究田野場域最佳的時機，在此卻赫然發現，慶典裡四處可見許多被世俗眼光視為不良少年的年青男女，化身為儀式操演者（如：八家將、乩童、扛轎人員……等），他們盡情的參與凝聚了整個儀式狂歡及專注的程度。而當宗教儀典漸被看視為代表地方資產的今日，這些被外在眼光辨別為學歷不高的問題少年，孑然成為地方文化傳承的關鍵人物。在還未進入田野之前，甚至被我深覺這些活動是具危險性及迷信的。反觀其他未進入地方脈絡的觀光者，當有朝一日，宗教被納入觀光體系時，究竟有多少人存著多元文化觀來尊重地方文化及這些儀式展演者，而非

同我先前懷抱著看熱鬧、看表演、看文化他者的角度來對待這群地方宗教文化的守護者？也因此地方文化當被視為土地共同的文化資源被共同守護。當發自內心的地方認同變成一種文化象徵，卻無法與其他文化脈絡互為主體時，地方認同將遭受排斥的危機。

另外；面對在地方發展，由網寮的產業發展過程，以鹽業發展，不難看出國家政策導向與企業成為影響地方發展幕後的推手，國家權力的運作不斷的支配地方上的人民依附其下，舉凡地方產業變動、人口遷徙等皆可觀查出來。然而國家權力的漠視卻也使得傳統地方文化流逝的腳步變慢，如今成為邁入觀光的新契機。而如何使觀光與地方相互作用而又不互斥呢？在這之中地方的認同成為地方持續發展的力量。如：網寮視地方宗教為吸引外人的地方特色，而地方宗教並不與現代化相衝突。另外，在發展地方產業觀光，產業與生態環境同樣不衝突。

最後，談到地方特殊性的建立作為地方發展的手段，首先「漁村」的定位為何？「漁村」在越過傳統及非生長於漁村系統的現代人眼中，無異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與想像。創新並不代表遺忘，漁村文化將需要更多的創新力量來形塑認同的過程。如今，當地方因為經濟壓力而產生認同危機時，地方產業的發展性成為各個地方的課題，而網寮人民在此時雖由祭典、災害的凝聚，體認出地方宗教也許能成為塑造地方特殊性的力量，掉入在現今觀光文化下的迷思。於是當地方以宗教成為發展觀光產業的手段，意指此地方認同將挑戰非漁村文化脈絡的族群，認同在此時適必得面對更大新客體的考驗而發生新的危機。此即為當今漁村文化被我們目前所熟悉的文化體系排斥的結果。

以目前網寮有意將產業與宗教結合的趨勢，村民認為宗教能帶動地方發展。但是發展宗教作為產業升級的手段將會出現以下問題：一來面對目前許多地方皆以宗教與觀光作結合，於此，網寮勢必須更團結以對抗其他發展的村落。二來，由於認同在某一方面是要改變他人的認同，當自發性的認同受到觀光的影響而有了商業的氣息，今後漁村或是漁村文化則非僅僅只得面對其他的村落，而是得挑戰更大的他群（指不同於漁村文化的其他體）。

雖然宗教活動與產業經濟皆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然而不同於經濟與資本力量的連結、以及國家力量、外來政權的介入，宗教儀式往往成為地方做為某種反抗過程自主性的表現，而宗教在此之中所凝聚的認同將有別於經濟力量下對地方的認同，也因此當地方發生災難時，它能發揮平日無法預料測的力量。這使得當傳統的村落與外來的力量發生衝突時（也就是地方認同得重新思考時），其實資本的力量並不是那麼完全就可以發生重大改變。而在漁村文化的意涵還未被漁村人民了解時，地方文化可能會因此屈服於大眾假想的文化中，雖然以上兩點皆可能成為漁村受到他者影響而引發的認同過程，但在創造新的認同時，我們又何嘗不是在扼殺某些非主流的漁村文化？

會造成這個原因，主要由於地方常常是被我們用「文化的他者」，即用不同的脈絡來加大差異性及神祕感，也就是，當今地方認同的危機，除了地方產業結構問題外，乃因地方文化不受非地方文化認同所造成的現象。所以在談地方發展之前，當地方要找尋地方角色、地方認同的過程時，我們應該把「地方」的意義及範圍擴大，「地方」不應該局限在當地，應視漁村文化或其化文化皆為多元文化下的社會資產。因唯有透過社會整體的認同，才能產生完整的地方認同，一個屬於全體愛惜這片土地的在地性認同。最後，透過書寫，期待一個全新更大更能包容地方認同的開始。

後記 理想與現實

在研究過程中，田野經驗一直是最令人感觸最豐富的難忘回憶，當中夾雜著許多心境上的衝突與調合。尤其在面對年紀較長的受訪者，或是資料無法蒐集完全時，常常會令人惋惜時間的流逝，卻也更堅定對地方紀錄的信念。

研究間反覆進入自己的家鄉，領略到近鄉情怯的特殊感情，鄉村中繚繞著一股有別於城市生活價值的清香。在接觸地方文化時，常苦惱於義意的消失，與村民看似盲目卻又深懷動機的行爲其背後的力量爲何？而文獻資料的缺乏，相信也是讓從事地方研究者最具無力感的憾事之一。當然，題目大小與研究時間的長短總是無法相互協調的。或許研究的過程中會礙於許多困難，而使理想與現實有段落差，但是，積沙成塔，相信地方研究將會在眾人日益蘊釀的過程中逐漸成形。

書寫論文的過程，是一場自己支配自己的大考驗，同時也會產生各個階段不同的認同。在這之中我總是喜愛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書中的一句話：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當然，進入田野其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及機運，但我始終相信上帝會眷顧勇敢的人。本論文進行爲期一年的地方研究，由於此爲第一本文獻記錄，迫於能力與時間，在資料的深度及廣度仍有待持續的研究，冀望本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能對研究網寮的人有所供獻。儘管以下這段話主要是從民族主義出發談國家認同，在此仍將其引述，獻給所有即將要步入地方文化的研究者。

「共同體的追尋」——尋找認同與故鄉——是「人類的境況」(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類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一樣，這條道路上也滿布著荊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在情感與理性之間，同情與戒慎之間，行動與認識之間尋求平衡。...凡是渴望在這個遺忘之島上尋找意義與故鄉的人必須勇敢承擔思想、記憶與認同的重量，一步一步的學習真實與想像的過往經驗」。

——吳叡人《想像的共同體》

【附錄一】 網寮村 1-18 鄰戶長一覽表

第一鄰	第二鄰	第三鄰	第四鄰	第五鄰	第六鄰	第七鄰
陳戴花仔 陳蔡玉華 陳乃文 陳炤玟 蕭戴罔腰 陳錫輝 陳水樹 陳山明 陳添源 陳金盪 林陳好 陳欽桓	陳許粉 陳旭昇 陳全成 陳蕭鶯 陳海瑞 陳東海 陳王秀枝 吳本 蔡萬隆	蕭萬居 蔡明昔 蕭水霞 邱清淵 蔡莊碧雲	蕭源風 邱連 黃清裕 魏曾銀針 范恂 蔡正字 謝森木 方至明 蕭英順 蕭國德 蕭國松 蕭崑廷 吳佳鴻 蕭明田 蕭江南	戴利全 戴庭文 戴庭山 戴玉勝 戴來興 戴大田 戴利原 戴福財 戴福清 戴啟明 戴明振	戴炎 戴景風 戴鈺佺 戴青山 戴榮烈 戴金敦 戴英國 戴登對 戴方 戴國坤 戴國泰 戴在 戴明村 戴福利 戴福讚 陳朝觀 陳山佑 戴文吉	戴清波 戴啟東 戴天年 戴黃永鳳 戴劉品賢 戴榮旭 戴順安 戴天賜 戴全南 戴李腰
第八鄰		第九鄰		第十鄰	第十一鄰	第十二鄰
戴龍金 黃警雄 戴能通 戴東太 戴新居 戴元華 戴敏 戴金柱 戴龍勝 戴認在 戴文東 戴萬章 戴清南 戴榮祥 戴福臨 戴中和 蔡金盾 戴陽生 戴陵溪 戴正義	戴金和 戴三寶 戴明坤 戴文生 馮永裕 戴莊月娥 戴慶得 戴陳只 戴英南 戴復興 戴照雄 戴辣 戴李春枝 戴昆南 戴順德	戴柳讚 戴李金蓮 戴金燦 楊水枝 戴國財 戴柳春 戴龍雄 蔡戴由貴 戴清泉 戴文和 戴永成 戴永福 戴義隆 戴福財 戴登財 戴清傑 戴金文 戴金堂 戴明亮 戴茂寅	戴萬來 戴福安 戴江濱 戴江真 戴加福 戴澄潭 戴雲南 戴禹門 戴讚來 戴榮生 戴天輝 戴清風 戴天珍 戴相習 戴天常 戴玉子	戴天築 戴陀 戴南朝 戴水田戴 陳儉 戴南榮 戴萬隆 戴福財	戴大慶 戴元章 戴清壽 戴清水 戴銀來 蔡啟明 戴紀金鳳 戴姜 戴昭憲 戴慶田 戴評 戴慶堂	戴清景 戴清課 戴吳千金 呂金黨 陳全澄 陳金源 戴德根 戴王月桂 黃佐助 黃金永 戴得利 戴青煌戴 國清戴王 西戴泰源 戴東山 戴福胤 戴天晃 戴茯條 戴首 戴全興

第十二鄰	第十三鄰	第十四鄰	第十五鄰	第十六鄰		
戴景榮 戴清桂 呂金黨	蕭明田 戴俊義 戴瓊林 楊阿池 童金勝 傅煥然 傅錦璋 傅錦輝 周進生 戴三地 薛傳茂	戴明宗 戴建智 戴明裕 戴明章 戴媽從 戴良吉 戴嘴 施金春 戴明福 戴峻峰 戴建德 戴清港 戴素英 戴龍波 戴國明 戴二春 戴國順 戴利芳 戴高草 戴陳省 戴金泉	戴豐斌 戴慶星 戴榮得 戴通全 戴四慶 戴好廈 戴文明 戴江源 張錦章 戴清秀	戴丙寅 戴東財 戴東抱 戴東讀 戴添松 陳勝男 戴李香 戴崑財 戴義臣 戴相文 戴耀全 戴閩 戴森泰 戴天明 戴明志 戴利新 戴武賢 戴玉明 戴瑞焜 戴郭膾 戴永鄉	戴啟文戴 啟元	戴拓 戴茂盛 戴文長 戴天來 蔡高金菊 蔡金龍 戴全 戴財 戴國勢 戴銀池 戴國堂 戴炳煌 戴春來 戴江清忍 戴良文 戴清吟
第十七鄰	第十八鄰					
陳得財 戴來盛 戴林鶴 戴自在 戴海隆 戴秋明 周步棋 戴振樞 戴鄭甚 戴朝鎧 戴皆祿 戴三春 戴文賓 戴三坤 戴陞發	戴永和 戴通明 戴明西 戴昭榮 戴清課 蕭得水 戴國明 戴員賞 陳勝輝 戴錦生 戴大 陳勝輝 戴清泉 戴永全 戴新榮 戴水枝 戴水加 戴便 戴庭江 戴合頸	戴吳美燕 戴流丁 戴東金 戴利原 戴龍麟				

資料來源：中國農民曆，2003（此為地方農民曆，其背後皆附錄居民連絡電話）

【附錄二】 番外篇

為什麼我會選擇記錄自己的家鄉以及族史…

……………一個迴光返照的故事

這是一段有關於阿祖（曾祖母）回光返照的事，網寮村中老一輩大概都有聽過，一開始是偶然聽父親提起，其實平時我對這種隸屬人類理性還無法解釋的故事一直是非常好奇的，何況這次是發生在自個兒親人身上；這簡直就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逮到了一次機會回鄉下，趕緊跑去跟大姑姑求證。那是在一個慣例性回鄉的午後，我跟我兩位顯然對這類怪力亂神世界非常有興趣的姐妹，帶了剛買了的錄音棒，跟姑姑閒話了一下家常，隨即便問起了有關曾祖母的故事。

阿姑今年再已滿 65 歲；單身，一個人住在三合院的右側邊；左側邊則偶爾住著伯父母，平日以剖蚵為業；那天姑姑沒有剖蚵；算是休假；她看見我們姐妹回去，心情顯然很好；趕緊到廚房切了盤水果出來；只見姑姑神情稍微一愣；似乎很訝異我們怎麼會問起這檔似乎很久沒有提過的陳年往事；她口中盤算了一下我們的年齡；發現我們應該沒見我曾祖母後，便操著流利的台語說到：「你阿祖差不多三十歸歲，就肖年吔就返家了（指往生），迄陣勒做頭七，準阿擱活起來，活起來了後；擱呷到 90 幾歲！」

我問：那大家都沒有問她看到什麼嗎？

姑姑：「有阿，那無，伊都講彼時，伊都一直在走路、一直走一直走，走著走著突然間看到已經往生吔 X X 伯在街上賣鴨蛋，X X 伯看著伊；就呷伊講，叫伊咪當佇這，擱叫伊儘跑、卡儘回家、卡儘回家！了後你阿祖就回家了。阿擱來就一直活到 90 幾歲才真正又擱返去。」

我聽完後，其實滿腦子開始思索有關「到蘇州賣鴨蛋³⁸」這句話的典故以及真實性。那天下午，阿姑的話匣子好像一下子被打開

³⁸清明陪祭後留在墓頭土丘的鴨蛋殼，所以人稱過逝的祖先會說「去蘇州賣鴨蛋」，其實是「土丘賣鴨蛋」之口誤。資料來源：<http://members.tripod.com/smartpan/intrpage/season.htm>

似的，開始跟我講起家族的一些事情；看著桌上水果還有一半；所幸便開始盤問了一些家中、家族、甚至村裏以及隔壁村的事情；後來我一邊想一邊問：「那為什麼我們村中都姓戴呢？」阿姑大略說了一下村中戴家雖是同祖源，但又分為好幾房；說著說著，速度愈放愈慢，她一邊思索著這個問題，一邊看著桌上的錄音筆，問我是不是要交作業的，後來她告訴我：「我看！這就要問你三伯，他記憶比較好！阿～對了，我再去切水果，冰箱裏還有蘋果....」「不用了啦！」

說到這兒，其實我要一直到到了國中之後，常常在聽到父親說要參加網寮某某堂兄弟，某某叔伯的婚喪喜慶；我這才警覺到我們全村子幾乎都有血緣關係，村子在靠近廟的周圍，幾乎都是住著姓戴的居民；而且大部份都有著親戚關係，只是因為我很小就搬出來；很多時候，都是聽別人在講自己；也很習慣大家用著熟悉又親切的眼光打量著自身並互相竊竊私語著；並不會去多想什麼；沒想到我們村真得來自於同一個祖先。

村子的範圍並不大；只有幾百戶人家；而且有的房子都是空著人的；從姑姑家走到我三伯伯家不消幾分鐘就到了；去的時候；三伯父正好在睡午覺，被我吵了起來，他張著迷濛的眼跟我進行訪談，可能因為剛醒，喉嚨並未打開。他在講完後要我去找清港伯要族譜，我心中則盤算著得再多問幾位伯伯輩的人來確認資料。

※這篇福福原本是要放序曲，交待我進入田野的開端。我掙扎了很久，心想，寫都寫了，既然是一本記錄家族故事的論文，還是決定放入此次研究之中。於此，放入一開始打算放在論文前頭的模式。

參考書目

書籍

- 王洪文，1991，地理思想，國立編譯館，台北：明文書局
- 王逢振，2000，文化研究，台北：揚智
-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市：巨流
- 朱全斌，1998，媒體、認同與傳播新科技——關心本土傳媒發展的文化研究，台北：遠流
- 李喬，1992，台灣文化造型，台北：前衛出版社
- 花松村，1996，台灣鄉土誌第六冊，台北：中一出版社
- 花松村，1996，台灣鄉土全集第一冊，台北：中一出版社
- 孟樊，2001，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市：揚智文化
- 林美容，1993，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台北市：自立晚報
- 東石郡役所編，1985，東石郡要覽（日），台北：成文出版社
- 東石鄉公所，1996，日出東石，東石鄉公所。
- 季鐵男，1992，建築現象學導論，台北市：桂冠
- 洪聖英，1999，乾隆台灣輿圖，南投縣南投市：文建會中部辦公室
- 胡振洲，1993再版，聚落地理學，台北：三民書局
- 胡興華，1996，漁拓台灣，台北：台灣省漁業局
- 姜善鑫等，2000，揭開福爾摩沙的面紗：臺灣的自然地理，鄉土文化專輯地理篇，第一版，台中市：文建會中辦室
- 陳正祥，1993，台灣地誌，台北：南天
- 郭肇立，1998，聚落與社會：傳統聚落空間研究方法，台北：田園城市文化
- 郭于華，2000，儀式與社會變遷，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
- 細井英史，1933，台灣洲郡市街庄一覽輯存（二）（日），台北：成文出版社
- 梁鶚，1987，水產養殖：余廷基：淺海養蚵，台北市：豐年社
- 彭一剛，1991，村鎮聚落的景觀分析，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
- 畢恆達，2000，家的意義，應用心理研究（季刊第八期），台北：五南書局
- 美哉嘉義（中集），1990，嘉義縣史蹟源流研究會編輯小組，嘉義縣政府
- 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1964，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台南：文獻出版社

譯本

- Anselm Strauss 著，Juliet Corbin 合著，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臺北：巨流
- Benedict Anderson 班納迪克·安德森作，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初版，台北：時報文化

George Herbert 著，胡榮、王小章譯，1995，心靈、自我與社會，台北市：桂冠

Glifford Geertz 著，納日碧力戈等譯，1999，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Inab Hassan 著，劉象餘譯，1993，後現代的轉向，台北市：時報文化

Jean Baudrillard/Jean Nouvel 合著，林宜萱、黃建宏譯，2002，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台北市：田園城市

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等譯，2002，認同的力量，台北市：唐山出版社

Michael. Pusey 著，廖仁義譯，1989，哈伯瑪斯，台北：桂冠

Samir Amin 著，高鈺譯，1990，不平等的發展－論邊陲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構，台北市：人大文化／桂冠圖書

期刊報章

王明珂，1996，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 34 卷，p 147-184

尹萍，1993，海洋台灣，天下雜誌第 144 期，p100-109

林瑋嬪，2000，血緣或地緣？--台灣漢人的家、聚落與大陸的故鄉，「社群」研究的省思：跨世紀台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學術研討會，p 93

李謁政，1995，九份的空間美學，當代雜誌第 105 期，p40-51

胡興華，1953，打造海洋台灣－再造台灣沿海產業及環境，科學農業創刊號，p7-15

胡興華，1999，台灣的水產養殖(三)，漁業推廣第 156 期，農委會漁業署

陳文德、黃應貴，2002，社群研究的省思，(初版)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康日昇，2002，告別昨天·走入歷史·台灣曬鹽 339 年·最後一瞥，中國時報 21 版

謝敏政，2002，老師管廟務，一樣指點迷津（戴全明退休換跑道，效力鎮安宮），中國時報 21 版

鄧志松，2000，認同與認同衝突：一個自由主義的解決途徑，「第四屆教育社會學論壇-多元文化、身分認同與教育學術研討會，p105-126

黃筱慧，1998，由解構實踐到文化再認同之路，哲學與文化月剽雜誌社，p274

其他

李謁政，2000，建構社區美學-邁向台灣集體記憶之空間美學，<http://www.cca.gov.tw/news/news77/5>.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環境資訊，199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2 打造海洋新故鄉研討會論文集，2002，行政院農委會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subsidence.org.tw/>

<http://www.geog.ntu.edu.tw/tgru/cd版/no.5/5-2-1.htm>，

<http://www.epa.gov.tw/education/abc/1-10.html>

英文文獻

- Bradley, Harriet. 1996.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arles E. Merrill. Inc. J. O .M. Broek, 1965. *Geography : Its Scope and Spirit*.
- Eriskson, Erik.H, 1974, *Dimensions of a New Identity*. W.W.Norton & Co. Inc.:New York.
- Jacques Derrida. 1973. *Speech and Phenomena*, USA,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ercer, Kobena. 1990. "welcome to the Jungle: 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Postmodern Politics" , In Jonathan Rutherford(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Noberg - Schulz, C. 1985. *The Concept of Dwelling*. Rizzoli / Electa , N.Y.
- Worshel, Stephen. 1998. " A Developmental View of the Search for Group Identity," in *Social Identity*, edited by Stephen Worchel etc., London: Sage. pp.53-73
- William D Rohlf, Jr.,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Reasoning*. copyright 1999 by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Inc. P36-38

國內相關碩士論文

- 王國慧，1997，漁村婦女喪偶後的心路歷程，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伊志宗，1986，台灣傳統民居空間原型的動態意義，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 毛秀容，2001，台南縣官田鄉西庄地方感之形塑與轉化，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李玉芬，2000，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來圓，1997，福隆漁村居民對海域遊憩開發的態度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碩士論文
- 李建錡，2001，以場所的连接探討多功能親海漁港規劃策略---以八斗子漁港為例，國立海洋大學，漁業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 李忠益，1999，大里民宿--海岸聚落的觀察/植入民宿，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林枝興，2000，宜蘭縣沿近海漁業永續發展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漁業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 林美金，2001，彰化縣休閒漁業發展之分析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漁業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林妍儀，1997，碩士農漁村社區更新計劃之績效評估—以雲林縣虎尾鎮竹圍子社區為例，國立台北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珮如，1999，大鵬灣南平沙嘴聚落的漁村生活文化研究，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逸菁，2001，加入 WTO 對兩岸漁業經營與貿易之影響分析，國立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俊凱，2001，七美的婦女與家庭—女性主義民族誌的觀點，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美玉，1995，龜山島的人口遷移與環境調適之研究，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吳惠娟，2001，休閒漁業涵構之研究—以王功漁港碼頭為例，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宗，1991，農村聚落規劃體制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 卓輝星，1991，臺灣漁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介一，1996，澎湖農漁業活動及空間使用，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袁榮茂，2000，經濟再結構與地方能動性的實踐—以大鵬灣觀光開發計畫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淑姿，2000，台灣鄉村發展類型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程俊南，2001，三寮灣—臺灣漢人庄頭的社會構成研究，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德榮，2001，台中港資源規劃及核心能力之探討，國立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黃美雯，2001，台南縣鹽份地帶遊憩解說與遊客意像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黃筱娟，1999，大礁石與小漁村—論鄉土教育發展策略之可能，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玉馨，2000，東港漁村婦女的日常生活空間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連玉龍，1989，阿美族漁村人口遷移及其影響--以台東縣成功鎮芝田和基隆市八尺門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文德，1985，阿美族的親屬制度--一個海岸聚落的例子，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詩璋，1999，碧砂漁港發展多功能利用之經濟效益評估，國立海洋大學，漁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澄津，2001，梧棲漁港多功能利用之經濟分析，國立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湘媛，1986，鄉村聚落環境形式經營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肅容，1998，七股潟湖區漁業生態的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明添，2001，台灣娛樂漁業管理與發展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漁業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 張益銘，2001，台灣南部發展休閒漁業之研究：屏東縣東港鎮之個案分析，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碩士論文
- 張佩瑜，1999，傳統婦女之生命週期與生活空間建構--以澎湖地區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賀天俊，2001，深澳漁港之娛樂漁業經營與遊憩效益分析，國立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詹瑞峰，1998，從後頭厝（娘家）到阮家（婆家）---澎湖望安阿媽的生活空間，中原大學，室內設

計學系，碩士論文

劉浩廷，2001，臺灣東北部沿近海漁業實施季節性休漁之可行性分析，國立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銘維，1997，影響鄉村社區居民對生活品質改善認知因素之探討—以改善農漁村社，國立中興大學(台中)，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光智，2001，東港魚市場集散貨空間結構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羅曉萍，1995，基隆港碼頭聚落的建構與形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